

南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建築與景觀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College of Arts and Design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活化過程中，庶民在哪裡？－以嘉義舊監獄宿舍群為例

Where Are the Common People During the Activation Process

--By Case of the Dormitory Group for Chiayi Old Prison

葉曉君

Hsiao-Chun Yeh

指導教授：陳正哲 博士

Advisor: Cheng-Che Chen, Ph.D.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June 2022

謝 誌

終於，完成研究所的學業，內心充滿感激。回想那段逃避論文的閒散日子，與面對論文後的精實生活，才明白我的動力始終來自壓力。

謝謝陳正哲老師的循循善誘、殷殷教導，陪伴學生一起完成這項艱難的任務。謝謝蔡崇隆老師對影片的多方提點與建議，謝謝辜率品老師的指教。

謝謝好友佳容、美雅、家珍、nana、孟娟，在我迷惘的時候指引我方向、提供協助。謝謝建全引領我進入影像的世界，謝謝人文關懷協會的朋友們對影片的回饋，謝謝一路支持我、為我祝福的先生和家人。

謝謝舊監宿舍群的住民們，有您們的接納，我才有機會分享這裡的故事。最後，謝謝每一位曾經、此刻、未來為宿舍群付出心力的人…。

摘要

嘉義舊監宿舍群已有百年歷史，有珍貴的住民、有濃濃的生活味。2016年10月，筆者到宿舍群進行田野調查，看到高空屋率的荒涼原貌、聽到住民深感不被重視的心聲...。後來政府與民間力量投入，實行「以修代租」以及「重現木都再造歷史現場計畫」，讓宿舍群的空間得以活化，舊住民重獲土地認同感。

如今的舊監宿舍群，既有舊住戶安住的生活空間，亦有進駐戶為老屋賦予新意，透過接力與傳承，空間的運用更為多元。然而當尚存的住民隨著時間而凋零，這裡曾獨有的生活樣貌，恐將不復見。本論文嘗試透過訪談與影像紀錄，保存舊監宿舍群的庶民記憶，也為堅守宿舍群的舊住民致意。

關鍵字：地方記憶、人道關懷、以修代租、文化保存、文史紀錄片

Abstract

The old dormitory of the Chiayi municipal prison has the history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It has the value of residents and the authentic life style. In October, 2016, I did the field research in the actual site of the cluster dormitory. The desolated face of the high empty house rate presented the unheard voice of the residents. Later on, the combined power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 folks practices the program “repairing for renting” and the program “The site of represent the history created by the wooden city”. Through these programs, the space of the dormitory is back to life and the old residents get back the cognition of the land. Right now, the old dormitory cluster provides the place for old residents to live, and the new ideas created by the new residents. By the continuity and passing on, the space used for more multiple purposes. However, following by the passing away of the old residents, the once unique life style is no longer exist. This thesis is meant to reserve the memories of the old residents about the old cluster dormitory and also to salute the old residents who insist to hold fast it.

Keywords: local memory, humane care, rent for repair, cultural preservati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documentary

目錄

謝 誌.....	I
摘 要.....	II
Abstract.....	III
目 錄.....	IV
圖目錄.....	VI
表目錄.....	VII
壹、緒論.....	1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1
(一)研究緣起.....	1
(二)研究目的.....	2
二、文獻與主題探討.....	2
(一)紀錄片.....	2
(二)嘉義舊監保存與宿舍群概況.....	6
三、研究方法.....	10
貳、高牆邊的生活.....	16
一、從日治時期到移監後的變動.....	16
二、深入宿舍群的住民故事.....	21
(一)監獄工作帶來的特殊體驗.....	21
(二)眷屬的環境適應.....	24
(三)伴隨童年的宿舍群回憶.....	28
(四)住民互助的生命安頓.....	35

參、舊監宿舍群的困境與轉機.....	37
一、人口凋零房舍毀壞.....	37
(一)白蟻為患.....	37
(二)疏於維護.....	37
(三)居住安全.....	38
(四)治安問題.....	39
(五)人口凋零.....	39
二、新舊融合共創新機.....	43
(一)以修代租開新局.....	44
(二)新舊住戶的互動關係.....	44
(三)舊住民的想法和期待.....	46
肆、腳本.....	53
一、故事大綱.....	53
二、影片腳本.....	53
伍、結論與建議.....	65
一、留下庶民生活的集體寫照.....	65
二、讓所有政策都從對人的關懷出發.....	66
三、建議.....	67
參考文獻.....	68
附錄.....	72
嘉義舊監宿舍群住民訪談逐字稿.....	72

圖目錄

圖 1、林珂葳作品 1.....	34
圖 2、圍牆邊停車場.....	34
圖 3、林珂葳作品 2.....	34
圖 4、鄰居外牆.....	34
圖 5、台中監獄宿舍 1.....	43
圖 6、台中監獄宿舍 2.....	43
圖 7、新竹監獄宿舍 1.....	43
圖 8、新竹監獄宿舍 2.....	43



表目錄

表 1、住民訪談表.....	12
表 2、住民居住位置.....	15
表 3、1895~1945 日治時期宿舍群居民生活圖像.....	16
表 4、1945~1994 光復後宿舍群居民生活圖像.....	18
表 5、1994~2022 宿舍群居民生活圖像.....	20
表 6、2003 年宿舍群住民居住表.....	40
表 7、2018 年宿舍群住民居住表.....	41
表 8、2022 年宿舍群住民居住表.....	42
表 9、1994~2022 嘉義舊監與宿舍群的演變.....	46
表 10、宿舍群舊貌與修繕後對照表.....	47
表 11、住民的感受和期待.....	50

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筆者在 2000 年 2 月參加慈林嘉義讀書會，參加的成員希望藉由個人知識能力的提升，不為時局所惑，進一步還能對社會的改造克盡心力。讀書會的地點原本在中正路的台灣圖書室，後來改到洪雅書房，遂有參與保留稅務出張所活動的機緣。雖然未能成功，卻催生了「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的誕生。協會於 2001 年 12 月 23 日正式成立，成立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參與嘉義舊監的保護運動¹。

2005 年舊監最終以國定古蹟的身分獲得保存，不僅是嘉義在地古蹟保存運動的里程碑，也代表著民間力量的勝利。但相對於搶救舊監的過程與成果，已有碩論記錄留存²，與舊監緊密依存的宿舍群住民卻未得到相對的關注³。殊不知在舊監受到注目之前，由侯孝賢導演在 1985 年所拍攝的自傳式電影《童年往事》，就已將宿舍群裡的圍牆、大樹、及河流，詩意的呈現在觀眾面前⁴。成長於鳳山的侯導演，透過宿舍群呈現他的童

¹關於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的成立緣由，可參見：〈人文關懷協會—陳世岸先生〉，見《被遺忘的角落嘉義舊監獄》官網站之〈人物專訪〉。

²研究舊監的碩論，有鄭博文，2003，《三個域的空間向權力之場—嘉義市、嘉義監獄及身體的研究》，南華大學。以及洪榮裕，2015，《博物館體驗行銷之研究—以嘉義獄政博物館為例》，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³至於涉及宿舍群，則有曾百毅，2017，《日式木造宿舍再利用之屋架補強設計研究—以嘉義舊監獄宿舍為例》，南華大學。蔡隆輝，2017，《日式木造牆體之修復設計研究—以嘉義舊監獄宿舍為例》，南華大學。林朝基，2020，《文化資產型地方創生營運模式之初探—以嘉義舊監獄宿舍為例》，國立嘉義大學碩士論文。

⁴嘉義舊監獄也是電影熱門拍攝場景，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理事長余國信指出，曾有五十多部電影與電視劇來此拍攝，像是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根據名作家王禎和小說改編的《嫁妝一牛車》等都是。見「《童年往事》等 50 多部電影、電視劇取景 10 月辦特展／舊嘉監轉型獄政博物館 全台首座」，《自由時報》，記者余雪蘭、項程鎮、劉力仁／綜合報導，2011 年 2 月 27 日。

年記憶，說明舊監宿舍群不是侷限在一個地區的空間記憶，它同時也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透過舊監宿舍群住民生活狀況的爬梳，省視人與空間建築的關係，盼能透過對人的紀錄，留下庶民們在歷史洪流中的身影。

- 1.透過記錄宿舍群的居民與嘉義舊監相互依存的关系，留下庶民的生活記憶，完整獄政文化的保存價值。
- 2.探討地方舊建築活化政策的可能，呈現公部門政策對住民的影響。
- 3.最終回到人與空間關係的思考，政策應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

二、文獻與主題探討

(一)紀錄片

英國紀錄片之父 John Grierson 在〈紀錄片的首要原則〉中談到：「紀錄片不只是對自然素材的樸素描述而已，而是要對這些自然素材做安排、再安排，並且去創意性的形塑它⁵。」

紀錄片是將真實的素材（事件）做創作性的處理與詮釋（再現），是呈現一種看事物的方式，衡量人性的價值，激發觀眾的情感去參與、去思考、去判斷。作者藉由影像傳達觀念、思想、主張、意識型態和展現生活的方式、態度與精神⁶。

⁵李道明，2015，《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遠流出版社。

⁶黃玉珊，2003，《木枝·籠爻的平埔族群紀錄片之詮釋風格與再現政治》，碩士論文，台南藝術學院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

李道明認為紀錄片有幾種要素⁷：

1. 紀錄片是有觀點的，而且通常是有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的紀錄片才被當成藝術作品，否則可能會被認為是宣傳片，減損其藝術價值。
2. 紀錄片必須源自用攝影機透鏡對真實世界的捕捉，因此任何對真實世界的偽造、扭曲、干預，都被認為是不適當的，甚至會引起觀者的強烈抗議，因為它破壞了「紀錄片」這個詞與觀者之間所共有的默契---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是「真實的」。

Bill Nichols 在 2001 年出版的《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中，將二十世紀紀錄片的發展類型，嚴謹的分為六種模式作為研究的基礎⁸：

1. 詩意的模式(the poetic mode)：以抒情、暗喻、華麗的影音，呈現影片節奏韻律之美學要素，刻意忽略傳統敘事方式與特定的時空背景，「重組世界拼圖」(reassembling fragments of the world)，將歷史材料轉化成更抽象的表現形式，並以一種獨特的論述為文本，開放觀眾自由詮釋的空間，而非知識性的說服，是 20 年代與現代主義的結盟表現。
2. 解說的模式(the expository mode)：是最常見的紀錄片類型，影片經常以全知的觀點運用大量的旁白，直接對觀眾分析解說影片內容，藉由各種象徵：知識份子、權威人士，或口齒清晰的專業播報員聲音，主導、說服觀眾的判斷。尤其是在社會議題的爭辯上，常以「上帝傳講」(mediated by a voice-of-God narration)的姿態調爭熄火，主導眾論，這是

⁷李道明，2010，〈什麼是紀錄片？〉，卓越新聞電子報。https://www.feja.org.tw/39960

⁸駱俊嘉，2016，〈「遺忘的國度」-樂生療養院紀錄片製作流程研析〉，碩士論文，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間常見的表現手法。

3. 觀察的模式(the observational mode)：60 年代攝影器材的突飛猛進，使紀錄片的拍攝更加細膩精緻，同時也要求讓社會人物自由演出。強調紀錄片應該一如鏡像般真實反應對象，是一種對攝影者與器材的全不在場之假裝，純粹客觀觀察式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攝影者一如牆上的蒼蠅，臨在而不干擾，觀賞者有如蹲立在鑰匙孔的位置，窺見影片中的真實人生。
4. 參與的模式(the participatory mode)：不避諱攝影者與被攝影者之間的對話聲音、互動關係，雙方在影片中交替出現既觀察也參與的「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 veritable cinema)，攝影者可以現身於正在紀錄的影像中，與被攝影的主角對話、分享生活的經驗，猶如「目擊證人的誠實」(the honesty of witnesses)見證一切。
5. 反省的模式(the reflexive mode)：對影片之真實性予以徹底的解構，讓觀眾從正視影片人為的操作程度，到質疑各類符號系統的想當然爾，進而瞭解真實與虛構的反覆再現、不確定性、無法論斷性，而反思自我的主體意識，這明顯與 80 年代的批判理論相互呼應。
6. 表現的模式(the performative mode)：為激發觀賞者對影片創作者個人見解的體會，從而進一步去思考創作者所欲觀賞者突破的偏見與成見，攝影者會融合許多表現技巧，或是實驗性的、虛構的、前衛的、作戲的…等等各種方式，以喚起觀賞者用不同的角度與立場，重新觀察生活中的一切，本質上是一種自傳體例(autobiographical in nature)。

源於 1950 年代末開始的紀錄電影創作潮流“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對日後紀錄片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真實電影的最大意義在於它給一般劇情片的創作提供一個保證最大限度上的寫實性。真實電影作為一種製片方式具有下列特點⁹：

- 1.直接拍攝真實生活，排斥虛構。
- 2.不要事先編寫劇本，不用職業演員。
- 3.影片的攝製組只由三人組成，即導演、攝影師和錄音師，由導演親自剪輯底片。
- 4.導演可以介入拍攝過程，這是“真實電影”有別於“直接電影”的最重要因素。

直接電影認為攝影機永遠是旁觀者，不干涉、不影響事件的過程，永遠只作靜觀默察式的記錄；不需要採訪，拒絕重演，不用燈光，沒有解說，排斥一切可能破壞生活原生態的主觀介入。直接電影的特點為¹⁰：

- 1.紀錄電影工作者手持攝像機處於緊張狀態，等待非常事件的發生。
- 2.藝術家不拋頭露面。
- 3.不介入，是旁觀者。
- 4.事物的真實可隨時收入攝像機。

⁹ 百科知識，<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7%9C%9F%E5%AF%A6%E9%9B%BB%E5%BD%B1>

¹⁰ 百科知識，<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7%9B%B4%E6%8E%A5%E9%9B%BB%E5%BD%B1>

筆者深知拍攝者與受訪者之間須先建立信任關係，透過長時間的相處與住民逐漸熟識，過程中說明想為住民留下生活紀錄和宿舍群生活史的初心，所以拍攝時選擇參與的模式和受訪者互動，期盼住民在輕鬆自在的氣氛裡進行訪談，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

(二)嘉義舊監保存與宿舍群概況

1.舊監歷史沿革

嘉義舊監獄興建於日治時期大正八年（1919），當時以十二萬元的預算，由監獄的管理人員帶領受刑人建造，於大正十一年（1922）三月竣工，額定收容人數為三百人，屬於中型地區性監獄。嘉義舊監獄原名台南監獄嘉義支監，大正十三年（1924）改為台南刑務所嘉義支所。台灣光復時，接收建築文物，更名為台灣第三監獄第一分監，民國36年（1947）再改稱台灣嘉義監獄。

早期嘉義地方法院看守所附設在監獄內，直到民國四十四年（1955）隔鄰的基地新建看守所，監所才各自獨立。日後因房舍設備老舊，無法滿足現代行刑量與質的需求，原計畫原地擴建，後來改為遷建至鹿草鄉，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進行搬遷，五月二十六日落成啟用。嘉義市舊址則改設為嘉義監獄嘉義分監，之後逐漸減少收容受刑人的數量，如今已不再收容受刑人¹¹。

¹¹資料整理自《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網站之〈嘉義舊監蛻變史之歷史沿革總說〉
<https://prisonmuseum.moj.gov.tw/ct.asp?xItem=37&CtNode=2&mp=1>

2.舊監保存運動

(1)中央與地方的存廢角力

嘉義新監遷往鹿草鄉之後，舊監開始面臨都市更新的議題，市府官員、立委建議拆除，形成舊監保存與再利用的潛在阻力。民國八十五年(1996)法務部長廖正豪到舊監巡視，研擬成立「獄政館」，嘉義監獄也積極成立策劃小組進行籌劃事項的執行。民國八十七年(1998)嘉義市政府請求無償撥用舊監土地，以供籌設嘉義大學之用，並於隔年將舊監及看守所遺址土地變更為文大用地。這個階段的舊監，面臨中央與地方的存廢角力之中，岌岌可危¹²。

民國八十九年(2000)11月，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吳所長為「日據時期台灣監獄建築調查」研究計劃，來到嘉義舊監獄查勘，發現扇型舍房智舍、仁舍、勇舍，皆為重要的日治時期建築。民國九十年(2001)12月，在文建會舉辦全國「歷史建築百景」甄選活動，嘉義舊監榮獲第五十九名的佳績，更確立其歷史建築的獨特地位，讓舊監的存廢議題有了轉機¹³。

(2)民間力量的奧援：

民國九十一年(2002)1月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舉辦「找尋嘉義市文化空間想像會議」，會後成立「嘉義舊監保存與再利用推動小組」，並與台南的「催生台南司法博物館推動小組」結盟，積極為嘉義舊監保存與再利用的議題發聲。3月16日，由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策畫的「嘉義舊監

¹²資料由邱如惠教誨師於2018年提供。

¹³資料由邱如惠教誨師於2018年提供。

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活動正式開始，接連十週的週六、週日，推出各項藝術活動¹⁴，眾志成城下，終於讓市政府正視到民間的力量，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並於民國九十四年（2005）5月26日再獲內政部公告嘉義舊監為國定古蹟¹⁵。

筆者曾參與嘉義舊監的保存運動，經歷嘉義舊監從將被拆除到指定為國定古蹟的過程，監獄的神秘面紗被掀開了，不僅蛻變成法治教育的殿堂，更在台灣設計展中大放異彩，為保存的意義留下見證。

3.舊監宿舍群概況

根據史料記載，在大正十一年（1922）台灣的監獄共有六處，包括臺北、臺中、臺南等三間刑務所，宜蘭支所一所，以及新竹、嘉義兩個出張所。當時嘉義出張所的人員編制，共設置主任一名、看守部長四名、看守十名、女監取締一名，共十六名，且均為日本人。當大正十一年嘉義出張所建造完成且改制為嘉義支所後，這一批管理人員應該也就是當時嘉義支所宿舍群的第一批居民¹⁶。

從1935年出版的《嘉義市制五周年紀念誌》中的嘉義市街地圖可發現，緊鄰嘉義舊監獄南邊的宿舍群，約有十餘棟建築物，當中包括典獄長宿舍、員工宿舍、武德殿、澡堂等不同功能之建築，主要分佈於今日宿舍

¹⁴「嘉義舊監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活動有「陳來興畫嘉監」、「裝置藝術展」、「受刑人心情故事畫展」、「電影欣賞」、「侯孝賢導演座談」、「演唱會」、「婚紗攝影秀」、「小劇場表演」...等，短短十週十九天，吸引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五人參與。

¹⁵關於嘉義舊監的保存運動，可以參酌《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網站之〈嘉義舊監蛻變史之古蹟成立時期〉。<https://prisonmuseum.moj.gov.tw/ct.asp?xItem=41&CtNode=5&mp=1>

¹⁶國家文化資產網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groupsOfBuildings/20210504000001>

群中央以東的區塊，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大約都維持此規模。迄至戰後，因應監獄本身及其他單位的居住需求，逐漸往週邊擴張興建，增建許多宿舍。目前嘉義舊監獄宿舍群，除了嘉義監獄的員工居住之外，還包括了看守所與地檢署的員工宿舍，而在監獄的北側，則為地方法院的宿舍¹⁷。

今日嘉義舊監獄宿舍群的範圍，約在新生路、玉峰街、維新路與嘉義舊監獄南側圍牆所圍塑的區塊內，當中有部份目前已撥用為地檢署與看守所的宿舍。而在玉峰街與宿舍群之間，自日治時期即有一條溪流從嘉義公園經過宿舍群旁，並往北經過嘉義監獄，於監獄大門前方並建有一橋跨越，但在民國 80 年代維新路拓寬之後，已遭加蓋而不復見¹⁸。

2002 年，經過許多關心人士團體之熱心協助與奔走，嘉義舊監獄終獲指定為市定古蹟（之後於 2005 年由內政部公告指定為國定古蹟），保存方向塵埃落定，而嘉義舊監獄宿舍群也在同時劃設古蹟保存區，整個保存區舊監獄約 2.38 公頃，宿舍群 1.28 公頃，合計約 3.66 公頃¹⁹。

接下來的內容依據田調所得，以文字爬梳舊監宿舍群的生活樣貌²⁰，並以影像讓具體的景觀與人物現身說法²¹。

¹⁷參見《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網站之〈認識嘉義舊監獄之舊監宿舍聚落〉。

¹⁸引自南華大學，2017，《嘉義舊監宿舍群木構造建築復甦計畫》委託案。

¹⁹引自南華大學，2017，《嘉義舊監宿舍群木構造建築復甦計畫》委託案。

²⁰相關人物訪談時間見表 1，以下不再標注。

²¹影片腳本見本論文第肆章。

三、研究方法



本論文首先進行文獻查考，參考近年舊監的相關研究論文，補足對宿舍群歷史沿革背景的認識。接著藉由實地探訪的田野調查方式，聚焦在宿舍群住民的生活樣貌。經由面對面採訪的逐字記錄，並以錄影媒材輔助，所記錄下來的，不僅有訪談的文字內容的歸納整理，也有圖片和影像的呈現。學者李道明曾說：

紀錄片創作者使用攝影機與錄音機去捕捉真實發生在攝影機前面之人事物的影像與聲音，在剪輯台上經過抽絲剝繭之後，重新建構出創作者對該等人事物的詮釋。因此，紀錄片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創作」²²。

筆者希望為住民留下生動的身影，選擇影像的方式來記錄宿舍群的故事，也期盼藉由訪談內容的思考，整理出對宿舍群的理解。因筆者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在 2017 年報名嘉義博愛社區大學後驛學系列課程「用影像說故事 II」，在為期三個月的課程裡學習紀錄片的相關知識和實作。

2018 年參與嘉義市人文攝影文化生活推廣計畫「攝於生活與歷史場域之間」，學習的範圍遍及嘉義舊監以及宿舍群、北門車站、雲霄厝古道、嘉義公園等歷史場域，課程中筆者以司法新村的謝奶奶為攝影主角，從人

²²李道明，2015，《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遠流出版社。

物的近身觀察與訪談，到能捕捉謝奶奶的生活樣貌，學習到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須建立信任感，才能呈現出更真實的畫面。

同年參加嘉義大百科—107 年度嘉義市推動木構建築群國家文化記憶庫「找回市民的文化記憶庫社區培力計畫」數位影音培力工作坊，探討木業相關產業，如製材工廠、木材商行、木材加工廠、木匠工藝等議題，同組夥伴以孫慶鴻為拍攝主角，完成作品「傢的記憶」。

參與課程的同時，筆者也持續進行對舊監宿舍群住民的訪談，並將訪談的住民製成住民訪談表(表 1)，由表中現況的對照，可知一部分長輩已經凋零，這些訪談彌足珍貴，也加深筆者想以影像記錄住民生活的初心。至於近年的官方維修計畫，除了研讀相關計畫書，並採訪相關專家學者，補足推動活化的實務運作²³。

筆者於 2016 年 10 月訪談第一位住民，看守所主任管理員退休的呂棟材阿公，一直到 2022 年 4 月訪問的莫繼祖大哥共 20 人，部分住民因熟識進行較多次的訪談，筆者也比較有機會記錄到訪談者的生活樣貌，然生命無常，期間有 7 位認識的長輩相繼離世，少了主人的房子，更顯孤寂……。

筆者將住民的姓名、身分、地址、訪談時間及現況整理成表，方便對照。

²³計畫書：南華大學，2017，《嘉義舊監宿舍群木構造復甦計畫》。專家學者：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陳正哲教授

表 1、住民訪談表

住民	身份	地址	訪談時間	現況
 呂棟材	看守所主任 管理員	維新路 130 巷 24 號	2016.10.23 2017.12.01 2018.01.15	呂棟材 歿 呂媽媽 歿
 鍾亮洪/鍾陳月英	監獄管理員	維新路 130 巷 15 號	2017.06.04 2017.10.23 2018.01.03 2018.11.16	鍾亮洪 歿 鍾陳月英 現居療養院
 陳錦祥	監獄醫師	維新路 134 巷 52 號	2017.10.24 2018.05.14 2018.09.16 2019.11.02	陳錦祥 歿
 陳捷發	看守所督察	維新路 130 巷 20 號	2017.12.01	退休 已搬離與 兒子同住
 邱如惠	監獄教誨師	維新路 138 巷 27 號	2018.04.21 2022.04.10	退休 現居
 余錦城	監獄作業 導師	維新路 138 巷 13 號	2018.04.14	在職 現居

 莫媽媽(蔡春)	夫 莫 鳴 監獄教誨師	維新路 134 巷 48 號	2017.10.23 2018.04.13 2018.07.19 2018.11.14 2019.01.06 2022.04.07	現居
 沈媽媽	夫 沈武雄 典獄長司機	維新路 134 巷 12 號	2022.04.07	現居
 莊媽媽	夫 莊大用 監獄職員	維新路 134 巷 1 號	2022.04.15	夫歿 現居/與子孫 同住
 謝吳粧	夫 謝鏡坤 地檢署 書記官	維新路 136 巷 12 號	2018.02.27 2018.04.12 2018.04.15 2018.07.18 2018.12.23 2022.04.04	現居
 于立芹	夫 張鑫安 地檢署 書記官	維新路 136 巷 7 號	2018.02.02 2018.04.21	現居
 董寶蘭	父 董申年 監獄統計 主任	維新路 134 巷 45 號	2017.08.20 2017.08.21	居住台北
 董筱蘭	父 董申年 監獄統計 主任	維新路 134 巷 45 號	2016.11.20	現居

 陳弘賢	父 陳錦祥 監獄醫師	維新路 134 巷 52 號	2017.10.24	居住自宅
 莫嘉林	父 莫 鳴 監獄教誨師	維新路 134 巷 48 號	2017.10.08	居住自宅
 莫繼祖	父 莫 鳴 監獄教誨師	維新路 134 巷 48 號	2022.04.18	居住自宅
 朱美靜	父 朱自新 監獄職員	維新路 134 巷 58 號	2018.01.13 2018.02.13	現居(日前已 移住台北)
 王百聖	父 王招典 地檢署 書記官	維新路 136 巷 8 號	2018.01.29	父歿 已搬離
 林珂葳	外公 王招典 地檢署 書記官	維新路 136 巷 8 號 (小時候居住)	2018.03.27	居住自宅

為了更清楚住民居住在這裡的分布，筆者透過實地調查，整理出住民居住位置(表 2)，訪談對象涵蓋監獄、看守所、地檢署人員及眷屬。

表 2、住民居住位置



136 巷 8 號 王百聖



7 號 于立芹



12 號 謝吳粧



134 巷 1 號 莊媽媽



45 號 董筱蘭



138 巷 13 號 余錦城



27 號 邱如惠



134 巷 12 號 沈媽媽



48 號 莫媽媽



52 號 陳錦祥醫師



58 號 朱美靜



130 巷 15 號 鍾亮宏夫妻



20 號 陳捷發



24 號 呂棟材



貳、高牆邊的生活

一、從日治時期到移監後的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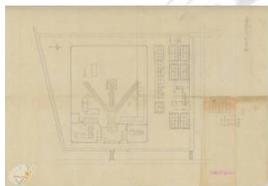
2002 年 10 月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及社造員，進入嘉義舊監宿舍群進行為期 4 個多月的社區資源調查與營造，並留下珍貴的居民訪談資料²⁴。筆者依時間，整理成 1895~1945 日治時期、1945~1994 光復後，及移監後 1994~2022 的宿舍群居民生活圖像。

表 3、1895~1945 日治時期宿舍群居民生活圖像（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2002）

時間	生活圖像
日治時期 1895~ 194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919 年嘉義監獄開始建造，宿舍群也隨之興建。* 日籍監獄職員約 30 多位，住在宿舍群裡，台籍員工 3 位，光復後才搬進宿舍群。* 典獄長房舍裡有武德殿，規定職員需在假日定期學習柔道、劍道，衣服及裝備由公家支付。* 週邊居民使用幫浦抽取地下水，此區已接自來水，並有電燈照明設備，是物質裝備很進步的社區。* 當時台灣人有發起「標會」，日人不參與此類投資。

²⁴表 3、表 4 整理自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2002，《嘉義市舊監宿舍區之社區資源調查與營造成果報告》，表 5 由筆者整理。

- * 宿舍有區分家庭宿舍和單身宿舍，家庭宿舍開兩扇門，單身宿舍格局較小開一扇門，戶外有集中式的衛浴設備，供單身赴任的職員使用。
- * 地面是泥土路，宿舍旁有小溪，雜草很多，水牛常在溪裡洗澡。
- * 以低矮的花木當天然的圍牆，且治安良好。
- * 注重環境衛生，居民只能在庭院種菜，不能飼養牲畜。
- * 當時受刑人多為竊盜犯，也有日本犯人，當時常因疾病或營養不良而死亡，常有犯人搬至後山埋葬。
- * 東市場（大菜市）的生活必需品專賣日本員工。



舊監/宿舍配置圖



職員合影



他力玲子與父親



他力家族

從資料中可以看到，嘉義舊監宿舍群在日治時期初建開始，便已具備高度的生活機能。同時也反映出日本殖民政府並不排斥日人、台人共居。另一方面，對公家機構的職員家眷，也有一定的照顧規範與治理要求。

日本人走後宿舍群迎來第二批住民，適逢台灣光復及二戰後嬰兒潮，宿舍群的家庭人口快速成長，幾乎每戶家庭都生養五個小孩，甚至超過。增加的人口帶給宿舍群更高的機能需求，同時也逐漸脫離外來殖民的生活習性，融入在地，和土地共存共榮。

表 4、1945~1994 光復後宿舍群居民生活圖像 (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2002)

時 間	生 活 圖 像
<p>光復後 1945~ 1994</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47 年發生 228 事件，宿舍群內的本省籍員工多逃到外地躲避，或到監獄內暫時居住。 * 1949 年後陸續搬來外省籍職員。 * 米糧採配給制，有米票、油、鹽、煤油，居民生活困苦，物資短缺，為解決民生問題，開始有住戶在宿舍群裡養雞、養豬。 * 水泥地操場是居民做早操和打球的地方，收割季節則充當曬穀場。 * 東市場裡開始增加許多小販，販售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 * 宿舍群及鄰近婦人會到洗衫溝洗衣服，深度約至膝蓋，水質清澈，魚蝦悠游。 * 過年時監獄會殺豬，並將豬肉當成員工的摸彩獎品。 * 特殊節日會在巷內播放電影。 * 治安變差，房舍的圍牆越築越高、越堅硬厚實。 * 1961 年增建嘉義第二司法新村，為地檢署宿舍。 * 1964 年 1 月 18 日發生白河大地震，日式房舍沒有倒塌，但加建的圍牆卻倒了。 * 後山有小土地公廟，是由石頭堆砌而成。 * 平時孩子喜歡到後山玩耍，烤蕃薯、偷摘水果。後山的水池是活水，水質乾淨，可以摸蜆仔、捉魚和泥鰍，水池旁有棵大榕樹，孩子喜歡爬到樹上玩跳水遊戲，是難忘的童年記憶。

*推測 1960 年後董媽媽為了家計，在 389 號製作豆腐，再到東市販售，巷內的鄰居則直接到家中買豆腐。

*每日清晨 6 點 30 分，舊監受刑人會到農場工作，傳來的鐵鍊聲像是宿舍的起床號，喚醒睡夢中的居民。11 點 30 分是休息時間，下午 1 點 30 分再度上工，4 點收工，就像報時器般精準。

*早年巷道是泥土路，圍牆外有一排樹木，行駛汽車並鋪上柏油路面之後，路上的樹木不是被撞倒就是被砍除，只剩下一棵佇立在路旁做見證。

*1985 年侯孝賢導演完成自傳式電影「童年往事」，宿舍群裡的圍牆、大樹、及河流皆在影片中出現。

*小溪水質變差，居民改在溪旁種植蔬菜，鍾阿嬤還在溪邊養小鴨。



陳錦祥醫師伉儷

房正明全家福

董媽媽

屋外景象

隨著 1994 年嘉義監獄移往鹿草鄉，雖有部分受刑人留守，維護舊監的環境，但對宿舍群的維護和投入的資源就越來越少了。當第二代因工作或結婚外移，部分長輩獨居的情形越來越明顯，房子有損壞的地方多賴子女請外面的師傅進來維修，但一些小屋況不容易請到師傅，只能子女自己試著處理，或繼續忍受屋況的不方便。一直到民間保存運動的開展，政府資源的投入，舊監宿舍群也走向新生。

表 5、1994~2022 宿舍群居民生活圖像(筆者整理製表)

時 間	生 活 圖 像
1994~ 2022	<p>* 1994 年於嘉義縣鹿草鄉設立新監，宿舍群隨著職員的退休與搬遷，巷內逐漸冷清，房舍亦日漸傾毀。</p> <p>* 2002 年 1 月 31 日，因電線走火發生火災，134 巷 28、30、32、34 號房舍燒毀。</p> <p>* 2002 年 3 月 16 日~5 月 18 日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為保存舊監，舉辦「舊監的春天」活動。同年 5 月 13 日市府召開古蹟審查會議，正式將舊監全區列入市定古蹟，2005 年 5 月 26 日公告為國定古蹟。</p> <p>* 2002 年 8 月舊監宿舍群獲徵選為文建會二區社區營造點。</p> <p>* 2002 年 11 月市府進行溪流整治工程，溪流再次遭到水泥化，沿岸老樹群樹根裸露，民間團體搶救老樹。</p> <p>* 2015 年宿舍群第二司法新村公告為歷史建築。</p> <p>* 2015 年 12 月 18 日由南華大學陳正哲教授主持的嘉義舊監宿舍群木結構建築復甦計畫，進行 134 巷 17 號工作室修復工作，於 2016 年 3 月 24 日完修。</p> <p>* 2016 年推動「以修代租計畫」，引介民間小型資本進駐宿舍群。</p> <p>第一期：21、23、389 號宿舍，實式空間設計有限公司、十作有限公司、簡直創造，3 個進駐單位。</p> <p>第二期：33、37、39、40 號宿舍，元翊設計有限公司、福樟實業有</p>

限公司、頂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Luma Succluent 4 個進駐單位。

7 月 29 日「矯正塾 1921-舊監 134 營運中心」正式掛牌營運。

第三期：42、46 號宿舍，廖明哲建築師、陳賢鼎先生 2 個進駐單位。

* 2019 年 12 月 3 日文化局將嘉義舊監獄演武場(130 巷 8 號)指定登錄為歷史建築。

* 2021 年 1 月 26 日嘉義舊監獄及宿舍群指定登錄為聚落建築群。

10 月 21 日「實驗木場」啟用。

11 月 21 日「重現木都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景觀改善工程」竣工。

12 月 24 日「2021 台灣設計展」開幕，嘉義舊監獄為展場之一。

* 2022 實驗木場榮獲《2022 建築園冶獎》。



移監後的舊監



舊監保存運動



團隊進駐



實驗木場

二、深入宿舍群的住民故事

(一)監獄工作帶來的特殊體驗

1.獨居的陳醫師

身為監獄醫師的陳錦祥在 2017 年受訪時已經是 93 歲高齡，妻子早逝，因為喜歡這裡的生活環境，不願與兒子同住，獨自留在日式的宿舍裡生活。陳醫師在受訪談時提及監獄的工作情形：

除了我還有嘉義醫院的駐監醫師(軍醫)，一個禮拜會來看兩三次，看

看有什麼狀況，真的病得很嚴重就送到省立醫院，如果感冒小傷口就在裡面，械鬥的話一定不會出去。犯人打架要處罰，受傷我就要處理，有打到頭破掉，傷口這麼長，我就要縫一縫，不打麻醉針，痛也要忍耐！宿舍的人感冒會來我這裡看，我再到裡面配藥，看病拿藥不用錢。

陳醫生也分享了受刑人的越獄事件：

有犯人從做酒廠酒簍的竹工廠拿竹子，靠在圍牆爬過來，他們都是晚上逃跑，有的跑出去沒抓到，有的有被抓回來，抓回來就要手銬、腳鐐。

在物資缺乏的五、六十年代，陳醫師會帶著受刑人到牛肉店扛牛肉湯回來，再加入空心菜為他們補充營養。陳醫師也很懂得養生，早期在自家後院種植酪梨樹，盛產時會分送給鄰居，但不是每個人都敢吃。因為醫生的身分，讓他常有機會和受刑人接觸，閒暇時他會和受刑人打乒乓球切磋球技。

2. 留著日治時期記憶的呂阿公

從呂阿公走路的方式，看的出其中一腳不太方便。為了說明，他曾挽起褲管讓人看那道傷口，也願意略略述說受傷的經過。但幾次的採訪過程發現，每次的原因卻都不相同，不知是因為年歲的關係？亦或隱藏著無法面對的心事？但只要提及舊監的往事，呂阿公便會侃侃而談：

日本時代，犯人說話時要蹲下還要距離 6 尺，很嚴格。中央台那邊人家說是八卦樓仔，中間坐著可以看到 3 排，看得很清楚。前面北邊看守所

以前有做一個人家說蒙古包仔，家屬來面會可以讓人家休息，下雨時風雨都不會淋到，可惜已經拆掉了。

在職員多但宿舍不足的年代，還曾兩戶同住一個屋簷下，在呂阿公的記憶裡，以前克難的生活成為最鮮明的一頁。

3.溫和的鍾阿公

鍾阿公是退休的監獄管理員，為人溫文和善，訪談時阿公分享他的管理員工作，也會耐心勸導受刑人向善：

管理員就是管理犯人，有外農和內農，內農在種菜、做米簍、木工也有，外農種稻子、甘蔗、芭樂、鳳梨，管理外農不簡單犯人會偷跑。

鍾阿公對受刑人很有耐心，會找時機勸受刑人改過。

我會說道理給犯人聽，有的人會搶東西，我說不可以這樣做喔，那是別人的。我都是等他們吃飽以後跟他們說，慢慢勸。

鍾阿公溫和的態度贏得受刑人的信任，曾有受刑人對他說：「鍾先生，我很幸運遇見像你這麼好的人。」服刑期滿後會回來探望鍾阿公。

4.健談的鄰長陳桑

陳桑家門前有一棵百年盾柱木，這棵樹深深的影響著他的日常，陳桑坐在樹下的時間往往就是一天。只要造訪宿舍群，便會看見他在屋外享受樹下的涼蔭，和呂阿公坐在鐵皮空間裡是很不同的。

陳桑很願意聊天，但他說幾年前他曾吃過記者的虧，造成防禦心強，對相機很排斥，是這次受訪者中，少數只願打打招呼、聊聊天，不願入鏡的居民。

5.熱心服務的余導師

余導師是宿舍群裡少數的在職人員，他曾在舊監任職一年多，就跟著移往鹿草鄉的新監服務了。余導師提及工作情形：

我是 82 年到嘉義監獄任職，那時候是戒護科管理員，87 年才轉作業導師到現在。管理員就是戒護受刑人，作業導師就是作業的指導，還有加工作業的招攬和一些自營作業的承辦，我們人力和時間都有限，銷售只能盡力而為。以前當管理人員比較有威嚴性，現在講究人權不能打也不能罵，變成比較難管理，壓力越來越大。所以管理人員年資到了就會調去行政單位，行政人員可以對調，6 年一到就外面找缺調出去了。

余導師在忙碌的工作之餘，對當時嘉義舊監的保存活動也非常投入，2002 年的社區營造計畫余導師也有參與，門前的兩棵桂花樹就是當年綠美化活動時留下的。

(二)眷屬的環境適應

1.宿舍群的靈魂人物莫媽媽

莫媽媽有個重要的任務是照顧陳醫師的飲食和生活，筆者很喜歡聽她和陳醫師拌嘴，看著兩個滿臉皺紋的長輩在言語上交鋒，真的很有

趣。早期，莫媽媽也帶鄰居的孩子，很用心照顧，是受歡迎的保母。

莫媽媽為人慷慨、待人和善，有好吃的東西會和鄰居分享，還會主動幫大家倒垃圾。莫媽媽愛熱鬧，進駐團隊剛來宿舍群時莫媽媽會邀莊媽媽去一探究竟、關心修繕的進度，展現十足的親和力。也因為莫媽媽常在宿舍走動，所以宿舍群的大小事她都知道，是這裡的靈魂人物。

2. 嘗過生活苦難的鍾阿嬤

鍾阿嬤是筆者進行訪談過程中，在宿舍群裡第一個認識的長輩，具有開放心胸的她對陌生人非常包容。阿嬤分享在物資不充裕的年代，努力維生的生活情景：

後面我圍起來種地瓜葉、種菜，公家的土地他們沒有在用，我們就加減利用，我以前也有養鴨。前面的溝仔是洗衫溝，大家都四、五點就去洗，洗衫板鋪著，都拿棍子打。溝仔雖然不大、不深，但是水很清，還有魚仔、蝦仔，我們沒有撈起來吃，做成水泥後就沒人來洗衫了。

阿嬤在北排邊的空地，搭了活動式的儲藏空間做回收，她的一雙手很少閒著，總是忙著整理、分類回收的物品，雖未受過教育，但生命中的種種考驗造就一顆靈動的頭腦，阿嬤拿美髮用的假人頭嚇阻小偷，她笑說這是自製的防盜器，這前衛的想法實在令人讚嘆啊！

敦厚的阿嬤，偶而會有犀利言詞和態度，是生活裡磨出來應對生活的能力，阿嬤依著本能就成為強者。

3.幽默感十足的莊媽媽

每次莊媽媽看到筆者時總會說：「妳又來了！」，車子若停在門前還會補上一句：「要收停車費！」起先會害怕這樣的不友善，久了才發現這是莊式幽默。有一回筆者誤停住戶的習慣車位，莊媽媽主動跟對方說停車的是自己人啦！幫筆者化解了一場尷尬，這是莊媽媽的刀子口豆腐心。

莊媽媽幾年前曾跌倒過，家人雖不願她太勞動，但仍會看見她做回收、掃落葉的身影，偶爾也會撿芒果給家人吃、串串鄰居的門子。一般做回收的空間會有些雜亂，但看過莊媽媽的收納功力會讓人對此成見完全改觀。聽說以前莊伯伯即使是八、九十歲的高齡，還常蹲在牆角拔雜草呢！那份堅持一直持續到身體不能做主的時候。

4.愛熱鬧的沈媽媽

沈媽媽的個性大辣辣的，她很喜歡宿舍群的環境，即便後來已有自己的房子，宿舍群仍是她的最愛。進駐單位剛進來時，沒電無法工作，沈媽媽熱心的錯開用電鍋的時間，提供電力給他們，還客氣的不收電費。有一回筆者晚上 9:00 多到宿舍群，看見她在掃路上的落葉和芒果，她說：「我怕人經過的時後壓到芒果會滑倒！」，這樣的精神令人感動。

有一次問沈媽媽辦活動時會不會覺得很吵？她說：「不會啊，越熱鬧越好！」這樣的包容和期盼，似乎也見證宿舍群過往曾有的熱鬧，而不是今天的寂靜和落寞。

5.將他鄉當故鄉的謝奶奶

謝奶奶出生在南投鄉親寮，先生原在公所服務，奮發自學考上書記官。到高雄實習 6 個月後就一直在嘉義任職，20 幾年前因病過世，算一算謝奶奶在嘉義生活 50 幾年，他鄉已成故鄉。她回憶剛來宿舍群的情景：

我 52 年搬來這裡，那時後有 10 間，首席會分配哪個書記官住哪一間，那時候我先生說：「我們的宿舍快蓋好了，我騎腳踏車帶妳去看。」我一來就踏進來這一間，後來剛好分配到這一間，我和這間房子有緣，我有照顧這間房子。我不會騎車，沒去過東市場，那時候有人推來這裡賣菜，太太們就會出來買。

貼心的女兒是奶奶最大的安慰，雖然沒有生活在一起，但女兒每天會來電關心，週末回來照應起居、帶母親就醫。

謝奶奶受過 6 年的日本教育，養成了自律的好習慣，讓她隨時能保有那份自在與從容。每天規律的整理花園、菜園、運動、閒時提筆素描，長期的累積滋養奶奶獨特的優雅氣質。謝奶奶待人真摯熱情，從日常言行、迎賓、接待客人，到頻頻揮別的送客儀式，周到的禮儀值得後輩學習。

6.獨立堅毅的小張奶奶

結婚那年 18 歲，跟著先生來到嘉義的小張奶奶，在宿舍群一住就是 50 幾年。回想剛來嘉義舉目無親、天天哭泣的日子，仿佛昨日...。來

自江蘇的小張奶奶擁有做麵食的好手藝，慢慢的也和鄰居熟絡起來，平時互串門子、偶爾相偕出遊。過年時會端上拿手的什錦菜和鄰居分享。小張奶奶說那時的日子過的苦，但苦的有滋有味，有事也有人可以商量。她回憶起往日情景：

以前和鄰居的互動都非常好，先生上班，太太在家裡沒事大家就在外面聊天，有時候出去玩，那時候薪水很低，我先生一個月才拿五百多塊，那時候生活真的很苦，我們都要非常的節儉。

先生走後，她開始和朋友一起當義工，也加入了婦聯清溪會，生活有了新重心。閒時則和朋友打打麻將，消磨時光。小張奶奶經歷過幾場重大的意外和疾病，幸運的依著堅韌的生命力過關。對小張奶奶而言，舊監宿舍庇護了她的一生。

(三)伴隨童年的宿舍群回憶

1.擁有一群死黨的陳弘賢

弘賢大哥是陳醫師的兒子，他上面還有三個哥哥，兄弟們說好每人輪流照顧爸爸一個禮拜，偶爾會看到他的大哥、二哥利用小時間探望陳醫師，逗逗嘴、開開玩笑。

大哥有一群一起長大的死黨，現在還緊密聯繫著。以前他們會找受刑人做燈籠作業，總拿第一。一起偷董媽媽的香腸、臘肉，打撞球、打麻將，和眷村小孩開戰，有著深刻的革命情感。40~60幾歲期間，死黨們每年會有兩次屬於男人的聚會，聊近況、玩樂。他深覺是因宿舍的生活環

境，他才能有這樣交情的朋友。弘賢大哥談起小時候的趣事：

我們剛好是 45 年次的，國中第二屆差不多有 10 幾個剛好都是同一個年級，小學、國中、高中都玩在一起，抓泥鰍、滑水、爬樹、摘芭樂、偷吃白甘蔗。董媽媽以前在東市場賣豆腐很喜歡做臘肉，每年冬至會做香腸、臘肉去賣，他兒子就會講說：「我媽媽明天要做臘肉、灌香腸，我們明天要準備一下，他們家圍牆矮矮的我們就去偷香腸、臘肉，拿去後山那邊，我們就鑽進去甘蔗園烤肉，每次他媽媽都說：「我灌的臘肉、香腸怎麼不見了？你們這些死小孩！」，隔天灌一灌我們再去偷，他兒子也是共犯，很好玩！

大哥很有遠見，收藏不少陳醫師的醫療用品。他分享受刑人偷鄰居的雞來送陳醫師的趣事，令人莞爾。

我們這邊都會養雞、養鴨，養在床底下，有一次一個犯人出獄以後要來找我爸爸，我爸爸對他很好，結果去隔壁抓了一隻雞要來給我爸爸，我爸爸說不用不用啦，結果隔天隔壁說：「我的雞怎麼少一隻？」笑死了。

2.家中得力助手的董寶蘭

個性大方、不拘小節的寶蘭姊姊長住台北，因回來探望董媽媽而有機會進行訪談，小時候在宿舍群的成長經驗是難忘的記憶。董媽媽有經營豆腐店的生意，所以身為老大的寶蘭從學生時代就是家裡的助手，常常忙完豆腐店的事，還要回家煮早餐給弟妹吃，再去上學，所以經常遲到。

我媽媽在做生意，變成我們要幫媽媽做一些事情像到豆腐店，豆腐

剛煮出來，要幫忙去撿豆腐乾，然後推到市場去賣。有時候我騎著腳踏車，腳踏車的架子擺了差不多十幾板的豆腐，豆腐板這麼高耶，我要從這邊送到鹿滿，騎腳踏車幫忙送到那邊的榮民之家，很遠都是爬坡，以前我們念林森國小。我們做老大會比較體諒媽媽做生意的辛苦，尤其到過年的時候要趕年貨，等到年 30 的時候才開始整理家裡、蒸年糕，常常我和媽媽去讓人家洗個頭，美髮師是抓著我們的頭髮，因為我們太睏了抓著這樣洗，我們過年的時候是最忙的，我是老大做的事比較多啦！

3. 珍惜回憶的朱美靜

身為第二代的美靜姊姊很認同日式房子的價值和宿舍群的保存。她還記得第一次進到住家的景像，那時前後院都長滿了高高的草，門都關著打不開，爸爸抱起她讓她從一個小玻璃窗鑽進去，再為大家開門…。說起童年，美靜姊姊滔滔不絕：

我們最喜歡我爸爸看棒球，那時候打威廉波特，他半夜把我們每個人都叫醒起來看棒球，就會出去外面準備東西回來吃，砍甘蔗回來吃，如果全壘打，我爸爸就跳起來一直拍手、一直拍手，那時候的景象都還很清楚，不管幾點、3 點多，我爸爸就把我們叫起來看，像我姐姐生她老二的時候是個男孩子，那時候我們家都生女孩子，我爸爸一邊看棒球剛好又打了一個全壘打，聽到這個消息說：「好啊！」

全家守著電視看球賽真的很有時代畫面感，是朱家人難忘的歡樂記憶。朱爸爸的身上有配帶一根鐵棍，走路時會有鏗鏗鏗的聲音，有時值

夜班他會回來看看，在屋外巡視一番，確認沒事後再繞回監獄，是深深的父愛。

4.以童年生活為榮的莫嘉林

莫大哥對於小時候玩樂的記憶如數家珍，言談中感受到莫大哥以生活在城市裡的鄉村的童年環境為榮，訪談中提及：

從小我們就跟稻田在一起，比如說控土窯、釣青蛙、挖番薯、騎馬打仗，甚至於會在稻田收割後躺在堆整堆的稻草上面，就好像以大地為床的感覺。我們旁邊也有一個眷村，像民國路那邊以前就是所謂的金門新村，我們大家有點水火不容，因為畢竟我們是不同的組成，他們是眷村屬於軍人的，我們是公務人員的性質，可是我們玩不會玩在一起。以前中秋節、元宵節的時候我們都會放鞭炮，都會以自己的區域為地盤，甚至於還有開戰的情形，我們還曾經發生比較有趣的事情是中秋節，沖天炮真的是開戰，我們這邊的哥哥們大家打起來四處躲、躲來躲去，甚至還有人躲到樹上去，因為有的落單了躲家裡四處躲。

嘉林大哥生動的說著小時候的趣事，他分享玩水的記憶也令人印象深刻：

後山那個池塘說大不大，不過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有規模的池塘，它是不是人工的，其實我也不太清楚，我們小時候就有那個東西了，因為它其實有一部分是在幫忙灌溉監獄的稻田，等於也是灌溉用水。小時候我們會在那邊玩水，當游泳池在使用就對了。我們會在那邊釣魚、玩

水，因為它旁邊有一個非常大的榕樹，我想應該有幾百年以上了，那一棵榕樹就是會往水面這邊生長下來，然後我們就會爬上樹玩跳水，那種感覺就是非常好玩，現在也很難看到那麼天然、那麼自然的環境了。那個地方就是我們一個水上遊樂的一個環境，更特別的是它有時候會把整個水放掉，因為是灌溉用水有時候整個水放掉之後水池都乾了，我們就會去撿蚌殼，所以那個水池也都是陪伴我們成長過來的。

大哥的童年生活非常精彩，雖然已搬離，但偶爾也會在宿舍群看到他回來探望莫媽媽。

5. 第二家買電視的董宜中

董哥哥是宿舍群有名的孝子，常看他陪著董媽媽曬太陽，以董媽媽為生活重心。董哥哥在訪談中分享：

小時候有固定時間的週六晚上會放電影，我們都會拿小板凳來看。以前犯人的懇親會會有表演，我們也會進去看。我們隔壁是宿舍群第一個買電視的，以前我們都會趴在窗邊看，媽媽看到會拿棍子打我，說沒出息。後來我們家就買了全宿舍群第二台電視了。以前宿舍群的榕樹上有一種黴菌可做成紅色的顏料，剛開始會免費讓人家來鋸，後來監獄說要收費，我爸堅持家門前的這棵不收費。

6. 司法新村的王百聖

另一位年輕一代的代表是百聖大哥。是住在司法新村的區域。他說他

對司法新村的第一印象是宿舍怎麼這麼舊！百聖大哥的爸爸原本是國小老師，後來和同事們一起考上書記官，先在屏東服務五、六年，民國 67 年搬來嘉義便在此地定居了。那時大哥已是高中生，最常和弟弟、表弟在監獄前的涼亭聊天，幫女生取綽號，那時大水溝沒有加蓋，柳樹飄逸以及高聳的大王椰子，風景很漂亮。

由於大哥和兩個弟弟也讀法律，堪稱是司法世家。大哥說曾有 3 個犯人在戒護到監獄門前時逃脫，判無期徒刑的先跑，一個跟著跑，第 3 個當場被撂倒先抓起來，在追逐的過程中驚險萬分，幸好遇到嘉北國小的擒拿高手蕭老師，才順利押住人犯，蕭老師也提報好人好事代表。

從對百聖大哥的訪談得知，司法新村和監獄宿舍群的居民不太有交集，受刑人也不會整理這邊的環境和修繕，所以會和他們保持距離。

我們那時候還是學生，看到剃光頭、綁鍊子的就趕快閃旁邊一點，那時候會害怕啊怎麼不會！他們不會來我們這邊修繕，地檢署跟監所還是不太一樣都是派工，現在也沒有維修啦！我們那時候只有看到他們去做工，沒有什麼接觸，所以也不會進監獄去打球做什麼的經驗。

一樣是生活在高牆邊，但有沒有和受刑人近距離接觸的相處經驗，影響著住民對受刑人的觀感。

7.用畫作想念長輩的林珂葳

珂葳的外公和大舅住在司法新村，那裡也是他生活了 11 年的地方。珂葳的畫室在維新路上，每天中午會回來看看外公，一起午餐。幾

年前外婆走了，他把那份思念的心情融在畫裡，用童年的生活來追憶。

我從一出生到國小五年級都是住在司法新村的宿舍裡面，跟我的阿公、阿嬤、還有爸爸、媽媽一起住，這件作品(圖 1)是舊監旁邊有停車場，有一個很矮的圍牆紅磚牆，我們就會在那邊玩捉迷藏，這是代表我的一些老朋友玩伴，我們就在那邊翻牆遊玩，但是這個圍牆好像是在 921 那個時候就有點塌掉，後來就被拆掉了，所以這個地方就再也找不到了。

這一件作品(圖 3)是從司法新村走進去正對面的那一道牆，小時候都會覺得說，不知道這道牆最上面的氣窗裡面到底有什麼？感覺很神祕都會很好奇。然後也是一個我們玩遊戲的地方，像 123 木頭人就是在一面牆上搗著轉頭這樣子，在那一整條走廊上面玩。其實我那時候會畫這兩件作品是想念小時候以外，因為那時候我外婆過世，就是很想念那一段時光。其實心裡面有一點不開心的，所以想要畫一些比較開心的事情，畫了捉迷藏，然後想說畫盪鞦韆，其實是在排解一些比較不開心的情緒。

若不是珂葳的說明，實在很難想像色彩鮮明、活潑靈動的畫作潛藏這許多悲傷…。珂葳還說這幾年他認識的爺爺、奶奶們陸續走了，倘若連外公也不在了，他說日後會再去的機會也不高了。能牽絆的，會牽絆的，都是那一份親情。



圖 1、林珂葳作品 1 圖 2、圍牆邊停車場 圖 3、林珂葳作品 2 圖 4、鄰居外牆

(四)住民互助的生命安頓

具有百年歷史的嘉義舊監，從日治時期來到近代，堪稱是一部獄政史；而緊鄰的宿舍群住民的生活，則是時代變動的見證。宿舍群的住民曾經歷過台灣最為艱難困苦的日子，雖然清苦，卻仍保有積極樂觀的生命態度。藉由彼此間的互助，住民能夠安然的生活，順利地扶養後代，而今得以安養晚年。

透過實地採訪，見證了人們印象中似乎已經殘破的地方卻是個最宜居的地方，是爺奶們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地方。鄰居間腳力還可以的，一大早會相約去運動、買菜，走出家門遇上鄰居就能閒聊幾句、分享食物，自發性的整理環境、互相幫忙，鄰里關係令人嚮往。

小張媽媽（于立芹）在訪談中提及很珍惜和鄰居的情誼：

「剛進來覺得好像到一個大家庭一樣，覺得很好。以前我們這些鄰居每一家都輪流請吃春酒，今天你、明天換我、後天換他。平時先生上班太太在家裡沒事，大家就在外面聊天，有時候出去玩。雖然小孩都會打架，大人有時候會為了小孩吵一下，吵一下過去就好了，也不會怎麼樣。」

同住在司法新村的王百聖，則是對小張媽媽的什錦菜讚譽有加：

「小張媽媽過年的時候都還會煮什錦菜挨家挨戶去分，我們都有分到，每一年都有分到。外省菜還滿好吃的，那時候還是有一點點省籍上的隔閡，像隔壁林叔叔也是本省籍就比較有講話，他們是外省小孩子就比較少講話，只是後來慢慢省籍隔閡就不見了。」

百聖大哥的外甥林珂蕙也談到：

比較熟悉的爺爺、奶奶是隔壁家的林爺爺和林奶奶，我會跟他們最熟悉是因為我跟他們的孫女是國小同學，我們是一起玩、一起長大。還有斜對面的蔡奶奶和小張奶奶，其實這三家是我最熟悉的，因為過年、過節什麼的，會互相串門子、送東西，所以會比較熟。

董寶蘭說以前媽媽會在工作之餘和鄰居打牌娛樂：

「打牌的時候就會來串門子，以前的小娛樂就是打牌，以前就已經很累很忙了，但是打一個小牌就是媽媽的小確幸，因為又不抽菸、不會喝酒，打個小牌就是小娛樂，互相找搭子。」

透過訪談，住民對舊監宿舍群的回憶，彷彿都只是昨天的事。至於情感，更是時間再久也無法割捨。雖然有些住民已在市區購買房子，但仍喜歡住在這裡，除了熟悉且方便的生活環境，最不捨的還是鄰居間的情誼。

參、舊監宿舍群的困境與轉機

一、人口凋零房舍毀壞

舊監宿舍群固然因時間有了歷史重量，但也伴隨著人口凋零、屋舍建築毀壞的現況。透過住民的訪談，真實迫切的紀錄了這些問題：

(一)白蟻為患

白蟻是木造房子的大考驗，司法新村的宿舍也為白蟻所苦，小張媽媽說：

白蟻非常的嚴重！我這房子裝潢過好幾次了，都我們自己花錢裝潢的，有時候到了夏天好像要做大水怎麼樣，白蟻就滿屋子都是，好恐怖喔！我都拿吸塵器吸，我們看白蟻那麼多就知道要下大雨了，這是住在這裡困擾的地方。

王百聖大哥也談到到白蟻的狀況：

這個牆壁就很爛，這個裡面應該不是磚也不清楚它是什麼材質，可是就是會有很多白蟻、超多的白蟻，就這個牆面來講它真的是沒有做好啦。每一間都是一樣，都有很多白蟻，不過屋頂是很好。我們沒有請人家來處理白蟻，牠生寶寶的季節才會飛出來，大概三個禮拜吧，晚上只要一開燈牠們就飛進來，你就只能不要開燈就三個禮拜，大概清明節前後很困擾，那個大概是大自然的現象吧，你說要除蟻，其他沒有除的照樣飛過來。

(二)疏於維護

早期受刑人會協助房子的修繕，但移監後住民只能靠自己了，長輩們只能盡力維護，甚至是忍耐毀損的不方便。朱美靜說：

我們打電話去監獄跟他們說，你們不能把這些老的員工的家屬都丟著不管了，他完全不管你，看他們現在都不管了。我們打電話跟他們說房子總是要修一修才不會壞掉，他們都不修，你看房子都壞掉了，我們是做過反應的。

住在司法新村的小張媽媽分享：

我這房子裝潢過好幾次了，都我們自己花錢裝潢的，現在大概也 10 幾年沒有裝潢過了，以前我會換壁紙，後來他就一直講要收回要收回啊，所以我們就不敢了。

謝奶奶也說道：

我住那麼久，公家才來整理一次而已，再來法院就說沒有經費就沒再來整理了。像張太太都自己花錢叫人家來貼壁紙，我想我已經很老了，我不要了。

(三)居住安全

王百聖大哥在訪談中提到，非常擔心火災的問題，擔憂長輩不知如何應對...。

現在我比較害怕的是如果有一戶發生火警就完了，我那天就找這幾個媽媽把她們找出來，我說您們會不會使用滅火器？沒有一個人會用！我說拉拉壓，蔡媽媽回去還把拉拉壓寫上來，後來蔡媽媽也走了，如果這邊

發生火警雖然消防隊那麼近，我是覺得第一時間完全沒有辦法撲滅。因為都是老弱婦孺，雖然每一戶都有分一個滅火器，我爸應該也不會用。現在變成二村裡面好像我是最年輕的那個，樹沒辦法鋸掉都要找我。

(四)治安問題

治安問題同樣困擾著宿舍群的住民，部分住民有遇到小偷偷檜木或偷家中財物的經驗。朱美靜談到：

有一些會來我們這邊偷東西、偷電線、偷檜木，有一次就有一個來偷，我說你不要這樣子，這個房子都是檜木，你如果把它鋸掉了房子就塌掉了，我說你們不要鋸，這個房子是公家的啊。他拿一把美工刀好大一把，我說這邊的木頭都是公家的東西不要來動啦。他還跑過來跟我聊天，我說你拿那麼大的一把刀要做什麼？他說我來看看這裡有沒有我可以用的木頭，這個木頭你把它拆掉了多可惜啊！這個都是真正的檜木呢！

陳弘賢大哥也提及，小偷趁他爸爸睡覺的時候進屋偷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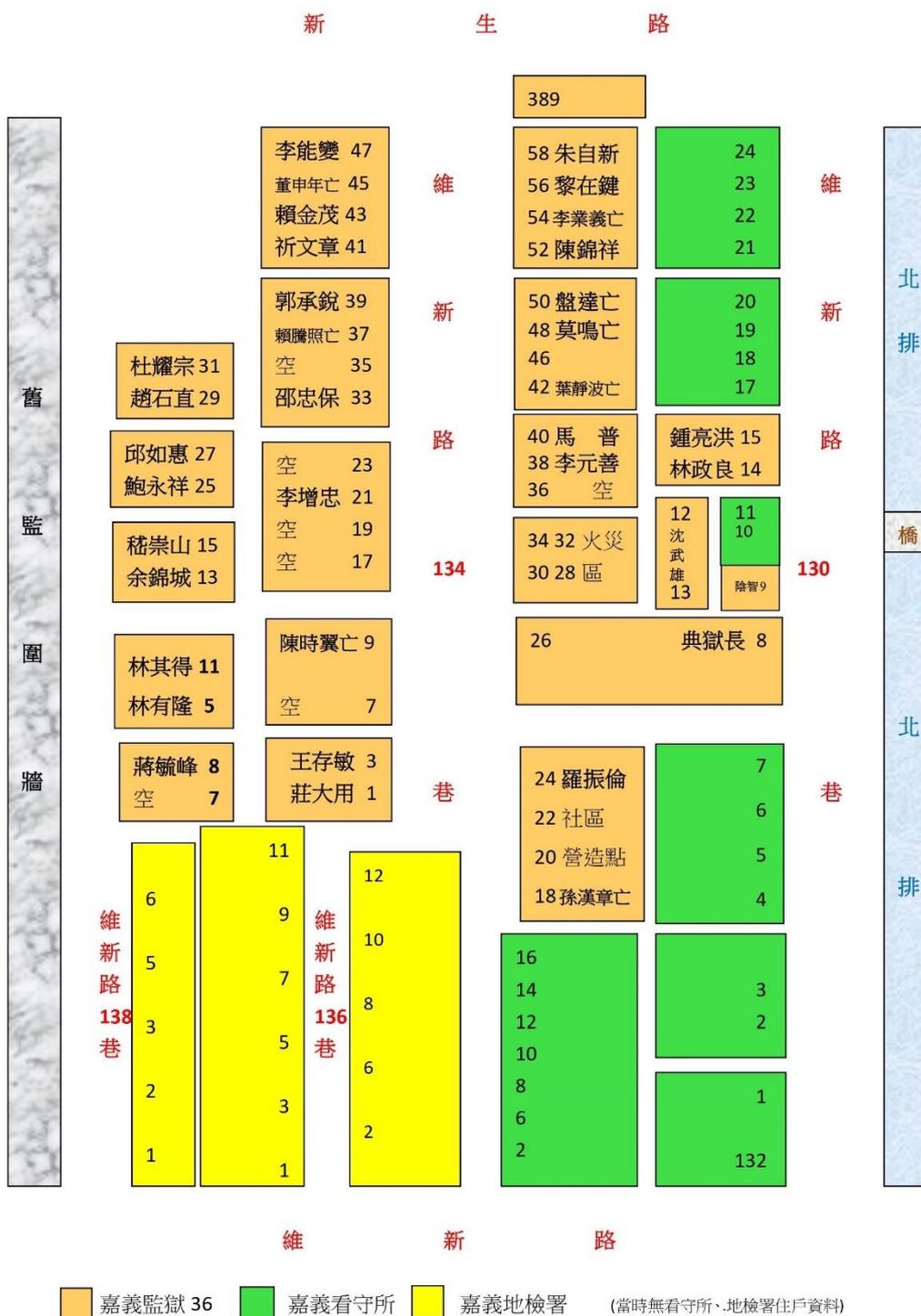
我爸身上最多三百塊，我們跟他講，小偷來了要什麼都給他。我二哥買一個三十幾萬的勞力士給他，也是被拔走。

(五)人口凋零：

2003、2018、2022 年，不同時期宿舍群的住民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長輩相繼離世或搬遷，加速環境的破敗。

2003 年住在宿舍群的監獄人員計 36 戶，當時並無調查看守所及地檢署宿舍的居住情形，推估應是接近滿住的狀態。

表 6、2003 年宿舍群住民居住表 (向明珠, 2003, 筆者改繪)



到了 2022 年，監獄人員(或眷屬)戶數僅剩 10 戶，其中兩戶的媽媽近期離世，子女依照宿舍管理規定，需在三個月內遷出，日後僅存 8 戶。

表 8、2022 年宿舍群住民居住表 (筆者製表，2022)



二、新舊融合共創新機

正所謂危機也是轉機，當舊監獲得古蹟保存的同時，緊鄰的宿舍群，也以伴隨舊監久遠的木造房屋的價值，獲得了新生的機會。回想大正十一年（1922）台灣的監獄，臺北、臺中、臺南刑務所、宜蘭支所，以及新竹、嘉義兩個出張所共有六處。而今監獄本體若不是全數拆除就是僅存部分遺跡²⁵，嘉義舊監獄能夠完整保留實屬不易。隨著監獄的設立而興建的宿舍群，也有同樣的命運，台北舊監獄宿舍已變身藝文空間，筆者探訪的台中、新竹監獄宿舍早已無人居住（圖 5~圖 8），嘉義監獄宿舍群仍有舊住民在此居住、生活，家眷記憶得以延續，突顯出獄政文化的保存價值。2022 年，嘉義舊監宿舍群滿百歲，活化的此刻深具意義。



圖 5、台中監獄宿舍 1 (2022 年現況)



圖 6、台中監獄宿舍 2 (2022 年現況)



圖 7、新竹監獄宿舍 1 (2022 年現況)



圖 8、新竹監獄宿舍 2 (2022 年現況)

²⁵參見《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網站之〈台灣獄政文化-全台監獄遺跡〉，
<https://prisonmuseum.moj.gov.tw/lp.asp?ctNode=16&CtUnit=129&BaseDSD=7&mp=1>

(一)以修代租開新局

嘉義舊監宿舍群面積廣大、屋齡老舊、戶數多、空屋率高且屋況欠佳，若進行修繕需要十分龐大的經費，因此除了少數現有的住戶外，多達 2/3 的空屋是處於閒置的狀態。2015 年嘉義市文化局向嘉義監獄撥用 14 戶宿舍，在取得房地使用管理權後，與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陳正哲教授開啟實驗性復甦計畫，以官學共同治理的模式，來面對宿舍群的問題。此區建築物位於古蹟保存區，整體景觀風貌的開發受到保護管控，但建築本體不具文化資產身份，所以在運用上有較多的彈性空間。

陳正哲教授研擬以修代租方案，吸引有誠意、有理想的民間小型資本進駐，規定至少要使用 60 萬的修繕費用，以建築物的外觀保存、內部活用為原則，享 5 年的使用權，做得好還能再續約 5 年。外觀保存保留舊住民對家的記憶，內部活用讓進駐戶對使用的空間能夠做更適切的規劃。這個計畫讓老屋重生，以木業為方向的人才密集型工作聚落，自然的融合在這個充滿綠意的宿舍群。

(二)新舊住戶的互動關係

1. 以修代電答謝沈媽媽

2015 年 12 月，17 號宿舍開始動工修繕，當時是無水無電的狀態，南華大學陳正哲教授團隊雖然已準備發電機，仍擔憂施工時噪音擾鄰及供電不穩定等問題。當時住在 17 號對面的沈媽媽傍晚都會在籃球場散步，陳教授向其洽商協尋，在知道進駐團隊的困境後爽快答應借電，還貼心地

配合工時，調整使用電鍋的時間以避免跳電。因沈媽媽堅持不收電費，進駐團隊在借電的過程中發現，沈媽媽家中的地板因衣櫃的重量壓裂了，便將衣櫃移開把地板修復了，再將衣櫃搬回來，成了以修代電的佳話。

2. 為莫媽媽留一盞燈

舊住戶對於進駐單位充滿好奇，修繕期間莫媽媽、莊媽媽、林媽媽和鄰居們會來現場圍觀、聊天互動。互動的過程中陳正哲教授得知莫媽媽很怕黑，晚上幫鄰居倒完垃圾就會進屋，因夜晚的宿舍群陰暗漆黑，莫媽媽不愛久待。於是陳教授決定每天工程結束後，便主動將 17 號的玄關燈點亮，不讓莫媽媽在黑暗中獨行。之後，下班後點燈成為此區一種私下約定的默契，是後續每個進駐戶對舊住民的一份心意。

3. 尊重鍾媽媽的生活方式

鄰近北排的鍾媽媽在空地上搭了簡易的空間做資源回收，這樣的生活已維持多年，當宿舍群獲得文化部補助再造歷史現場的經費，欲做大環境的改善時，陳教授原希望能兼顧鍾媽媽長年生計使用的回收棚，但工程進行的過程中住民認為額外使用的空間一定會被拆除，反而默默的接受環境的大改變，工程便一路完成了拆除和美化的工作，目前鍾媽媽因老化住在療養院。

4.舊住民參與活動

接連幾次的開幕和市集活動，常能見到舊住戶的身影。許久不見的熱鬧景象撫慰了宿舍群媽媽們的心，她們會到進駐戶的空間坐坐、聊聊，已搬離的住戶也會趁著舉辦活動時，回來看看以前住過的房子現在是什麼模樣，開心的和進駐戶聊聊過往。

(三)舊住民的想法和期待

宿舍群因以修代租的計畫產生關鍵性的改變，部分毀壞的房舍得以因進駐者的修繕和使用再展開新生命，也因此獲得文化部的認同，給予再造歷史現場的經費，讓整體宿舍群的環境得到較大規模的改善，面對進駐者修繕毀損的空屋，以及大環境的變化，舊住民如何看待這一段小歷史呢？筆者透過文字的整理(表 9)，方便居民看到宿舍群不同時期的變化。

表 9、1994~2022 嘉義舊監與宿舍群的演變 (筆者製表，2022)

83 年	(1994)	移監鹿草
91 年 3.16~5.18	(2002)	舊監保存運動
91 年 6 月 10 日	(2002)	市定古蹟
92 年 8 月 15 日	(2003)	公家公告 95 年年底搬出社區
94 年 5 月 26 日	(2005)	嘉義監獄獲指定為國定古蹟
103 年	(2014)	20 年後空屋率達 2/3
104 年 10 月 12 月	(2015)	南華大學進行宿舍群調查、測繪 17 號宿舍開修
105 年	(2016)	推動「以修代租計畫」
106 年	(2017)	推動「以修代租計畫」

107 年	(2018)	再造歷史現場經費獲得文化部核定 1 億 3440 萬元 持續推動「以修代租計畫」
108 年	(2019)	排水、自來水、消防、噴灌、照明、監視器工程、中華電信引線及第四台管線工程、鋪面工程、指標導覽工程、植栽工程、圍牆與立面改善工程。
109 年	(2020)	進行工程
110 年 9 月	(2021)	「舊監宿舍群景觀工程」、「維新路 134 巷 36、38 號修復工程」、「實驗木場整復工程」
110 年 12 月		台灣設計展
111 年	(2022)	今日樣貌、持續推動「以修代租計畫」

另外筆者也整理出舊貌與修繕後的圖片作對照(表 10)，讓住民透過照片比較出修繕前和修繕後的變化，喚起住民對原況的記憶。

表 10、宿舍群舊貌與修繕後對照表 (筆者製表，2022)

舊貌	修繕後
 <p>17.19.21.23 號</p>	 <p>實式木造、1921、十作</p>
 <p>389 號</p>	 <p>簡直創造</p>



33.35.37.39 號



元翔設計、三五木學、福樟、頂築



40 號



Luma succulent



42 號



廖明哲建築師



46 號



陳賢鼎



36.38 號



文化局



134 巷 18.20.22.24
130 巷 3.5.6.7



實驗木場



籃球場



廣場與休憩空間



柏油路面



石子路面、綠化、休憩設施



透過上述文字和照片的對照，住民也說出自己的感受和期待(表 11)，筆者將訪談內容以表格的方式做整理。

表 11、住民的感受和期待

舊住民	感受和期待 / 訪談時間
謝奶奶	整理後是不錯，但花很多錢，說花 4000 多萬。有啦，整理完是比較好，一些破房子都拆掉了。111.4.4
莫媽媽	現在比較乾淨，比較不會淹水，改變要錢。 有人作伴是不錯，但好像下西北雨，下一下子而已，要辦活動才會熱鬧。 冬至有煮湯圓給小葉他們吃，如果別人拿比較多的東西給我，我就會拿

	去給他們，以前雅玲的媽媽種香蕉都會拿很多來，我都拿去給他們，一起吃東西感覺不錯。111.4.5
董宜中	這裡不像檜意森活村，不准賣東西，這個也不准、那個也不准。每家門都關著，怎麼發展！最起碼讓他能營業，參觀完監獄來這邊喝喝咖啡，吃吃東西。實驗木場常關著，很可惜。111.4.5
沈媽媽	整體環境用的是很好，比較熱鬧，晚上在這裡散步比較亮。這一根放的位置很不好(ㄇ型車組)，完全沒有考慮使用的安全性，做好的時候我一看馬上拿家裡的東西圍起來，怕人家跌倒。我們房子旁邊的路面太低，冷氣流出來的水如果沒有掃開就會積水有青苔，我怕磚塊含水趕快叫人家來油漆，裡面整個壁紙撕掉掀起來換新，還多花了錢。後面的水管做好的時候就在漏水了，現在漏的更嚴重，應該要叫包商來用，我看了覺得很浪費，這樣不行。111.4.7
邱如惠	退休後我更忙碌常不在家，所以進駐戶一戶一戶在修繕的時候我沒有什麼感覺，比較有互動的就是邊間的田野學校，因為進出家裡遇到時會打招呼。景觀工程施作後路面變寬了，其他相關設備也都出來了，照明設備也增加，晚上比較安全。期待大家都投入心力，讓宿舍群活化。111.4.10
沈媽媽 孫女	現在環境好很多，就像一個觀光的地方，都會有人來。以前家裡遭過小偷，現在小偷比較少了。希望這個地方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然後多辦一點活動，比較熱鬧，以前環境不好，不會希望別人來。111.4.15
莊媽媽	整理後路比較大更清幽，有很多人來晚上也有，越多人知道這裡越好熱鬧一點，但是也不要太熱鬧。有的房子整理得不錯、有的破破爛爛，希望破房子文化局都可以處理，只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到，我相信這裡以後會越來越發展。111.4.15

莫繼祖	以前不會覺得這裡會有什麼發展，從來沒想過會有這樣的變化。環境變乾淨了，媽媽的朋友們和附近的鄰居都稱讚這裡用的很舒適，媽媽對能住在這裡也產生了優越感。希望這裡能保留外觀，不要變太多，讓我們可以回來懷舊。111.4.15
-----	--

由舊住民的訪談中發現居民對進駐戶的到來與大環境的變化大多抱持正面的態度，也因為環境的改善對宿舍群產生更大的認同感，甚至期待著日後的發展。新舊住戶間維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彼此陪伴，新住戶也會照顧舊住戶的需求，例如協助修繕房舍、留一盞照亮黑暗的燈，讓舊住戶安心…。這樣的人道精神讓筆者感動，也期盼藉由影片的拍攝呈現如此良善的鄰里關係。

舊住民對於進駐團隊不能在宿舍群營利的事充滿疑問，也提醒了筆者，或許這樣的疑問也存在大眾的心中，此部分在影片中也一併探討。

肆、腳本

一、故事大綱

自嘉義監獄移往鹿草鄉後，舊監面臨被拆除的危機，所幸經過有心人士多方的努力，最終成功保存嘉義舊監。但時間久了，獄方無法再持續提供各方資源，宿舍群也漸漸失去關注。日益衰敗的宿舍群如何再生？住民怎麼看待活化的過程，透過影片來呈現住民的生活與活化的歷程。

筆者將故事分為幾個段落，先簡介嘉義舊監和宿舍群的歷史背景，呈現日治時期和光復後宿舍群的樣貌，退休人員訪談，請住民分享與受刑人的互動，再描述居住空間和早期宿舍群的景象。1994 年監獄移往鹿草鄉對住民的影響，直到文化局與南華大學執行復甦計畫宿舍群重獲關注，宿舍群迎來團隊的進駐，過程中有衝突也有融合，新舊住民共存共榮，這樣的改變舊居民有什麼感受與期待，陳正哲教授如何用以修代租的計畫讓宿舍群活化？他對宿舍群的未來有什麼期待？

二、影片腳本

本影片可在 Youtube 上搜尋，片名：〈高牆邊的生活〉

場次	時間	畫面	內容
片頭	00:00~ 00:18		要套上去對，對對對就這樣子就這樣子

	00:18~ 00:23		片名：高牆邊的生活 從毀壞到新生
1 開場 芒果青	00:23~ 00:30		真的是要想辦法有機會。
2 日治 時期	00:30~ 00:39		這是一個關於嘉義舊監和宿舍群的故事。
	00:30~ 00:53		嘉義支監設立於1919年， 由監獄管理人員帶領受刑人於1922年 建造完成， 當時有16名管理人員且均為日本人。
	00:53~ 01:10		為因應工作和居住需求而設立官舍， 這一群管理人員應該是宿舍群的第一 批住民，屬於他們的新生活就此展開， 直到台灣光復。
3 光復後	01:10~ 01:25		日本人走後宿舍群迎來第二批住民， 興盛時期包含看守所、地檢署員工，多 達120戶。
	01:25~ 01:33		1994年嘉義監獄移往鹿草鄉，舊監開 始面臨都市更新的議題。
	01:33~ 02:02		1998年市府請求無償撥用舊監土地， 供嘉義大學使用，2002年1月嘉義市 人文關懷協會，成立嘉義舊監保存與 再利用推動小組，同年3月舉辦嘉義 舊監的春天-藝術季活動 短短的19天 吸引民眾13245人次的參與，嘉義舊

			監終獲保存。
	02:02~ 02:16	 員工老了房子壞了	高牆邊的宿舍群成了古蹟保存區，住民們默默地守著家園，不願搬離。 隨著時間的流逝員工老了、房子壞了
4 退休 人員 訪談	02:16~ 02:25	 2016年10月開始進入社區進行訪談	深覺這段生活史不該被埋沒， 2016年10月開始進入社區進行訪談， 認識了陳醫師和鍾阿公。
	02:25~ 02:51	 醫師 陳錦祥 我陳錦祥啦	我陳錦祥啦來這裡工作是別人介紹的，我是日本教育的。除了照顧犯人裡面的職員的健康也會照顧，員工來這裡放伴，我進去裡面用藥，看病拿藥不用錢。
	02:51~ 03:08	 鍾亮宏	我叫鍾亮宏，我以前是做憲兵的，考試考一次就考上管理員，管理員的工作是管理犯人。
	03:08~ 03:19	 犯人都兩個鍊一起	犯人都兩個鍊一起，一條鍊子很長從腰綁著、鎖著，他如果不跑你跑也沒辦法 對不對！
5 與受 刑人 互動	03:19~ 03:23	 這裡的住民和受刑人相處的特殊經驗	這裡的住民有和受刑人相處的特殊經驗。
		 後面是那個現在法院跟地檢署	後面是那個法院和地檢署，所以受刑人會牽牛，然後會從我們這邊走過去，去後面那甘蔗園工作，那也曾經有那個犯人受刑人逃脫
	03:23~ 03:40	 那個受刑人他們會出來種一些白甘蔗啊	受刑人他們會出來種一些白甘蔗、鳳梨還有菜，他種了就是把它賣給我們這些眷屬，有的時候一把菜才一塊錢。

	03:40~ 04:13		我們這邊都會養雞養鴨，養在床底下，有一次一個犯人他出獄以後要來找我爸爸，結果去隔壁抓了一隻雞來給我爸爸，我爸爸說不用不用，結果隔天他講說我的雞怎麼少一隻，那隻雞就是他去隔壁偷抓來給我們的，笑死了。
	04:13~ 04:22		早期的話，家裡有門窗壞了可以請他們來維修，房子都可以請他們來維修，方便就是這樣。
6 居住 空間	04:22~ 04:28		小而美的居住空間讓住戶捨不得搬離，一住就是五六十年。
	04:28~ 04:54		這個宿舍是首席分配的，快蓋好的時候，我先生用腳踏車載我來看我們的宿舍，我一來就踏進來這一間，我和這間房子有緣有屋緣。
	04:54~ 05:18		這裡的房子就是日本式的宿舍，都是塌塌米的，擠也沒辦法塌塌米 8 疊，一間 8 疊一間 4 疊半，一間 8 疊半，廚房廁所都在裡面。
	05:18~ 05:49		我們覺得這個日式的建築是小而美，裡面沒有刻意的隔間，有一點通舖的那種感覺，在我們那時候的成長來講，會覺得都沒有什麼隱私，但也沒有刻意去想那麼多，而是感受到家庭的溫馨。
	05:49~ 06:12		因為有前後院，我爸爸他們也是會想盡辦法孩子一直大，反正就是一直往後長院子很大，就是你院子就可以一直往後退，就變成各人有各人的空間。

<p>7 往日 景象</p>	<p>06:12~ 06:17</p>		<p>以前的宿舍群是長什麼樣子呢?</p>
	<p>06:17~ 06:33</p>		<p>整條溝通到麼維新路，流到那個橋頭，以前有一個木造的橋，現在拆起來都用水泥橋。</p>
	<p>06:33~ 06:42</p>		<p>河溝沒有照起來，這一顆樹在河溝旁邊，這是我三妹跟我，三妹來我家玩。</p>
	<p>06:42~ 07:00</p>		<p>前面有一條溝仔叫做洗衫溝，以前連地藏庵雲霄厝那邊也都拿來這裡洗衣服，兩邊斜斜的都是土溝仔，沒有多寬水從上頭流下來，下大雨滿到大路上來。</p>
	<p>07:00~ 07:11</p>		<p>以前這一條新生路整個沒有通的，那個是後來的計劃道路開放出來的，整個是封死的。</p>
	<p>07:11~ 07:22</p>		<p>以前的宿舍群就是這個樣子，只是它這邊現在鋪成柏油路，以前是泥巴地，中間有間隔種鳳凰木。</p>
	<p>07:22~ 07:28</p>		<p>籃球場那邊本來是宿舍，那時候火災燒掉了，改建為籃球場。</p>
<p>8 移監 後的 影響</p>	<p>07:28~ 07:39</p>		<p>1994 年監獄移往鹿草鄉後，宿舍群的維護和資源銳減，空屋率也越來越高。</p>

	07:39~ 07:49		現在因為像我爸爸退休的時候，房子漏水想申請不可能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07:49~ 08:04		有一次就有一個來偷，我跟他講你不要這樣子，這個木頭都是檜木，如果把它鋸掉了那個房子就塌掉了，所以我都跟他們講說不要鋸。
	08:04~ 08:27		他在那邊睡覺，小偷從那邊進來把他褲子裡面的錢全部拿走，我們就跟他講小偷來他要什麼都給他拿，不要動人就好。我二哥買一個勞力士給他 30幾萬的，掛在手上也是被人家拔走。
9 將獲 改善	08:27~ 08:33		這群居民的心聲沉寂多年後，終於被聽見。
	08:33~ 09:10		文化局看到這邊的問題想要解決，委託商量可以怎麼做？因為這個地方被遺忘太久偷竊、髒亂、空屋率、毀壞都很嚴重，變成一個都市的陰暗面，沒有人要過來的地方。沒有人希望這個狀況繼續持續下去，我們就會去思考，可以怎麼去慢慢調整它。
	09:10~ 09:33		世新新聞報導嘉義舊監宿舍群以修代租計畫
	09:33~ 09:42		第一期以修代租的工程，如火如荼的進行著。

	09:42~ 09:49	 舊住戶對進駐團隊充滿好奇	舊住戶對進駐團隊充滿好奇，常來關心進度話話家常。
	09:49~ 10:09	 團隊發現沈媽媽家的地板翹起	17 號宿舍修繕時無水無電，對面的沈媽媽答應借電，貼心地避開用電鍋的時間，沈媽媽堅持不收電費，團隊發現沈媽媽家中的地板翹起順勢修復，成了以修代電的佳話。
	10:09~ 10:14	 2017年7月29日矯正署1921正式掛牌營運	2017 年 7 月 29 日，矯正署 1921 正式掛牌營運。
10 進駐 戶 進場	10:14~ 10:18	 民間小型資本和經營活力進入公家的場域	民間小型資本和經營活力，進入公家的領域。
	10:18~ 10:34	 剛好遇到老師的介紹	木結構從設計到施工，剛好透過老師的介紹，然後來這邊看到了小葉天天都帶著很多年輕人，然後被他感染到了，然後就被他騙了。
	10:34~ 10:56	 你們等一下可以多看一下	剛好有跟文化局接觸到這個地方，所以就可以把它設計成網室跟溫室，我們裡面都是多肉植物，景天科、龍舌蘭、百合科。我們大部分都自己從日本跟南非進口，所以有一些東西在市場上比較難見到。
11 衝突與 融合	10:56~ 11:06	 但是這一天老臉來了	宿舍群迎來新鄰居，但是這一天考驗來了，莫媽媽常說睡不著，她在擔心什麼呢？

	11:06~ 11:14	 煩惱我的房子壞掉，公媽沒得放。	煩惱我的房子壞掉，公媽沒得放。 (莫媽媽擔心隔壁修繕會影響到她的房子)
	11:14~ 12:01	 有其實我進來的時候我這一間是被夾在中間	我進來的時候隔壁還有現住戶莫媽媽他們一家人，其實我有承諾莫媽媽不會去動到她這一面牆，因為我也不想造成左鄰右舍跟現住戶的困擾。莫媽媽廚房後面的位置有漏水，她希望我可以順便幫她一起修，也因為這樣的過程，後來跟莫媽媽、莫大哥建立比較良好的關係。
12 新舊 共榮	12:01~ 12:06	 百年宿舍園讓新舊住戶在這裡相遇	百年宿舍群讓新舊住戶在這裡相遇
	12:06~ 12:12	 舊住戶的生活改變了	舊住戶的生活改變了，莊媽媽跟參訪的學生介紹回收的常識。
	12:12~ 12:16	 教誨師常擔任活動的義工	教誨師常擔任活動的義工
	12:16~ 12:20	 謝奶奶滿臉笑意的看著自己的照片	謝奶奶滿臉笑意的看著自己的照片
	12:20~ 12:27	 沈大哥在市集中現場揮毫	沈大哥在市集中現場揮毫

<p>12:27~ 12:38</p>		<p>已搬離的舊住戶回來參加活動，看看老鄰居。</p>
<p>12:38~ 13:02</p>		<p>談一個聚落的修復或再生，好像我想給予它什麼，我來幫你，透過專業來改造，可是後來發現，其實我們要試著我們就是當事者，我們真的生活在其中，你就會發覺到，其實你想找回的是一種人跟人的關係，人跟空間的關係，人跟環境的關係。</p>
<p>13:02~ 13:05</p>		<p>每個人都很好，左鄰右舍都很好啊</p>
<p>13:05~ 13:30</p>		<p>鄰居很友善，像隔壁陳先生的燈打到天亮，對面也為我媽媽特別用到 10 點以後才熄燈，你想他們沒有營業幹嘛要浪費電？在促成這個友善環境！大家都願意在這方面去思考，這些人來當鄰居，來陪伴我媽媽，感覺很不錯。</p>
<p>13:30~ 14:03</p>		<p>進駐團隊知道莫媽媽很怕黑，想為莫媽媽做一件事，當時 17 號修繕收工後，走的時候留一個燈，然後後來我們再做其他戶的時候，也變成大家的默契，變成大家前面玄關的燈都把它打開，然後開始陸陸續續其他戶也修完之後，這開始慢慢有一種街道感，不像以前像是真的是看過去是廢墟，就是全黑什麼都沒有，就是沒有生活氣味的感覺。</p>

<p>13 改變 後的 感受</p>	<p>14:03~ 14:08</p>		<p>舊住戶和遊客如何看待這裡的改變呢?</p>
	<p>14:08~ 14:16</p>		<p>比較乾淨，有人作伴有高興嗎?但是就一下子而已，像西北雨下一下子而已。</p>
	<p>14:16~ 14:51</p>		<p>以修代租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感覺，進駐比較多的是田野學校那一家，因為在邊間，所以我們出出進進都會經過他們家。景觀工程開始的時候所有的房子都往後縮，道路都變大了，其他相關設備也都出來，出出進進比較方便，晚上真的比較安全。</p>
	<p>14:51~ 15:35</p>		<p>我們其實沒有感覺它會有什麼發展，這些老人家走了，政府就把房子收回去了，從來沒想過說會有這樣的變化。這改變是你沒有辦法去阻撓的，我們看的是它改變之後，對原住的居民有好處，環境變乾淨。我媽現在也會講她那些朋友、寺裡面的師父都說妳們這裡用得好漂亮，然後我們去倒垃圾的地方，有一些長輩會來這邊散步，會說你那邊用的很舒適，所以老人家能夠住在這裡，那種優越感就出來了。</p>
	<p>15:35~ 16:02</p>		<p>我覺得這邊走進來第一個感覺非常舒服，因為路拓的還滿寬的，目前還沒有太多的商業活動進駐，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舒服，適合散步、聊天然後拍照。在都市叢林裡面，有一塊這種小天地，我覺得是非常舒服的。</p>

<p>14 以修 代租 精神</p>	<p>16:02~ 16:08</p>		<p>以修代租地計畫發揮效用，它的精神是什麼呢？</p>
	<p>16:08~ 16:46</p>		<p>整個以修代租的設計，是非常多經驗的結晶。我一開始的設定，就是一個人才密集型的工作聚落。我一定要保護進來的人至少五年，做得好的話還有第二個五年，如果不開出這個條件，你找不到理想的人，給人家等值的回饋。透過非營利條件跟限制門檻，可以得到比較真誠的進駐者，不能營利並不是說我們故意要這樣，而是它一開始無償撥用的時候公部門就有這個局限，我們好好面對這個局限，把它當作一個正面的條件來處理。</p>
<p>15 未來 期待</p>	<p>16:46~ 16:51</p>		<p>歷經改變後，居民對未來有什麼期待？</p>
	<p>16:51~ 16:56</p>		<p>宿舍群要活絡起來，在我的感覺是這樣，大家要投入心力。</p>
	<p>16:56~ 17:22</p>		<p>我從小在這邊長大，如果能夠保留一些外觀，我們回來會感到很親近、很親切。類似女孩子回娘家那種感覺，說我又回到這個地方，曾經在這邊培育我長大的一個點，就歷史的角度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p>
			<p>陳教授怎麼看待它的未來呢？ 我有想過更生人可以投入木業，那監獄裡面本來就有木工場，木工本來就是他們培訓的一環，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欠工，所以如果更生人願意轉進做</p>

	17:22~ 18:14	 它有一個核心的事情就是專業人才的培育	木業，完美的結合。跟更生人之間合作，其實本來就有跡可循。本來就有那個脈絡，還是可以又回到那個協助眷屬的關係啊。而且他們還可以直接整個投入嘉義市，那些木建築修繕的那些人力，他們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工作。所以怎麼樣讓更生人復歸，才是矯正最關鍵的事，已經不是矯正本身了，也不是收容的那些意義，而是怎麼樣讓他復歸，才是矯正最終極的關懷。
16 觀點	18:14~ 18:22	 那我們做的這個比較費工	那我們做的這個比較費工。 是的，沒有錯。
	18:22~ 18:28	 芒果落地只能爛在土裡	芒果落地只能爛在土裡，但拾起就有被品嚐的機會。
	18:28~ 18:36	 費工一點還能做成酸甜的芒果青	費工一點還能做成酸甜的芒果青，細心照看為宿舍群的未來努力是費工的。
	18:36~ 18:44	 或許有人期待它像檜意森活村那樣活絡、喧鬧	或許有人期待它像檜意森活村那樣活絡、喧鬧，但哪一種是貼近我們的享木生活？
	18:44~ 19:05	 以修代租讓我們有幸見證此刻的風華	20 年前的保監運動，我們留下舊監和住民，以修代租讓我們有幸見證此刻的風華，現在我們能做什麼讓未來看見？
片尾	19:05~ 19:51	致謝 受訪者 嘉義舊監宿舍區原住戶 陳錦祥 鍾堯宏 呂陳材 邱如惠 余錦城 謝吳莊 于立芹 鍾陳月英 蔡春 葉繼祖 黃嘉林 陳弘賢	導演.攝影.訪談.剪輯.旁白.字幕 致謝 受訪者 影音資料提供

伍、結論與建議

一、留下庶民生活的集體寫照

2003 年的宿舍群，嘉義監獄的員工有 36 戶，到了 2017 年剩 14 戶，2022 年只剩下 10 戶，其中兩戶因媽媽離世，也即將搬離。凋零的不只是房舍，長輩們的生命也在流逝，住民彷彿走在即將消失的歷史洪流中。住在宿舍群的父母是孩子們回家的動力，若父母不在，回來的機會就更少了。

監獄工作人員雖是公務員身份，但在早期的社會並不是被推崇的職業，就空間的配置可知，監獄連同宿舍群被區隔在城市的角落，代表的是社會的陰暗面。若不是嘉義舊監成功被保留，取得國定古蹟的身分，或許今日的宿舍群再也沒有機會在大眾的面前華麗轉身。

透過訪談，本論文記錄了屬於宿舍群住民的生命故事，這裡的歷史也是嘉義這座城市的獄政史。住在緊鄰著讓外人畏懼的監獄，卻也因此和受刑人有著另類的互動，這是舊監宿舍群獨有的風貌。至於為了伴侶的工作而來到這裡的眷屬，更有各自的酸甜苦辣，伴隨下一代的出生，宿舍群凝聚的家人情感，更為緊密濃烈。

舊監宿舍群的住民在被安排的空間之中生活，不僅無法決定所住的空間，還可能隨時會因政策變動而失去居住權，但住民們仍用樂觀知天命的態度，努力發揮了宿舍聚落的空間價值。可以說，是宿舍群讓住民

的生命得以安頓，而住民也讓宿舍群勉力維繫下來。透過以修代租等活化政策，當日後所有住民凋零殆盡，宿舍群的空間不會跟著死亡，將轉化如實驗木場²⁶般，繼續發揮它的空間意義。

後人看它有今日的面貌，卻難見曾生活其中的住民。就讓本論文留下他們的身影足跡，見證空間與人的關係，如此緊密相存。

二、讓所有政策都從對人的關懷出發

嘉義舊監和宿舍群在歷史長河的考驗中無疑是幸運的，同時期其他地方建造的監獄早已消失，監獄宿舍也幾乎都不存在了，唯獨嘉義舊監這裡顯得得天獨厚，除了有舊監建築本體可供研究之外，竟還有住民在這裡生活。舊住民堅持守住家園是一頁動人的詩篇，官民共同合作，更將是一席廣為流傳的佳話。

舊監宿舍群的活化體現了所有施政，均應以人為本。政府是為服務人民而存在，政策則是為了帶給人民幸福而推動。以修代租的計畫為宿舍群引進有誠意的進駐者，並以 5+5 年的高規格待遇作為回饋，不僅為宿舍群注入新活力，推動的過程中，亦多方為舊住戶設想，正是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施政初心。

²⁶ 「實驗木場再造榮獲《2022 建築園冶獎》嘉義舊監獄宿舍群 搖身變成 實驗性質的木工廠。透過由市府推動「重現木都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成為嘉義市第一處具實驗性質的木工廠並榮獲 2022 建築園冶獎公共建景觀獎項南北兩棟表現新舊木建築工法的融合與對話，除了符合設計創意與綠建築在地永續經營理念，更展現出人文及藝術表現融合舊時代與現代的創造力。」出自《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臉書粉專，2022 年 5 月 14 日。

如今的宿舍群，伴隨舊監的全國性知名度，已經是來訪遊客會順道一遊的景點。經過整治的溝渠，在綠樹微風下，閃耀著午後日照的陽光。期盼透過多方協力，推展宿舍群的活化之外，也讓此地成為嘉義市所能示範的宜居之地。

三、建議

筆者以宿舍群的住民為主體，探討居住環境從乏人問津到浴火重生的歷程、與進駐戶的互動、以及改變後的感受和期待，做了階段性的整理。後續關於幾個議題，是本論文未能探討的，筆者提出三點淺見，供有興趣的研究者進行觀察與探究。

- (一)以修代租的計畫為宿舍群帶來新生，後續成效與影響力值得持續記錄觀察。
- (二)實驗木場作為木業推廣、木都 2.0 的培養皿，後續能否延續此發展方向值得關注。
- (三)嘉義舊監宿舍群現為工作型聚落，日後會以此定位持續成長或是其他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書籍參考資料

1. Michael Rabiger, 2016, 《製作紀錄片》, 遠流出版社
2. 王慰慈, 2000, 《紀錄與探索》, 遠流出版社
3. 李道明, 2015, 《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 遠流出版社
4. 松永安光、德田光弘, 2018, 《地方創生最前線》, 行人文化實驗室
5. 吳昱瑩, 2018, 《圖解台灣日式住宅建築》,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6. 陳正哲, 2020.12, 《木宿芽—木都 2.0》, 嘉義市政府。

碩博士論文參考資料

1. 鄭博文, 2003, 《權力場域的三個空間向度之建構-嘉義市嘉義舊監及身體的研究》, 碩士論文,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2. 洪榮裕, 2015, 《博物館體驗行銷之研究—以嘉義獄政博物館為例》, 碩士論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3. 鄒立仁, 2020, 《常民記憶的紀錄、典藏與對話-以建置竹東林場員工宿舍數位記憶平台為例》, 碩士論文, 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
4. 馬曉蘭, 2010, 《「我們」打從眷村來：眷村生活史的考察》, 碩士論文,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5. 駱俊嘉, 2016, 《「遺忘的國度」-樂生療養院紀錄片製作流程研析》, 碩士論文,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6. 林朝基, 2020, 《文化資產型地方創生營運模式之初探—以嘉義舊監獄

宿舍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7.曾百毅，2017，《日式木造宿舍再利用之屋架補強設計研究—以嘉義舊監獄宿舍為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

8.蔡隆輝，2017，《日式木造牆體之修復設計研究—以嘉義舊監獄宿舍為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

雜誌參考資料

1.陳正哲，2020.04，〈落地生根的建築行動〉，台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98期：29-35，台灣建築學會。

2.陳正哲，2020.12，〈公私攜手的地方創生之路 社會創造、人才培育下的木都 2.0〉，建築師 552 期：96-104，全國建築師公會。

報告書

1.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2002，《嘉義市舊監宿舍群之社區資源調查與營造成果報告》。

2.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2002，《舊監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成果報告書》。

3.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南華大學陳正哲計畫主持，2016，《嘉義舊監宿舍群木構造建築復甦計畫》。

4.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南華大學陳正哲計畫主持，2018，《107年嘉義舊監宿舍群營運中心》。

5.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南華大學陳正哲計畫主持，2020，《109年嘉義市重現木都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網頁

1.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https://prisonmuseum.moj.gov.tw/mp.asp?mp=1>

2.百科知識，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7%9C%9F%E5%AF%A6%E9%9B%BB%E5%BD%B1>

3.百科知識，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7%9B%B4%E6%8E%A5%E9%9B%BB%E5%BD%B1>

4.國家文化資產網，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groupsOfBuildings/20210504000001>

影音參考資料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pu5FO9TbU>

舊監ㄟ春天/侯建全/2017/youtube

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lmUaWrlrg>

眷村為家-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訪談紀錄片/清水眷村文化園區/2021/youtube

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ErKnh_0H20

偉忠媽媽的眷村/Jon/2017/youtube

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VmbynMg7Y>

和合青田建築修復紀錄片：一期一會/Heheqingtian 和合青田/2018/youtube

5.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

我的老屋時代 獨立特派員第 541 集/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PTS INNEWS

/2018/youtube

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aXXGk455Ic>

文資獨立特派員第 536 集/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PTS INNEWS

/2018/youtube

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bu5U7rlQI>

321 日式建築的藝術記事/藝術很有事第 35 集之 1/藝術很有事/2018/

youtube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DlCUITzGM>

孫啟榕，在齊東街留一首日式建築詩/藝術很有事第 67 集之二/

藝術很有事/2020/youtube

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DuGKV1NkM>

聚落保存 藝術很有事第 57 集/藝術很有事/2020/youtube

1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JlgMIDv_U&list=PLrFV90LdOSBuETc](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JlgMIDv_U&list=PLrFV90LdOSBuETcS1dGFZZiQYmGj9mvAs&index=1~9)

[S1dGFZZiQYmGj9mvAs&index=1~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JlgMIDv_U&list=PLrFV90LdOSBuETcS1dGFZZiQYmGj9mvAs&index=1~9)

遺忘的國度 1~9 樂生療養院紀錄片/ Lo 俊嘉/2010/youtube

1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u57H176bQ>

虎尾眷村的舊日時光/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第 525 集/2011/youtube

附錄

嘉義舊監宿舍群住民訪談逐字稿

訪談：呂棟材 (看守所主任管理員-退休)

* 藍色字體為筆者提問或回應

時間：2017.12.1

我是呂棟材，出生六腳鄉，昭和 5 年民國 19 年生，當兵後來考試，當時有裡面的臨時管理員和外面的人，我考第一名，中國第一代帝王系統表我現在還記得，我考上看守所管理員，主任管理員退休，看守所是還沒定罪和確定刑期，定罪的話就到監獄執刑，現在是民主國家跟日本時代不一樣了，現在連罵都不能罵。

日據時代犯人說話時要蹲下，我是光復後 45 年才進來的，中央台那邊人家說是八卦樓仔，中間坐著可以看到 3 排，看得很清楚。前面北邊看守所以前有做一個人家說蒙古包，裡面讓人家休息，家屬來面會來接見下雨時風雨都不會淋到，南邊面是八卦亭。之前當管理員時壓力會很大嗎？大！不能打也不能罵，日本時代不一樣，說話時要蹲下，還要距離 6 尺，我那時候進去都民主了。

我有 2 男 2 女，那時鄉下有農地，我若回去太太也會跟著回去耕作，孩子都很乖父慈子孝，一直住在這裡，有一次要把我調到台南我不要，孩子都在這裡念書，本來是要對調服務，剛好這裡還有一個缺，他來我沒去。住這裡好嗎？這裡就日本宿舍啊，榻榻米一兩年就要換，現在沒做了，都是地板了。以前住 6 個人會很擠嗎？擠也沒辦法一間 8 疊半一間 4 疊半，廚房、廁所都在裡面，前面到監獄那邊有大條溝，以前是木橋後來都改成水泥橋，以前大多是腳踏車泥土路，後來才是柏油路。前面的大溝以前都是土和草，後來才變水泥，對面蓋大樓。孩子會下去玩水嗎？不行啦，危險！以前有人洗衣，後來上面有人洗樹薯粉，水流下來魚會浮上來，有毒所以不敢吃。後面消防隊有一個池子，裡面有泥鰍和土虱，用手抓鱔魚。我小時候曾抓半斤重的鰻，搶贏大人。我還有學國術、練拳頭、獅陣，在和平柔道館，老師教我們要做好。

犯人會再回來找你們嗎？會！犯人會出來掃地，木造房子很涼，窗戶打開很通風，冬天窗戶關起來就不冷，住這裡很習慣。以前很多人住，現在很多房子沒有住，自由出入偷檜木。修復在那邊，我們在這邊跟我們沒關係，宿舍舊了住起來很噓微。

時間：2018.1.15

孩子上班我們顧房子、吃飯做什麼？也是一個問題，現在我和我太太住在這裡，要買菜回來煮，有時候叫孩子回來，有個時間會聚會臺北、岡山，我們自己住在這裡比較方便。以前 2 個同事住同一戶，日本時代榻榻米有 8 疊和 4 疊半 2 間，現在有新的宿舍搬去鹿草了，那時候孩子比較小，我剛來也是住 4 疊半的房間，後來才申請到一整間，廚房共用但後來都自己再搭出去，廁所共用也是很麻煩，我剛來的時候一個兩歲、一個三歲，兩家之間只隔一道拉門 389 以前有浴室，單身的都去那裡洗，裡面一個池大大的，一個還是兩個沒有注意。

訪談：鍾亮宏 (監獄管理員-退休)、鍾陳月英(妻)

時間：2017.6.4/2017.10.23/2018.1.3

這個宿舍以前是課長要住的，因為他們覺得小，後來我們才申請到這裡住，不然我們原本住在後面，現在有一個球場那裡就是，以前有 3 間我們住一間，後來有別人住火災了，就拆掉了。孫太太以前住日本宿舍，覺得這裡比較窄，如果他們有搬過來我們就申請他們那一間，後來他們沒有搬我們就申請來這裡，剛好他們嫌窄，是真的不大客廳也蠻小的，所以公家的宿舍就是這樣子啊。

我和我先生認識是媒人介紹的，他住在宿舍這裡他去參加喜宴，我去我姊姊那裡幫忙，他看到我就叫人來說媒，那時候嫁給外省人的很少，我們村莊裡嫁女兒要準備很多東西，我們比較窮沒有嫁妝，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喜歡，我都不敢嫁，後來想嫁給外省人比較省，不用嫁妝。說起來很丟臉，因為他不是我的親生父親是我的繼父，庄裡有人說如果我要嫁給他的兒子，他要兩分半的土地給我繼父，繼父說好，但是那個婆婆很厲害，她的大兒子有娶老婆了，我們庄裡的人都知道她很厲害，所以我不敢嫁，不然那位青年是高中畢業，我沒有讀書，他少我兩歲也有同意，但是我不敢，

後來才想嫁給外省人不用嫁妝，所以才嫁我先生。以前和現在不一樣，現在是兩個年輕人喜歡就好了，可是以前是父母做主。嫁給外省人不用嫁妝，那時候有人說嫁給外省人女兒又不是你親生的，可以收很多錢，但是我很兇，我不會讓他收很多錢，我先生也是照台灣人的習俗，禮餅、聘金都要，聘金我收來買東西沒有讓他收，所以他很生氣。所以說天在養人，我一不怕死，為什麼說我不怕死？因為我小時候就沒有父親，我是苦命人，我媽媽嫁給繼父的時候我媽媽很古意，媒人說妳如果沒有再嫁，以後妳的兒子娶不到老婆，因為我繼父有兩個女兒要讓我媽媽挑一個做媳婦，我媽媽要那個媳婦才再嫁，我們就跟著媽媽過來，我的媽媽生三個孩子哥哥、姊姊，我是最小的。人生就是有好命、有壞命，都是這樣過去，我先生那時候是監獄管理員。在鄉下的時候很辛苦做過很多事，我的出生地是三姓寮在朴子，小時候在過溝，五歲的時候爸爸就走了，媽媽很古意、很條直，都做工賺錢養我們三個小孩，我九歲才跟我媽媽來水牛厝過溝，我繼父很厲害、很聰明，他跟媒人說我們叫他大姨(不是親的)，他跟這個大姨說：「妳幫我介紹好的對象，如果有成功我會 450 斤的稻子給妳。」，她就扇動我媽媽，不嫁的話以後娶不到媳婦。小時候做過多事情，而且我的衣服是補的，我繼父很兇我沒有衣服穿，他要去北港我說：「爸爸你要去北港，你剪 4 尺半的布回來給我做衣服。」他買回來的布很硬，我說：「爸爸，如果流汗這種很容易割傷皮膚，硬梆梆不能穿。」，他聽了很生氣，到廚房拿一把菜刀，把那一塊布剁成碎碎的。我們賺的錢每一毛都要給他，他如果去領我們每日的工錢，只給我們兩毛錢。那時候我 13 歲在農場工作，買不到一碗冰，有一個歐吉桑在賣涼水，我們看人家在吃冰，我們口渴沒有冰可以吃，我們吃什麼？喝牛蹄踩下去的水，那一窪水有蚊子，蚊子趕一趕水捧起來喝。所以什麼工作我都做，我繼父有跟人家做田，那個老板在新港，那是大家族，我做農場工是後來，原先是在老闆家整理家裡當傭人，煮飯一大桶飯我抬不起來，有一個老阿婆在幫人家洗衣，我說歐巴桑妳能不能讓我拜託，這些飯幫我抬起來，那是大灶。去提水現在還有就是人家說的仙草桶，因為我抬不好後腳都流血破皮，後來沒辦法就回來了，回來我繼父就說那要去做工，才又去做工。賺的錢都是他的，所以我們那時候很艱苦，沒有爸爸就是要忍耐，那時候我們都吃蕃薯籤，繼父吃米、吃肉、吃魚，過節如果吃好一點都是他在吃，我們都沒有，我們也是這樣過。我很感謝耶穌賜給我平安，主耶穌賜給我很滿足，讓我有東西吃。所以我有編一首歌你要聽嗎？我來出世歹命困，五歲就沒爸爸養，別人有爹可以疼，我是沒爹可以成，爸爸呦，你都不知道，你跑去躲在枉死城，放我阿母辛苦養我們，讓我們三餐吃沒一頓飽，肚子若餓哭爸爸，感謝耶穌來救命，讓我變成能夠吃，我是天父寶貝困，我會永遠和主一起走。這首詩歌若是教會不能唱，前段不屬靈，後段屬靈才能唱，所以詩歌也不能亂唱，感謝主還有一首我是亂編的，勸人來信主，信主很好。心事說給耶穌知，耶穌會排解，你若祈禱再祈禱，耶穌會開路，進入教會裡，生活大改變，你若不相信，請你趕快來進入教會裡，生活大改變，你若不相信，請你試試看，進入教會裡，生活大改變，你若不相信，請你趕快來。

曾經被翻到床下，還被壓 3 次，我才去北門派出所那邊有一間教會，馬牧師說妳跪在台下我為妳祈禱，回去如果還有這種情形，妳就叫三聲主耶穌，那時真的有一次魔鬼又來找我，就真的一直喊主耶穌，主耶穌從西邊來，穿白袍很美，拿一支拐杖說：「妳不用怕！」他就拿那一支拐杖打我，那個魔鬼就跑了，後來就沒有了，我才相信祂，才去洗禮。那時後在我們這一間的後面，我先生在上班，我自己一個人睡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小孩，所以魔鬼壓我三次，沒看見臉整身黑漆漆，我棉被都蓋不暖，後來就在東市場的教會這邊洗禮，會去洗禮是因為隔壁鄰居，她現在搬去她女兒那邊住了，她原先有結婚，先生死了以後再嫁給外省人，她先生都來窗邊叫她，她都嚇壞了，她去檢查身體都說沒有病，後來才信主，信主兩年後我在說這個情形，她才說那妳跟我去教會，再跟她去教會才信主的。後來跟我說了之後，她說以前我們後面那裡有一個埤，有人死在那裡，可能沒有轉世所以才會來戲弄人，聽說以前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埤，後來填土才蓋房子、蓋宿舍，因為我遇到這件事才聽人家說。我們現在住的這一間以前也是像他們那樣子的宿舍，後來人家搬走有一些年輕人都進來抽菸、放火燒，以前我家門口有一棵大榕樹，很大棵約兩三人合抱，後來放火燒才再蓋房子，所以我們住的第一間房子是現在房子的後面，第二間是在籃球場，這裡是第三間，住第二間的時候已經有兩個孩子住不下，第三間蓋我們已經有第三個孩子了，才來這裡住。我都告訴他盡量幫忙，有一些出獄的都回來找他玩做朋友。

我叫鍾亮宏，民國 11 年出生，廣東人，民國 36 年就來了，我是憲兵軍人身分過來，不是逃難。退伍後在高雄，住在乾媽家，再來這裡考管理員一次就考上。日本人不貪污，管理員就是管理犯人，有外農和內農都有，負責內農在種菜、做米籩、木工也有，外農人員不夠就會請他幫忙，管理外農不簡單，犯人會跑外農，種稻子、甘蔗、芭樂、鳳梨，外農的鳳梨很好吃四號短短的、很甜，甘蔗種好就通知會社來載甘蔗，鳳梨也是包給外面的人，犯人都是兩人鍊在一起，一條鍊子很長鍊在腰部，輕的罪犯和重的罪犯鍊在一起，他如果不跑你跑也沒用，互相牽制走路會有聲音，外農大多早上 5 點吃完飯出來，11 點回去進去吃飯，鍊子的聲音像鬧鐘叫人起床，像有一個北港的賊出去又進來，遇到我跟我打招呼，我說：「你怎麼又來了？」他說來這裡吃免錢飯免煩惱，他去給人家偷抓雞，其實不是什麼大賊。裡面可以煮，他都來跟我要薑母，他說鍾太太你有薑母嗎？給我一

塊，我說好就給他，要教犯人做事有的會假裝不會，做他們想做，不會做就不用做了，所以要說服他們。有一些灣內的壞小孩來這裡關，那些被他管的後來都很乖，不能用硬的，監獄裡面有的也很黑，要給人家楷油，叫家裡人拿東西、拿錢來，有一個海口人是犯人的家屬，拿西瓜很大粒、米豆來，來問我們是不是姓鍾？我們說不是，你認錯人了。裡面管理人百百種，有人說你要多少錢給我？幫你買菸，很黑。所以我跟他說飯可以吃飽就好了，在裡面可以幫助人就盡量幫助人，如果身苦病痛是真的，就讓人家寄藥給他，這樣病才會好，在裡面有病沒有藥也不行。犯人對我很好，像內山有一個姓劉的也是讓他一直顧好，他說：「鍾先生，我很幸運遇見像你這麼好的人。」我說人生就是這樣，能做我們就做，我跟我先生說沒關係人裝傻一點，老天爺會補償我們。**遇到比較兇的犯人怎麼辦？**我會說道理給他聽，我說不可以這樣做喔，那是別人的，我都是等他們吃飽飯後跟他們說，慢慢勸。**有沒有管理員遇到危險的事？**有啊！那個呂先生就是被槍打中，現在腳裡有鐵仔還沒拿起來，原本是要打另外一個人，他過去勸就被槍射中，犯人搶到槍被打中腳，原本有位管理員會損犯人、兇犯人，人家才會想槍殺他，所以在裡面也很危險，犯人很聰明賊仔狀元計，監獄裡不能抽菸，有一些職員會拿菸進去偷賣，抓到3次就要被開除了。福利社裡有菜可以買，要煮麻油雞也有，有的人很聰明讓家屬來面會，叫家屬把西瓜挖洞，裡面放香菸再處理好，外皮讓你看不出來，不知道的人若沒檢查到讓它通過，裡面都是香菸，進去後犯人可以賣犯人。**房子旁邊磚造的以前是什麼用途？**以前是空地，是我找人來加蓋的，後面我圍起來種地瓜葉、種菜、蒜，是公家的土地，他們沒有在用，我們就加減利用。前面的溝仔是洗衫溝，連地藏庵雲霄厝那邊的人也都拿來這裡洗衣，我以前也有養鴨。**以前的溝仔長什麼樣子？**就兩邊都斜斜的，都是土，寬度不寬，水從上頭流下來，如果下大雨水會滿到路上來，以前兩面都是草，跨的過去。以前都拿棍子打，洗衣板鋪著，倒垃圾的也有，以前衛生不好也沒有垃圾車，大家都拿到溝裡丟。大家都四、五點就去洗，溝仔雖不大、不深，但水很清澈，還有魚仔、蝦仔，我們沒有撈起來吃，後來就做成水泥底了。他們做兩次水溝底，我在那邊洗衣服，洗一兩年而已。因為我們沒有很早結婚，如果是早一點住在這裡的，可能就比較久，我是民國50年住在這裡，做成水泥後就沒有人洗衣了。以前監獄前也有一條溝仔，有一座鏡橋，以前對外是木橋，騎腳踏車的比較多，鏡橋有從新開始洗心革面的意思，那時犯人出獄時會把在裡面的棉被、衣服丟在大門邊，讓人家撿，貧困的人會去撿。家裡的人會拿新的衣服來給他，回家再過火爐吃豬腳麵線，就是過運了。這是一種迷信，要過運要自己的心做好，所以說人生在世像一場夢。

時間：2017.10.23

來的都是女警察，她說這裡妳不能搭，我就想說那我來做一個活動的，下次她再來的時候，我說這是活動的。你如果說不讓人家做，要做水溝，我可以馬上拆掉。做人有的比較沒度量，有的比較有量，人生看到現在，我覺得沒有度量的人過得比較不好。

時間：2018.1.3

幼稚園我是比較不知道，因為我們孩子沒有念那裡，老大念復國，其他念育才才是聖馬爾定開的，以前只要是家族的都可以念監獄辦的幼兒園，忘了是民國幾年監獄有幼兒園，我知道是女生高高的，她是監獄管理員派來當老師，後來搬去台南。幼稚園不大，原本後面還有一戶姓陳的，後來搬走，那一戶後來有拆掉，因為房子壞掉了，監獄叫犯人出來拆。海產店原本有佔地，公家有來查說不可以，就把它圍起來，不然那裡面也可以排很多桌，海產店是一個老人家的，那是海產店跟他租的。**那塊地真的是私人的嗎？**很像公家水利會的地。

訪談：陳錦祥 (監獄醫師-退休)、陳弘賢(子)

時間：2017.10.24

我是陳錦祥，民國15年4月5日出生在嘉義縣民雄鄉，我是民國35年3月來監獄服務。**在哪裡學醫？**私人診所王傳宗，在全聯那裏，王英石是他的兒子，也是陳醫師的乾弟弟，小時後就跟著王傳宗學基本的醫術。來監獄工作是人家介紹的，有和日本人交接是最後一批，我是日本教育的。陳弘賢：我媽媽是嘉義第二個助產士，他們如果不讓我們小孩子知道的事就講日語，跟小孩子講台語。剛來的時候是住17號，後來才搬來這裡約36年時。以前那邊都是典獄長、秘書、科員，幾乎都是外省人。**點收醫藥和設備日本人會不捨嗎？**陳錦祥：會，也有醫術交流，但忘記內容了，除了我還有嘉義醫院的駐監醫師(軍醫)，一個禮拜會來看兩、三次，看看有什麼狀況。陳弘賢：以前受刑人的人權沒有那麼好死就死了，真的病得很嚴重就送到省立醫院，如果感冒小傷口就在裡面，械鬥的話一定不會出去，縫也沒有打麻醉針。**犯人會打架嗎？**陳錦祥：打架要處罰，受傷我就要處理，有打到頭破掉傷口這麼長，我就要縫一縫。**有打麻醉藥嗎？**哪要這麼麻煩，哪有不痛的，痛也要忍耐啊！**有常打架嗎？**有啊！**除了照顧犯人也會照顧員工的健康？**宿舍的人感冒會來我這裡看，我再到裡面配藥，沒有在收費，看病拿藥不用錢。醫藥有編預算，犯人醫藥費和職員醫藥費，我把需要的藥寫一寫再去估價，藥房要3

問估價，估價單拿來哪一個品項較便宜，就跟那家買那個品項。陳弘賢：小時候我們打個招呼就進去了，他們都知道我們是誰的兒子，我們都在那邊出出入入，只有女監比較有限制，會進去理頭髮、做勞作，元宵節做燈籠我們就進去找受刑人，我們一定是第一名，以前全班 4、50 個在比賽，一定都是我們這幾個第一名。就是要做一個造型，用鐵罐做鐵絲纏的都不及格，裡面也有理髮師，什麼精英都有。我們長大了國中他們都還在那邊關，怎麼不認識！**會進去籃球場打球嗎？**以前宿舍區這邊就有網球場、籃球場，以前還沒有蓋房子(莊媽媽那裡)，在那邊打球都故意頑皮打進去，趕快跑進去撿，打輸的就要進去撿。**有越獄事件嗎？**有做酒廠酒簍的竹工廠拿竹子，靠在圍牆爬過來，都晚上逃有的跑出去沒抓到，有的有被抓回來，抓回來就要手銬腳鐐。如何補充犯人營養？帶犯人去牛肉店擔牛肉湯回來煮空心菜湯。**有遇過傳染病嗎？**那時天花比較流行，就要隔離，發藥給患者吃就好了。有得天花死掉的嗎？互相傳染死幾個而已，死者若有家屬就通知他們領回，沒有的就用薄板的棺材埋一埋，放到後山那邊埋很多人。剛光復大家營養不良，有時候今天死一個，明天又死一個，死一百多個。**對犯者有特別的印象嗎？**有的生病進來醫好再出去，在外面沒辦法就醫，進來關醫好剛好期滿出獄。喜歡住這裡空氣好，地板低低的出去很方便，木造的房子比較涼，冬天門窗關著就不會冷了。同事會來串門子。陳弘賢：醫師喜歡打乒乓球和犯人打，找他比厲害的。我們幾乎都是 4、5 年級生，以前出生率很高，我們剛好是 45 年次的，國中第二屆差不多有 10 幾個剛好都是同一個年級，小學、國中、高中都玩在一起，抓泥鰍、滑水、爬樹、摘芭樂、偷吃白甘蔗，到了國中他們幾乎都是讀陸軍，大部分都讀軍校，只有幾個沒有讀，我們那邊有一個 41 年次他是海軍的，那邊有一個 43 年次我們臺灣陸軍官校第一個送到薩爾瓦多，他叫葉永斌，他們回來穿著軍服我們回來看了都很羨慕，耳濡目染就去讀了。黎家四兄弟都是軍人，兩個飛行員，那邊有一個邵伯伯，哥哥是飛行員，另一個是官校的。包括我三哥也是，財經學校的，也是給他們影響到啊！**這裡有出現過籃球國手嗎？**他是 39 年次還是 41 年次的？徐台榮臺灣的主將，影星張富美我比較沒有印象，李能變的三個孫子都是醫生。嘉中下來那邊東門町王偉忠那一區都會打架，我們這邊有一個小老虎，有什麼委屈都會跟他講，他就會出面。以前有三掛，東門町、白川町、眷村的一掛，金門新村長榮公園對面，我們一掛，都會吵架。以前念林森國小幾乎都認識，他們走捷徑從這邊過來，我們看不順眼就踢他一下，他們回去跟哥哥講，哥哥來打我們，我們再跟哥哥講再踢回去。小孩子就是好玩，巴頭一直打來打去。金門新村不敢進來，進來要偷偷摸摸沒有人敢進來。以前是石頭路，有樹躲來躲去，跟我們是一國的比如說同班同學我們就是好朋友，不是一國的就會吵來吵去。我們國中第二屆的最多，我們有 6 個死掉 1 個最常在一起，每年大年初二都會聚在一起，40 幾歲講到 60 幾歲講今年在做什麼啊，到了現在很多都搬出去的散了，很多爸爸媽媽走了都不會回來了，現在有的都死一、二十年了大家跑光了。還有一個黎先生住中埔那裡，本來這禮拜要聚會有一個又有事情，如果我回來就會告訴他們，有一個群組叫做小時候玩伴，我們有時就三天兩夜礁溪泡溫泉，東部或是墾丁。**眷屬會一起去嗎？**沒有啦！我們都男生要做什麼事情比較方便，我們都不帶老婆的。今年去礁溪烏來或跑到墾丁吃海鮮再回來，以前至少一年兩次，上半年生日、下半年生日，現在有第三代事情就多了，要找的機會比較少了，不好約。有的第四代也出來了，回來就加班一下打麻將，我們的師父就是董媽媽，我們這邊都是外省族群比較多，他們都會打。我爸爸他們不會、也不喜歡，我們打覺得是在賭博。那時候差不多是高中的年紀，撞球是不良少年，打乒乓球和籃球是好孩子，以前我們記得國二下課都去地藏庵雲霄厝，小巷子有樓中樓打撞球，好幾間，以前教官老師都會去抓，我撞球打得很不錯，兩角。嘉中那邊也有很多撞球間，都跟教官抓迷藏，以前說不行就故意做，好孩子不敢打。國中也有打羽球，國小打棒球。

陳弘賢：日式房子的好處空氣流通，以前前面都種樹，後面種酪梨，好吃沾醬油很營養。以前種酪梨的很少，一棵就生很多，會送鄰居但有的不敢吃。前面種芒果，我們小孩都去偷摘。董媽媽以前在東市場賣豆腐很喜歡做臘肉，每年冬至會做香腸、臘肉去賣吊在門口，他兒子就會講說：「我媽媽明天要做臘肉、灌香腸，我們明天要準備一下，他們家圍牆矮矮的我們就去偷香腸、臘肉，拿去後山那邊，我們就鑽進去甘蔗園烤肉，每次他媽媽都說我灌的臘肉、香腸怎麼不見了？你們這些死小孩！隔天灌一灌我們再去偷，他兒子也是共犯很好玩！有種芭樂，犯人在照顧收成之後是福利金，那邊有一個姓葉的比我大，每個芭樂都咬一口就沒辦法賣，每天一下課就去摘一兩顆來吃，我們這一群都還好不會去吸毒。在這裡習慣成自然，大哥、死刑犯都有，犯人也分幫派，以前在外面是仇人進去遇到就會打架，小偷生活比較苦比較小尾，進去老大會欺負你。我大哥 4 1、二哥 4 2、三哥 4 4、我 4 5，一家若生四個這邊就有幾個人了！都跟同年齡的玩在一起，大哥在 1 7 號生，其餘都是在這邊生，我媽自己生，那三個醫生都是我媽媽接生的，你看多久了！嘉義最早最早是玉山婦產科，國泰世華那邊，我媽媽比較早逝。

這個就是他的百寶箱，這五十幾年的藥都有，你有沒有看過這種包裝的？點眼睛的。改天他不在的話就全部都丟掉了，有一些重要的天平我都收藏起來，怕被偷走。我爸身上最多三百塊，我們跟他講小偷來了要什麼都給他，我二哥買一個三十幾萬的勞力士給他，也是被拔走！王傳中老婆的弟弟林金生是以前的內政部長，林懷民就是他的兒子。陳醫師：王傳中很疼我，比他的親生兒子還好。陳弘賢：陳醫生四個月爸爸就死了，叔公養到十四歲王傳中就把他帶走了，是一個大善人，我阿嬤後來有

改嫁，再生三個姑姑、一個叔叔，姑姑也會來看她。

好像一年都有編修繕費，檜木沒有白蟻杉木才有。犯人挑大便扛到後山法院那邊，有糞池可當肥料。以前這邊是廚房，那邊是吃飯的房間，這是水缸以前都要儲水。

訪談：董筱蘭 (監獄統計主任 董申年女)

時間：2016.11.20

民國 47 年來到此地，剛來的時候這裡就是很原始，前面都是泥土地不是柏油路，中間有一排樹，前面這邊都是加蓋的，後面還有一個院子，洗手間是傳統的，固定時間要來挑糞。因為這個地方是舊監的宿舍，之前都會有受刑人就是罪刑比較輕的，都是他們在挑糞。有時候房子有什麼地方壞，他們都會幫忙修理，說起來我們那時候跟他們處的蠻好的，他們能夠出來都是罪刑比較輕的，都是差不多可以出獄了，以前後面都沒有房子，就是我們說的後山，那時候我們念林森國小，就翻過一個山就到了，然後前面那一條新生路也沒有，都是一些雜草，以前房子前面我記得應該是一排榕樹，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院子裡有一棵大榕樹，很大一棵。我們那時候都爬到樹上玩，有時候樹長歪了還可以躺在上面，有種大王椰子嗎？好像沒有，都是榕樹比較多。這個房子應該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不過也改變很多，因為人越來越多。前面不是有一棟典獄長宿舍，原本的院子非常大，我記得我們以前會到裡面玩，還有池子什麼都有，後來因為都不夠住，就一直把空地讓出來蓋房子，就蓋的都很奇怪了，連後面也都有人住了，籃球場後面和司法新村都是後來才蓋的，之前人家多家裡小孩又多，現在有的是人不在了，有的是小孩大了要把他們接走了。監獄前的水溝是什麼時候蓋起來的？我弟弟說大概是七零年初，之前有一個阿霞姐賣檳榔，後來就搬到土地公廟這邊來賣了，就靠一個檳榔攤把孩子都養大，現在已經有孫子了，所以一定很久了。有記憶以來每家每戶都有洗澡的地方嗎？我們那時候也許不是洗澡間是廚房，我們那時候燒煤炭熱水就放在盆子裡，應該不叫浴室就是廚房的一角，衛生間是都有，就是那種傳統式的，在房子裡面沒有另外蓋，後來是加蓋後用沖水馬桶就移到外面去了。我們已經加蓋到後面的圍牆，就是已經貼住了，只要是空地就加蓋，要不然不夠住，小孩子都那麼多每一家最少都五個。以前這邊的人會互相聚集或聊天嗎？會呀！就在門口宿舍就是這樣子啊，有時候這邊發生什麼事情前面也都曉得，原本典獄長宿舍是很傳統、很傳統的日式房子，非常的大非常的漂亮，就是日本電影裡面會出現的，長廊很大非常大。因為我們小時候都很熟，都會去玩。旁邊就是一大片樹還有池子，但是整個都讓出來蓋房子還蓋那麼多，後來員工也需要住就蓋房子。除了一些傳統的，像這樣小小的其他的都是加蓋的，後來監獄搬到鹿草去，典獄長也會調來調去所以宿舍就空著，旁邊有一條洗衣溝，那很久了，是我們小時候是非常久的事情。法院那邊的水池以前就有了嗎？現在是一小塊把它留著，我們以前都去那裡摸田螺、抓泥鰍那是真的。董姐對這個地方的感情或想法可以敘述一下嗎？我是覺得這個地方住得很習慣，這個房子很舒服，但是太舊了都很舊。後面的芒果樹我也也不太去整理了，任由它長任由它掉，後面的門我也很不喜歡開，後門打開蚊子就很多，只要一走過去腳就沾了很多蚊子，現在草長很長，我打算之後拔草整理一下，冬天才會把門打開，不然蚊子太多，太舊了這個房子。住起來還可以嗎？我是覺得很舒服，後來是因為這幾年太熱了，我們是去年才裝了冷氣，因為我媽年紀大了，年紀大的人對冷熱的感受比較敏感她會受不了，不得已我們才裝，如果是我我是不會裝，把前後的窗戶打開就很舒服，自然風吹的比較好。對未來的想法？之前說要以修待租我覺得是不太可能，因為太舊了修起來划不來，要人家這樣總是要有一個目的，他的目的在哪裡？他沒有一個目的啊！你叫他花那麼多錢對不對！這個地方你說它是古蹟我也覺得都已經壞得差不多了，應該談不上古蹟吧！我不曉得他認定是怎麼認定的？現在弄成這個樣子我也覺得蠻好的，起碼熱鬧一點，不然我們這裡人太少也不太好，尤其是到了晚上。這裡熱鬧一點沒有關係，反正我們還是做我們的事，想要參與就門打開去參與，不參與就在家裡就好了。房子太舊了就算不拆掉它自己也會坍塌，要保留真的不容易，也因為它已經壞得差不多了，裡面的格局都改得差不多了，我對圍牆沒有什麼印象，後來大家有車子我爸就弄了一個車庫，後面有一個院子，房子本身很小後來就慢慢加蓋，因為都不夠住。裡面是塌塌米、紙門，以前一陣子都要把塌塌米拿出來曬、打一打，因為塌塌米會長蟲，就改成地板，紙門孩子會用破，所以也改成三合板的木門，全部都變了。

訪談：余錦城 (監獄作業導師-在職)

時間：2018.4.14

我是嘉義監獄作業導師余錦城，我是 82 年到嘉義監獄任職，那時候是戒護科管理員，87 年才轉作業導師到現在，管理員就是戒護受刑人，作業導師就是作業的指導還有加工作業的招攬，還有一些自營作業的承辦，還有技能訓練的開辦，每一種技藝都可以不會限定，就是要看我們師資能不能找的

到為原則，縫紉或陶藝找一些社會上有專長的老師來任教。要開辦哪些技能課程，我們都會先擬定計劃，然後找老師定期每個禮拜來上課，上幾個小時。老師開材料單我們會請購，成品管控還有成品製造出來我們要怎麼處理列帳，他好像一個工廠從一開始找老師來訓練，材料請購、管理產品製做出來。管理還有使用，包括自營作業銷售的話也要我們自己去銷售，從頭管到末端像一般工廠，有工廠的、有推銷的，我們就是全包，我們人力和時間都有限，銷售只能盡力而為。從管理員到導師，我們當初是雇用，然後升等考試，公務員的程序。我們有作業導師的升等考試，就可以有資格去轉任作業導師，現在就不一樣，整個要國家考試司法特考，他有三等、四等，四等的話再依年資去升等。**當管理員和受刑人緊密度更高嗎？**都一樣，戒護管理員有分日勤、夜勤，夜勤就輪班制，我輪班就我來帶那些受刑人，我下班就沒事了。如果日勤的像一些工廠管理員，主管 150 個人每天帶，假日 6:00 受封就換夜勤的管理員去管理。早上 8:00 開封再從夜勤的管理員接手，包括作業導師角色就不一樣，一個作業導師負責幾個工廠、幾個自營科目，這是固定的。每天早上就是去忙這些事情，安排他們工作啊，聯絡廠商，如果自營的產品出來要怎麼去銷售啊，再包括每個月要作帳，導師要照顧得比較寬廣一點。監所的話作業科是營業單位他要去賺錢，我們的盈餘就是歸作業基金，以前這邊就有，現在鹿草那邊規模更大。現在時代不同了，他要開發的東西越來越多，你這個監所適合做什麼東西？你要開哪幾個自營科目？像嘉義監獄就是烘焙、木工、陶藝、縫紉、藝品，每個月都要有收入。像屏東監獄做醬油，幾個監所都用他的醬油，光做就做不完了。但監所的自營科日常常會重疊，像蛋捲的話十幾個監所有做餅乾啦、巧克力都是重疊。一般來說除了醬油，每個監所有在使用，並不是每個自營產品都有監所在使用。**當管理員有無印象深刻的事？**收容人每個程度都不一樣，有的吃飽閒閒就告你，他講究人權動不動就告你，現在接觸的狀況越來越多，以前當管理員比較有威嚴性，他會怕現在不怕了。講究人權不能打也不能罵，變成比較難管理壓力越來越大，所以管理人員年資到了就會調去行政單位，行政人員可以對調 6 年一到就外面找缺調出去了流動率高，因為這個不能管、那個也不能管，有時候管了還會被告，處境很像現在教師的角色，現在學生也很不好教。受刑人可以寫訴狀說你瀆職凌虐人犯，還不能不讓他寄，寄了就要出庭很麻煩，雖然最後沒有事情但很煩就是了，我上禮拜才出庭一次說我叫他作業會找名目，所以從事這個工作心態要調整好，你不能說怎麼會這樣，我依法辦事怎麼會被告，這一塊在監所常常遇到，我按照規定來啊，他們的心態就是動不動提人權。監所一發生事情記者報導出去一般大眾的觀感會比較不好，時代的進步不只我們這一塊，一般公務人員動不動就被告，老師也一樣處罰一下學生，罵也不行、打也不行。以前我們不敢告老師，現在若處罰家長先來鬧，校長一定想說息事寧人，他不會替老師出頭，會說不要這樣忍一下。變成老師也不敢管，校長不挺我，為什麼？也就過一天算一天，反正學生以後怎麼樣關我什麼事！變成不是不管是不能管，因為家長很寵小孩子，後果變成小孩子什麼都不怕，作奸犯科犯了法到裡面被關，其實教育跟司法這邊應該是相關一體的，尤其是現在教改改的亂七八糟，所以現在跟受刑人講話要特別小心。以前可以講現在不可以，你口氣重一點他就抓住這一點，現在收容人告主管、科長、典獄長，比比皆是遇到這種事同事會提供意見，沒被告不像做監所的，要習慣。民 87 年轉導師之前，都從大林騎摩托車到嘉監上班，88 年才申請到宿舍，當時申請宿舍區在職人員比較少，都是一些退休人員，那時候只有我、邱教誨師、林科員是在職的，和現在在外觀上沒有什麼改變，差別只是籃球場那邊原本有幾棟宿舍，後來火災燒掉了，不然都差不多。舊監前面那條大河溝那時候還沒加蓋，後來才加蓋好像 90 年才加蓋，幾年我忘了，那時候出入有一條橋。當初收容人不到 500 個，資源比較少職員好像不到 100 個，現在鹿草 2200 多，最多可容納到 2800 多，鹿草有宿舍因為這邊後期不再開放給職員申請，因為當初要移監什麼時候要撥出去不曉得，所以盡量說除了已經申請以外的不再開放申請，70 幾年前申請住到兩個夫妻都不在的時候就交回來，後期就是退休或調動就要交回來，司法新村的人也越來越少，因為那邊比較小比較屬於單身的小家庭的，如果是家庭式的在上面或舊的地檢署那邊，因為他們的宿舍很多。

什麼機緣參加舊監保存活動？因為邱老師的關係認識國信，開始參加這些活動也覺得這個地方應該保存，因為當初市政府說這邊要做原住民的會議廳，監獄和原住民也是沒什麼關聯不搭，其實已經保存那麼久還是有點無力感，上面不支持。經費後來都有一頓沒一頓，今天來一億多，做一做又空下來沒有經費，到現在第三期聽說是經費來了，但是還沒動，還是經費上的問題啦，沒有錢還是不能辦。你看舊監獄這邊還是維持空空曠曠的，工廠沒有展示品，因為執政者不重視這一塊。市政府要你趕快做好，他們整個來接收，法務部說那你趕快來接收，法務部說上面沒有撥經費下來他們也很為難，他們都不想做，沒有錢。市政府變成你把它做好我再來接收，地方政府沒有錢又不撥款，這是嘉監總務科承辦的業務，有想法沒有錢也是白搭。一、二期都是硬體設備，再來就是後面的炊場、儲藏室那邊，要像網走監獄，那邊還是有得等。它是以一般監所整個的動態受刑人在裡面怎麼做？整個機械、機器以前怎麼作業的？生活起居是怎麼樣的？完全按照以前的那種規畫，我有從網路上去了解，如果沒有把動態顯現出來只是硬體設備的話，還是太單薄。志工導覽人員每個人的主觀認定不一樣，他們會誤導一般民眾，這也是我們志工儲訓要做的事，還是要繼續努力。我在舊監的時間不長 82 年來，83 年就到鹿草了，這邊的話邱老師最了解，她待最久也有在女監。

可以談一談受刑人和宿舍區間的互動嗎？早期外役外農的受刑人早上就是綁著鐵鍊從監所走到

後面去，那邊有稻田、菜園，當初新生路還沒有打通，那邊就種菜、種稻、種甘蔗，一大早就有鐵鍊的聲音，當初耕田都用牛，所以有養牛後面還養豬，早期宿區的房子壞了可以請他們來修補，方便就是這樣。宿舍區就在旁邊如果哪裡壞了跟科長報告一下，收容人帶著就去隔壁修理了，或是除草。剛開始搬過去鹿草還是有每個禮拜固定來幾次幫居民割草、清掃環境，到後期就是宿舍的修繕的話整個要靠自己，監獄的話就不負責幫你修繕。這樣的路程也是有影響，舊監的話在隔壁只要帶過去，就會考慮戒護安全的問題，跑了怎麼辦？路途的遠近還是有關係，居民有反應過但戒護安全的考量就沒有辦法，典獄長也是有決定權。

社區營造我比較忙沒空，如果我那天剛好是在宿舍區多少有參與，像其他地方的我就沒有。那時候有訪問居民一些老人還在，現在已經走的差不多了，這 10 年內已經去了不少人，有的兩夫妻剩下女的或男的，下一輩就帶她一起住了，現在比較老的就剩董、莫、林、嵇、莊媽媽這幾個，每天會遇到。文化局的復甦計劃其實進駐單位有時候還是要考量一下，因為這邊還是有住人，有時候學生辦活動大小聲，要跟老師講一下，晚上、中午時間聲音盡量放小一點，因為有時候中午時間老人家還在休息，晚上時間也不要太晚，聲音盡量放低一點。進駐單位進來變成宿舍區環境變得比較乾淨一點，如果沒有人住的話變成蛇、蟲都會進駐，房子整理好比較不會有這些。但是我很奇怪說莊媽媽、王媽媽我們左邊這一棟怎麼沒有整理？那邊整理起來應該會滿不錯的喔，那個當初是一個秘書住的。因為老師以整棟都沒人住擾鄰程度低的為第一考量，可能現在活動不會很多，以後如果活動多的話，因為年輕人比較沒有辦法接受想說我想這樣就這樣，辦活動一定會有聲音，但要調整一下，因為來的都是學生。圍牆邊有沒有犯人其實沒有什麼差別，說坦白的現在的收容人給外界的印象比較不好，一般的話比如說監獄要到哪裡蓋大家都反對，這些做奸犯科的會不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會不會對我們有影響會妨礙到？都是會有這種疑慮，鹿草那邊當初都是甘蔗園，抗議的聲音不會很大，像北部現在要建新監大家都反對，一定反對的啊！

訪談：于立芹 (地檢署書記官 張鑫安妻)

時間：2018.2.2

我叫于立芹我是江蘇人，3 歲的時候從大陸過來，小學在台北讀到四年級，五年級轉到基隆初中的時候讀基隆女中，後來高中的時候因為爸爸去世了，爸爸是教書的當然那時候教書生活都很苦啦，就留了我們四個姊妹，那時還在讀書。哥哥在台北，爸爸教書死了以後也沒有領到什麼補助金，什麼都沒有，生活也很苦啦！後來身體又不好，我 18 歲就結婚了，是人家介紹的，結婚兩個禮拜就搬來嘉義了，我一直在嘉義，住五六十年了，算是嘉義人了。我先生是在地檢署，以前是執行組科，我們剛搬來住在法院的後面的宿舍，我老大就是在那邊生的，老二在這邊生，我們 54 年搬來這裡。我剛結婚那時候法院是矮房子，舊了拆除掉材料就拿來蓋這個宿舍，我頭先也有住在法院宿舍，那是單身宿舍暫時給我們住，後來這邊有房子就搬來這邊。這房子是 51 年蓋好的，以前這邊都是書記官住的宿舍，這間是一個李主任調到別的地方，後來我們就搬來這間，我就一直住在這裡。對面有一個謝太太，現在九十幾歲，她是第一批住在這裡，我算是第二批，我們這裡每一間調動都至少有四五次了，搬走又搬進來有四五個輪流了。我先生都一直在這裡沒有調動，因為以前在法院做事情，好像娶當地的小姐他就會把你調走，他怕你有人事關說這些事情。我結婚才 18 歲就調來這邊，不認識半個人，天天哭、天天哭，我媽住在基隆後來搬到台北，那時候 18 歲像小孩子一樣的，其實以前我們這些鄰居都很好，我們過年每一家都輪流請吃春酒，今天你明天換我後天換他，以前有發配給的米、麵粉，我是外省人，江蘇人就都會做麵食就分給鄰居小朋友吃，我家老大的時候我們現在都還笑他小氣鬼就說：「媽媽妳做什麼東西怎麼都分給人家吃，我們都沒得吃！」我們過年的時候都會談起來，包粽子的時候他說：「媽媽媽媽妳不要包粽子，我說為什麼？他說這樣我們會吃到很多種口味，因為人家會拿來給我們。」我會做水餃、饅頭、包子我都會弄，現在老了就不想弄了，以前公家發麵粉吃不完我就做包子做饅頭分給鄰居小孩吃，我們江蘇人滿會吃麵食的。記得剛來宿舍區的感覺嗎？剛進來覺得好像到一個大家庭一樣，覺得很好，像現在大家因為輪調的比較快，新來的可能比較年輕，跟我們比較…。我們這邊滿好的，小孩都很有成就，他們都講我們這邊風水很好，每一家小孩都很不錯。54 年來的時候這裡每一間都有人住，第一間是一個老的檢察官住的，後來調走又有一個新的進來，我們以前和鄰居的互動都非常好，先生上班太太在家裡沒事，大家就在外面聊天，有時候出去玩。那時候薪水很低，我先生一個月才拿五百多塊，那時候生活真的很苦，我們都要非常的節儉。媽媽們有做什麼貼補家用嗎？我倒是沒有，這裡沒有什麼副業好做，我們小時候在基隆家裡還有做什麼塑膠花，在嘉義好像都沒有耶沒有看過。平常太太就拿個椅子在外面聊天，中秋節烤肉就一起，都很熱鬧像一個大家庭一樣。雖然小孩都會打架，大人有時候會為了小孩吵一下，吵一下過去就好了，也不會怎麼樣。監獄、看守所因為大家鄰居久了也都會走動，以前我們門口這邊也有種芒果樹，這是我小兒子讀國小的時候，芒果樹後來鋸掉了怕太大影響到房子，差不多六十幾年我們這裡沒什麼變，我這邊向南的，我們這邊很

好，每個來我們家的都說你們這邊很好好舒服喔！像我兒子他們回來，孫子都快 180 公分都很高，我說像爆米花一樣滿屋子都是人，尤其是過年衣服一大堆，回來就覺得好擠好擠，但是我們覺得很溫暖，叫他去住旅社都說不要，他說回來就是要陪媽媽的啊，難得一次回來陪媽媽，我們都打地鋪在房間睡覺。他們都很喜歡這個家，大兒子也希望我到台北住，我覺得住在那邊不習慣，我在這裡住習慣了，我大雅路也有房子都不喜歡去住租給人家，可能我年輕就在這邊住習慣了，台北的生活就覺得非常緊湊，而且兒子媳婦都上班，我一個人在家裡幹什麼，這裡我可以出去走一走幹嘛的，到公園去走一走。以前我四點鐘就起來到公園運動，我去運動還被毒蛇咬到在新生海產店過去一點點，被咬到差點死掉，大概是 102 年就幾年前。我 100 年的時會跟婦聯會去中部東埔玩，結果從山上掉下來，那個山是陡的，好像因為大地震有走山，他們說一個人不能夠走，好像是比較陰，那個山坡非常的陡，他們要到彩虹瀑布才算到這邊來遊覽過，我們一車 40 幾個人只有 10 幾個比較會走路的，爬到上面去。那邊上面有個土地公廟旁邊賣愛玉冰、山粉圓，那一天剛好沒有愛玉冰只有山粉圓我不愛吃，我講我要先下去了，結果我一個人先下來下來，走到一半的時候那山太陡了，可能腳一軟還是怎麼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就聽到風一聲的吹我就掉下來，我一直講我完了我完了。結果我就跌到山邊，結果另外一團好像是日本團來旅遊，覺得奇怪路上怎麼有人在殺雞都是血，結果一看看看到一個人，他們趕快打電話叫救護車，救護車來的時候我們那一隊說咦？這不是于姐嗎？我都不知道，那時已經昏掉了，就送到秀傳醫院。救護車開的很快，開到那邊的時候我們主委已經嚇的簽名都不會簽了，另外一個住在王哥他們家那個黃媽媽的媳婦，黃媽媽以前住他們那一間他現在搬走了，搬到圓福寺那邊去，他就一直說張媽媽妳不能睡著，張媽媽妳不能睡著，我說我的魂都是被她叫回來的，在加護病房待了好幾天，頭也破掉、手也斷掉了，好嚴重。那時候他們就打電話給我兒子，台北台南都趕到那邊去了，後來頭要開刀、手也要開刀，我就跟我兒子講你頭不要給我開刀喔，結果後來頭沒有開刀手也慢慢好了，他們跟我講說他們都到廟裡去拜拜，祈求我平安能夠度過這一劫，還好沒有怎麼樣。我還去台北看花博看了四五次呢，他們笑死了說人家好好的也沒看那麼多次，你手綁繃帶還看了四五次，後來好了一年多以後我就被毒蛇咬到，那一次也差不多快死掉了，結果我跑到新生海產店對面那一間，是我們朋友親戚的小孩我叫董宜中董宜中快點救我，我被毒蛇咬到了，我說我快死了，他還在睡覺年輕小孩還在睡覺，他說幹什麼？我說我被毒蛇咬到了，他穿短褲趕緊到樓上換長褲打電話叫救護車來，我就哀哀叫他說張媽媽妳不要叫啦，妳越叫那個血越往上衝，結果送到嘉基去嘉基沒有血清，還好我說大概命中有貴人幫助我，董媽媽現在也是我的親戚，董媽媽的孫子娶我妹妹的女兒，以前我們都平輩，現在我要叫她董媽媽，她長我一輩了，所以董宜中和筱蘭現在叫我立芹姐，因為我們有親戚關係了，嘉基還好有一支血清打上了，他們就一直聯絡電話，聯絡花蓮、聯絡台中、連絡台北，結果說台中榮總有血清，他問我要到哪裡？我說到台中榮總，就趕快救護車又送到台中榮總，我從這個地方幾分鐘寫一個，幾分鐘寫一個，那打血清一支要一萬塊呢，結果一直打血清腫到這裡，還好止住了，跳到心臟就要死掉了，還好只到這裡腿都瘀青黑掉了，腫了好大。那時候我是婦聯清溪會的主委，總主委就去台中看我，後來我止住了就趕快跟他講，那時候市長是黃敏惠，她每天都打電話來慰問我，後來總主委告訴我他昨晚吃不下睡不著因為于姐不死那條腿也要廢掉了，後來我腿也好了三個多月後，照常去公園運動。黃敏惠跟我也滿好的，我們選舉的時候都是在幫她，每一次到選舉的時候我都很忙，有時候好像幫助這邊就得罪另外一邊，有時也很困擾。現在民進黨執政就把我們抄家滅族，婦聯清溪會變成協會了，我們一共 32 個支分會，我是嘉義中區支分會的主任委員，我們嘉義有分 4 區東區、南區、西區跟中區。是什麼因緣加入婦聯會？我是我先生過世後孩子也大了，就到黨部當志工，可能我做事比較一板一眼比較認真一點，我做事情也不是為了什麼利益才去做，像我替黨部做事情我從來沒有拿過一毛錢只有付出。黨部有時候請我們打電話催繳黨費什麼的，他會給我們一點點那個，我說我不要這個，他們說那這個錢怎麼辦？我說隨便你們，那捐給黨部好了，我都是捐出去我不要這個。去打發時間我一個人在家也沒事情做，能夠為社會做一點事情我就盡量，我們都到第二分局對面去做志工，我五年前因為脖子生骨刺我到榮總檢查，結果我到那邊醫生就不准我走了，本來我姐妹都住在台北嘛，我姐姐飯都煮好了等著我到台北去吃，醫生說你不能走妳要趕快住院，我說我從嘉義剛剛來到我姐家吃個飯可以吧，他說妳是身體重要還是吃飯重要？他說妳這個萬一刮到最後都腫起來瘀血了沒有用，後來檢查了才知道是生骨刺，住院住了五天，就一直檢查好像說我心臟不太好，暫時不能動手術要養一養。結果他說妳還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我說我左邊乳房好像有硬塊，我是滿早就覺得有，但是一直沒有去面對它，後來醫生馬上開單子叫我去做切片檢查，要一個禮拜才能知道是良性還是惡性的結果，我脖子開刀完第五天他就來告訴我是惡性的乳癌，結果脖子開刀完二十幾天又開乳癌，我脖子也開刀七八個小時也很嚴重，麻醉醫生也覺得很奇怪，妳才剛動了大手術怎麼二十幾天又來動一個這麼大的手術？因為切片檢查完兩個禮拜最慢三個禮拜怕會擴散，切片以後就會擴散馬上要開刀，所以現在我都沒有騎摩托車，以前我都騎摩托車。我這手後來做化療腫這麼大，你知道嗎？大概做 6 次化療，結果做了 4 次醫生不敢做了，所以我這隻手沒有力氣，淋巴都拿掉了，所以沒有力氣不能騎車。我以前做很多志工，像環保局、警察局、衛生局，那時候傅媽媽找我們去做，生病以後很多都辭掉了，主委我就辭不掉，原本做兩屆就必須要卸任了，因為要選舉找不到適合的人，結果我做了第三屆，後來選舉失敗她就

我們婦聯青溪會抄家滅族了，我們婦聯青溪會所有財產三百多億全部把我們抄掉，我們做主委很可憐，青溪會沒有收會費，不夠都是我們主委要付出，所以沒有人願意接，接主委都要花錢吃力不討好，我得這乳癌以後，我妹妹就一直跟我講：「姐，妳這有沒有薪水啊？我說沒有啊，我不付出已經夠好了，還有什麼薪水！我妹罵我既然沒有薪水，妳做的那麼辛苦要幹什麼！身體又有病，妳還忙著那個事情，我說沒辦法我辭不掉啊，我妹說你是沒官做拿錢來買官做是不是，我們姐妹原本感情很好，她講一次兩次我就很生氣了，有一次我就變臉了，我哪願意做我是辭不掉，後來選舉失敗之後婦聯會就瓦解掉了，所有經費都沒有了，這個婦聯青溪會是蔣宋美齡創辦的，華興育幼院也是。憑良心講蔣宋美齡對我們臺灣也是很多貢獻，我們國民黨的財產你憑什麼給人家抄家滅族，黨部現在很可憐大家做都沒有薪水，家庭怎麼辦？所以大家都做的沒有興趣了，真的沒有心力了，現在婦聯青溪會變成協會，變理事長，我現在在裡面做理監事，結果那天去開會我們一個顧問就說你們放心好了，我們就算到火車站要飯，也要拿錢來給你們回家過年。我這個人可能感情比較那個一點，我聽他們這樣講我都哭出來了，好可憐。像那時候黨部發不出薪水來，我都是找一些姐妹贊助，一個人贊助幾千塊錢，當然叫我們贊助多我們可能也是沒那麼多錢。憑良心講我兒子、媳婦都非常的孝順，我兒子只要打電話回來聽到我講話聲音不太對，他說：「媽媽妳在哪裡？我說我在外面啊，他說妳到底在哪裡？我說在醫院啦，他說你在醫院幹什麼？哪裡不舒服？我說只是小感冒而已，我兒子真的非常的體貼。我兩個兒子，大兒子在台北，小兒子在崑山，我們家兩個小孩住上下舖就可以，以前我們家隔壁那個潭書記官他家四個孩子，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也是住上下舖，也是非常的擠，也是要過日子啊！現在的人生活好了，住這個房子就覺得非常的擁擠，我們這邊沒有空間，後面還有房子沒辦法加蓋，後面房子拆掉了，後面是司法二村蓋好之後才蓋的，是法院裡面法警的房子，我們這邊都是書記官的房子。但現在沒有了，現在對面是法警，隔壁是工友，像王百聖的爸爸，現在年紀大了他們在外面有買房子。其實我們這邊大部分外面都有買房子但是住這邊，因為大家感情比較深厚，出去比較方便。像我去台北大部分都住我姐姐家裡面，姐姐也是一個人，他跟他兒子住在一起，兒子去上班。我兒子家沒裝第四台電視又不好看，小孩要讀書他們在家裡都不看電視的，所以在那邊都比較不習慣，我都跑到我姐姐家去，在那邊跟姐姐比較有話聊，跟兒子媳婦比較沒有什麼話好聊，幾句重要 2 的話講一講就沒事情。像對面謝太太已經住在這邊五十幾年了，她那邊也有買房子啊，好像跟王百聖他們不遠的樣子，她也不願意去住，房子空在那邊都樓房呢，都空在那邊她還是住在這裡。我們這裡算起來風水不錯。**你對監獄的印象？**監獄以前犯人會常偷跑掉，那個監獄有個什麼叫碉堡嗎？以前犯人都會從那邊爬牆偷跑，後來就用鐵絲網圍起來了，早期沒有鐵絲網，像稽媽媽的先生以前在監獄裡面做科員，有些事情也會講給我們聽，比如說犯人怎麼樣啊。**犯人經過你會看到嗎？**有啊犯人都在掃這個馬路啊，以前都是犯人在掃，不可能掃這裡，因為是不同的系統，我們只有看他們經過跟犯人沒有接觸。以前我們這邊是一個河溝有柳樹，後來就拆掉了整個蓋起來，這是舊監獄門口那個地方，這是我妹妹四妹跟我，這個大概也有 40 年了，河溝沒有照起來這只是河溝旁邊有一棵樹，這是我三妹跟我，我三妹來我們家玩，我們就在那個樹上照的相片。以前河溝旁邊也有很多樹，柳樹是在河溝旁那個下面的地方，上面就有些大棵的樹，河溝滿深的我的孩子會在旁邊玩、騎腳踏車什麼的，也會跟宿舍區的孩子玩，不過我們家小孩也沒有很多時間，要學畫圖、上課什麼的，小時候還沒有念書的時候會一起玩，到念書的時候就比較沒有機會。我那個老二跟王百聖的弟弟是嘉中的同學，王百聖他們家已經算好幾批了，他們是 67 年才搬來，已經換了好幾個人了。**小張奶奶真的是看盡了這一區的變化！**對啊！他差我們差 10 幾年啊！**百聖大哥說剛搬來的時候覺得這個房子好舊喔**，對呀，尤其它的材料又是舊的建材弄的，那時候法院也比較窮比較沒有錢，只有舊的房子拆掉拿來這邊蓋，當然 10 幾年後又更舊了。**這裡有白蟻的狀況嗎？**有喔！非常的嚴重，我這房子裝潢過好幾次了，都我們自己花錢裝潢的，有時候到了夏天好像要做大水怎麼樣，白蟻就滿屋子都是，妳知道嗎？好恐怖喔！我都拿吸塵器在吸耶，我們看白蟻那麼多就知道要下大雨了，這是住在這裡困擾的地方，不然我們這邊出去都很方便。**小張奶奶的房子保養的好好**，這個大概也 10 幾年沒有裝潢過了，以前我會換壁紙後來他就一直講要收回要收回啊，所以我們就不敢。**這裡也有說要收回？**有啊！我們都有跟他簽契約書呢，95 年以前搬走那時候講說要給 150 萬，到民進黨執政他給我們 12 萬而已，95 年以前搬走給不知道是 12 還是 15 萬？到 95 年以後他就不給錢了，我們有跟他們簽契約書但他隨時叫妳搬走妳就要搬走！**但是地檢署不是都還在旁邊嗎他們也需要宿舍啊？**但是我們這個地不是屬於地檢署，這個地好像是監獄的他隨時要的話就要還，公家要這個地的話地就要還給他我們就要搬出去。但是如果還沒有要還的話，我先生死後我可以住，住到我死兒女不能住這個房子，沒有權力住這個房子。我們這個房子不能租、不能借給人家住，當初住的規則就是要本人兩個夫妻在這裡，當事人上班可以住在這裡，當事人死了以後妻子可以住在這裡，妻子死了以後孩子就不能住，配給制度就是這樣，它並不是擁有的財產，像我如果死了 3 個月內就要清空歸還，95 年是簽如果 95 年以後搬他不給妳錢就對了，我們 12 萬搬出去能幹什麼？買房子買一根柱子都不夠！租房子幾年就沒有了，那我們在這裡住多久算多久嘛，**會不會是以前這塊地可能做他用，現在變成古蹟和古蹟保護區所以想說這裡可能會有一些變化？**可能那時候他們也沒想到這邊會變成古蹟吧，他主要就是民進黨想把我們的房子拿走財產拿走就對了，像我們現在在外面不可以隨便裝潢什麼的，不

可以隨便動它，現在都有來照相存證什麼的，像我們這個房子固定每3個月，法院會有人來看我們到底有沒有住在這裡面還照相，你如果沒有住在裡面就不行，那邊的監獄也會來查，時間多久我就知道了，我聽稽媽媽講好像是半年的樣子。**小張媽媽對老屋修繕再生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非常好啊，不然覺得這邊越來越落寞了，我們現在這裡面老的老、死的死，調來新的跟我們就比較沒有什麼聯絡，只是打個招呼而已，還是我們老一輩的比較有感情，像董媽媽我們常常去看看她，稽媽媽我們也都有來往，董媽媽前陣子又跌倒年紀大了90歲了，她最近腰有灌骨漿現在比較好了，有一陣子還不能走路呢！都要宜中抱著她。**小張奶奶的個性跟寶姐很相近都大辣辣的**，像寶蘭跟我妹過年，今年到她家明年到她家過年都是這樣輪流，她們非常的好，以前雖然過得比較苦但還是覺得以前過得比較好，比較快樂耶。現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年紀比較大了，越過越覺得沒有安全感，什麼事情還可以大家一起講，現在要講也沒有什麼對象可以講，沒有對象。像董媽媽耳朵現在也聽不見，跟她講話累死人了，講了她也搞不太清楚，她現在有點癡呆有一點點。那時候我們是公務人員，他們家在做生意，以前董伯伯也是在監獄裡面做事後來退休了，董媽媽就在那邊用豆腐店(應該更早)，董媽媽以前也很辛苦做生意，當然比我們公務人員有錢，那時候我們都笑他，董宜中說我們家什麼都沒有就是有錢。

這就是我們以前的鄰居，第一個是我，這是我們一起出去玩的照片，這個是復國幼稚園，我沒有印象宿舍區有幼稚園，這是我兒子博士班畢業的相片，這是我們全家福，我大媳婦在照相沒有入鏡，他成大畢業的在崑山教書念太陽能的，現在找不到學生，學生不容易招呢！他現在可能要跟電機系合併，合併的話比較容易招學生，光太陽能的不太好招，那天他說招生的壓力也是滿重的，不過他做主任他不用，多幾萬塊想辭辭不掉，禮拜六也要上班，有時候晚上也要去夜間部。

我家兒子放學回來就跑去餵雞，那個孫媽媽說：「哎啊！妳是燒什麼香啊？妳們家兒子這麼好，她那個女兒比人高比人大，什麼事也不做，妳們家兒子這麼小，回來會去餵雞。以前家裡面都養一些雞，家家戶戶都有，我們兒子不會跑出去玩，他很少不然就是去學畫圖、學長笛，他很少跑出去跟人家玩，所以和玩伴只有兩三年的時間在一起，後來就搬走了，所以沒有什麼玩伴。像他們都一直在一起的就比較有玩伴，宜中比較有玩伴我們這邊他們比較沒有什麼玩伴。**寶蘭說董媽媽牌技不好**，其實我跟妳講打牌要靠運氣，七分手氣三分是牌技，像我打牌贏的機會比較多，所以我兒子說我媽70幾歲還沒癡呆，頭腦都是打牌訓練的沒有失智很厲害！以前我們都和董媽媽一起打牌，她現在也不能打了，現在打牌的人也沒了死光了沒什麼牌友，稽媽媽年紀大了打牌也叫累啊，現在比較少打，以前稽伯伯在的時候我們都在稽媽媽家打，我們天天在他們家打，還有邵伯伯在邵伯伯家打，邵伯伯夫妻倆也死掉了，邵伯伯他們那一間現在也拆掉了在修理，那一排都死光了。芒果樹那間是監獄的陰秘書也死掉了，夫妻倆也死掉了，現在老一輩都死光了很可憐，我說越來越沒伴了。現在想找一個人聊天都找不到人耶，謝奶奶耳朵聽不見跟她講話也是滿累的，所以也很少跟她聊天，偶爾出去講講話，講話要好大聲。像郭文居選舉也都是我在幫他，那個以前我是在傅大偉那邊，結果郭文居找我去幫他幾天忙，結果一去他就不放我走了，結果傅媽那邊追我追的要死。後來我生病了我兒子叫我種些菜，可以做運動，我還照給我的小孩子看，看它長出來很高興。

怎麼做什錦菜？要用10樣青菜，有筍干、金針、木耳、芹菜、冬筍、黃豆芽、蔥、荸薺，一共十樣就對啦，做出來冷的時候就可以吃不用炒，過年的時候拿出來吃就可以了，我們每一年去年我沒有做，我們家兩個兒子說要PK，說要學媽媽做的菜，結果大的做一做說忘記帶回來了，我說你捨不得帶回來留著自己吃，結果老二拿回來吃一吃結果說沒有媽媽的味道。

訪談：謝吳粧 (地檢署書記官 謝鏡坤妻)

時間：2018.2.27

我17年次，南投鄉下鄉親寮出生。**怎麼和阿公認識的？**以前念書時就有點認識，大家畢業後我回學校醫務室上班，他再去讀高等科，他們那一屆才有高等科，我們那一屆沒有，因為我長他一歲，我比較早畢業。高等科只要念兩年，不算初中畢業，畢業那一年下學期全省考試，考上高雄岡山六一航空機校，那時候就戰爭了，炸彈都投要地，大家紛紛走避顧生命，跑回自己的家沒有同學錄，也沒算高中畢業都散了。那時都是錄取高材生，後來鄉公所有考試要兩名，他第二名錄取，服務13年期間他都自己買書來讀，因為高等科兩年而已不算初中畢業，要高等考試通過才能考書記官他有過，算高中畢業了，畢業後他也是自己讀書考上書記官，考上後派到高雄六個月，大家想留他在高雄他說我不只想當書記官而已，我要再考推薦，我要再念書調去比較小的法院才能再讀書才調來嘉義，也和南投比較近，他很會讀書老師很疼，光復後日本的老師回來很多次，有好多個都帶他們四處玩，當時因為戰爭沒有同學錄，後來有人開始一一找同學找了一大群，我們也是在嘉義被找到，每一年都開同學會，同學每個都很好，太太也可以參加，我也參加很多次，以前是兩天一夜，一天開會隔天坐遊覽車四處玩，以前都十幾桌前年剩三桌，有人腳不能走、有人坐輪椅來、有人往生了，我先生往生後他們也有通知太太要不要繼續參加，我們很多人也都說要再參加，我女兒會陪我去，現在可能沒有了今年不知

道，去年就沒有通知了，可能是要結束了，大家都老了。會長姓劉是宜蘭人，往生後換一個將軍做，會長打電話去恩恩啊啊聽不太清楚，可能因為這個原因要結束，現在沒有再通知了，大家都老了都好多歲了。我先生在法院 30 年，在鄉公所 13 年，一共當公務人員 43 年，他想要做到 65 歲才退休，沒辦法還剩兩年他就往生了，64 歲就往生了。這是我先生、那是我女兒，我只有生一個女兒，我是歹命人我先生很早就丟下我了，我女兒很孝順每晚都打電話。**您和先生是怎麼結婚的？**畢業後各人走一路，那時大戰爭他就回來了，我們自己的田讓人家種蘿蔔，他去種一攏我也去種一攏，這也是緣分。他看到我，我去拔草他去澆肥，看到我都沒有講話，以前的人不像現在的人，他看到我他沒跟我講話，我也沒跟他講話。過了一個禮拜就叫媒人跟我媽媽說媒，那時我爸爸往生了，剩我媽媽、我、還有弟弟和妹妹都住在一起，媽媽只煩惱我，那時我姐姐 12 月結婚，我爸爸 10 月就往生了，那時百日內讓我姐夫娶走，家裡就剩我比較大，所以我 23 歲才嫁，以前的人沒有那麼大才嫁，都 17 歲、18 歲最晚 20 歲就嫁，我為了那個家要幫我媽媽的忙所以晚婚，人家來說媒我媽媽說好，因為她一直擔心我沒有對象，她說好只有兩兄弟，也開始在做生意了，他也在鄉公所做了，這樣不錯。我說隨便啦，媽媽做主就好了，就這樣嫁他了。後來自學考上書記官才出來，不然都(和公婆)住一起。**阿嬤您有和先生到高雄住六個月嗎？**他住 3 個月的時候他很珍惜孩子和老婆，捨不得我在家裡就一直叫他以前的同學幫忙找房子、租房子，要我一定要出來，那時我女兒才 11 個月，我也把她背出來，我後來在高雄住了 3 個月，我大約 51 年來這裡，這個房子大概也是 51 年就在蓋了，那時候沒有宿舍，我們租在崇文的巷子裡，那時孩子要讀書所以租在崇文那裡，那時他都騎腳踏車上班沒有摩托車，以前我在家裡的時候也做很多，家裡有田、有山還開雜貨店我也很忙，那時我先生的月俸領出來都要交給父母，我們出來只有單靠月俸生活，沒有存款。出來就不用交給公婆了，我先生是長子，一個姐姐、一個弟弟，52 年搬來這裡，那時有 10 間，首席會分配哪個書記官住哪一間，那時我先生說：「我們的宿舍快蓋好了，我騎腳踏車帶妳去看。」我一來就踏進來這一間，後來剛好分配到這一間，我和這間房子有緣，我有照顧這間房子。我住那麼久公家才來整理一次而已，再來法院就說沒有經費就沒再來整理了，像張太太都自己花錢叫人家來貼壁紙，我想我已經很老了，我不要了。**這裡有白蟻嗎？**下雨的時候路燈下好多，窗戶要趕快關起來，不然會飛進來。**剛來住這裡會習慣嗎？**習慣，那時我不會騎車沒去過東市場，那時有人推來這裡賣菜，太太們就會出來買，我先生往生後我就去念佛，到台中霧峰萬佛寺受五戒。

買那間房子用女兒的名字要給她的，想說讓她嫁嘉義可以互相照顧，可是開出來的條件對方有做到，不答應也不行。我女婿的爸媽生 10 個孩子，3 個男生是男生中最小的、7 個女生，家裡生活不是很好，我女兒看他以後會有出息，沒辦法他考試真的考上了，新聞有出來，我都把它放著，考上高等考試才嫁給他，她的緣分。以前嫁給他也很辛苦，月俸生活租房子、舖在地上睡覺，我說我們那麼疼惜的女兒嫁給他睡地上很捨不得，現在不錯了買一樓的公寓，兩台車不夠放現在搬到龍揚山莊四樓透天。那時別人是用一千多萬買來投資的，我女婿用六百萬標到，可以放兩台車。我女兒在左營高中教書，開車也要四五十分鐘，我女兒現在很好了，我女婿也在市政府當過處長，他也是吃素常需應酬受不了，現在改換成參議很好，不用打卡、不用應酬，他父母也是吃長齋，那時婚宴也都是素桌。

今年沒去女兒家過年，女婿的祖先(老家)在屏東，今年宗祠過年大家都要回去拜，我說那我今年不要去，因為以前還要拜祖先，我想我的年紀這麼大了，都要我女兒準備拜拜的東西拿回來讓我拜，我想說把公婆請到苗栗老家的宗祠，後來我擲筊請示擲一次就聖筊。我女婿回來處理請到宗祠裡，現在不用拜公媽，過年就寄錢回去，我就到女兒家過年了，今年在乾兒子家過年，也有包紅包給他們，以前很熱鬧孩子都還小，很多孩子很熱鬧。後來有人搬走很多人調動，我先生要讀書不要調動，所以一直住在這裡。他剛來的時候是辦執行的，沒多久就考上薦任，當時書記官是委任，他考上薦任就可以當科長，他頭一次是派紀錄科長，紀錄科長當十年，做好多年他們說你要調一下，派下來當執刑科長也是當十年，張太太的先生就是和我先生同一科的，他是委任的。最後再調文書科，他就是做文書科長退休的，在那裏得到病，也做十年了。我先生在舊法院工作，沒待過新法院。**會看到犯人嗎？**會牽犯人出來做工作四處掃地，上面有甘蔗園，看到犯人不會怕，犯人都會和我女兒打招呼，以前那邊有一個很大的球場，有一次大地震東市場火災，都跑去球場，現在監獄蓋了房子。以前前面有一條很大條的水溝，一條小的板橋通過，已經填補起來很久了變成維新路，以前如果要到車站，坐車都叫三輪車人在拖的，我們都坐那個。現在路很大條，民權路上也有很多自助餐，以前也沒有賣現成的衣服都賣布而已，像我女兒那時候衣服我也都自己做，我喜歡種花、種菜，打麻將我不會，外省人會我們台灣人比較不會。以前張媽媽就到外面打不敢在這裡打，有一次她的孩子還小的時候從上舖掉下來流鼻血，鄰居去看他找不到張媽媽，從年輕的時候就到外面打麻將這是她的興趣。**房子能住到什麼時候？**住到我往生，有個蔡太太往生快一年了，往生三個月內她的孩子就要搬出去了，搬出去後現在整理、整理有人要再搬進來住。那邊的有的都倒了，從日本時代到現在那都是課長住的，我後面有一個孫課長，那邊有一個姓丁，也有姓羅，房子整修要自己出錢，比較少和宿舍區那邊的住戶接觸，我大多在這一邊。現在的老班只剩張太太和我和王仔，他太太和我也很好，但是往生了，蔡太太也很好多一個伴，怎麼死了？監獄那邊有一個陳醫師，他太太和我也很好，往生很久了，陳醫生很少出來，如果出來他兒子會用輪椅推他出來，老了就是要靠孩子，陳醫師的孩子輪流，晚上都要回來照顧他，有一個

阿春買便當給他吃，有聽說晚上要煮給他，吃每天吃便當也難過，沒有熱湯。我女兒怕我碰冷水，都幫我訂中餐便當，和貧民一起訂他們不用錢我要錢，一個 50 元現在 55 元加 5 元，我都分兩次午、晚吃，老了吃不多，自己再煮個湯。我是還能煮但我女兒要幫我訂，羊奶也是她訂的，說吃那個比較營養。

我爸爸如果還在的話會很好命，我爸爸分一個 13 歲的女孩來幫我媽媽帶小孩、煮飯、洗衣服，我們每一房都分，四嬸婆分 4 個，分來做事長大後就嫁人，嫁了又分，小嬸婆也分一個，以前是大地主，田都讓人家做，有佃農收租而已，我爸爸命好，他會騎馬，那匹馬不知道從哪裡牽來的我也不知道。

訪談：董寶蘭 (監獄統計主任 董申年女)

時間：2017.8.20~21

我叫董寶蘭，寶貝的寶、蘭花的蘭，我嫁到台北已經有 40 幾年了，如果要講以前的生活的話，那是一種回憶。爸爸是先在宜蘭的監獄再調到嘉義，那時候是爸爸和筱蘭先來，因為媽媽不喜歡搬來搬去，而且對嘉義很陌生，重點是宜蘭也還在做生意，她在市場賣豬血，我媽媽什麼生意都做。做生意不可能妳想離開就離開，那時候我也還在念小學，總是要有一個階段性，所以我們是之後才一起搬到嘉義來的，我那時候念四年級一個學期結束才轉。

以前和監獄只有一牆之隔，都可以聽到在打犯人的聲音還有槍聲，刑場就在旁邊，槍聲已經聽得很習慣了，有時候跟同學在講就說還好、還好啊，同學說太恐怖了，監獄的人。[嘉義的宿舍跟宜蘭有什麼不一樣？](#)是有點不一樣，這邊是日本宿舍那邊不是，但是也是一整排的，我們住在這邊也是蠻舒服的。[日本宿舍的空間住起來覺得怎麼樣？](#)我們覺得很好很好利用，因為有前後院，反正我爸爸也是會想盡辦法，孩子一直大，本來房子只有到這裡，後來一直往後長，院子就可以一直往後退有擴充的空間，變成各人有各人的空間。我記得以前還睡在衣櫥裡面，有上有下衣櫥。這都是以前日本式的有拉門，上一個下一個舊式單人床鋪不是很好嗎！後來慢慢大了都會想要有自己的空間，以前那個小房間是我的書房，因為我是老大比較鴨霸，我可以單獨佔一個空間，那是我的！就覺得這邊的宿舍比較好利用，可以往後退，反正後來有需求再往後推，有一個延展性。[這樣的空間要往後推的時候是可以申請還是要自己處理？](#)之前可以申請，後來不行因為是你自己的需求，我爸爸是個小主管，那時候可以申請犯人幫忙，所以犯人就在我們家裡進進出出修東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個犯人還跟我爸爸講：「主管，如果有人欠你錢、欺負你，就跟我講！」我們跟犯人不會覺得有距離，我爸爸都叫媽媽燒菜給犯人加菜，我們不會對他們有恐懼感。

[上次跟董媽媽坐在外面，經過的人都跟董媽媽打招呼。](#)人緣很好，不計較，但是我有時候看媽媽不計較的個性也會很生氣。剛剛有說到以前有芒果掉下來的記憶，前面郭阿姨她們芒果樹特別多，你看她們家有幾顆芒果樹！她們是邊間所以旁邊和後面都是芒果樹，我們就等到颱風天的時候，那時候我兒子還小，我爸爸坐著涼椅坐在外面看，風一吹就趕快講有芒果掉下來了，就趕快衝出去。說實在話我們小時候真的零食很少，零用錢有一毛、兩毛就太幸福了，是小確幸。等芒果或是山上種的白甘蔗，製糖的不是不能吃嗎，我們偷偷摘一根躲在裡面啃甘蔗，都覺得偷吃的東西最好吃。後山的農場罪刑比較輕的可以出來，種一些東西，山上都是鳳梨、白甘蔗，還有黃麻外皮可以做成麻繩的，我們有時候摘一根吐吐吐有一個白的東西像保麗龍的東西，主要是要它的皮，所以現在家樂福那一塊叫員麻厝，那邊以前有一個池子都泡這些東西，現在應該是不需要，現在這麼發達，所以這邊的農場最主要就是甘蔗、鳳梨，就是現在的法院那一塊，我們都叫後山。

早上受刑人出來會先打掃，打掃得很乾淨，他們在打掃的時候因為我爸那時候抽煙，就會故意把煙頭丟到外面讓他們撿，這也是他們的小確幸。我爸跟他們也蠻好的，他們出來我們都會叫犯人、犯人，爸爸說不要這樣叫人家，那時候才會習慣改成受刑人，所以他們到農場之前都會先在這裡打掃，他們分兩批不一樣的。我們這邊以前的洗手間都是蹲的，他們還要來這裡挑糞，洗手間就在家裡面，挑完當肥料，有兩個桶子、一個扁擔。犯人可能各人有各人的工作，農場的、清理的。[去農場工作的會用鍊子嗎？](#)兩個腰上綁鐵鍊，兩個人互相牽制不然跑掉怎麼辦？能夠出來的已經是罪輕一點快要出獄了，逃獄的可能性很低，兩個人互相牽制也許過兩天我就出獄了，你想逃我不想逃。[來居家做整理的也是要用鐵鍊嗎？](#)都要，一般如果是要蓋房子，我爸爸在監獄就要申請啊，你有申請才會派出來，不是像部隊的勤務兵，什麼大小事要做不可能的，還是會有個程序做申請的動作，現在是自己想辦法，到最後要自己花錢請師傅來做，像我爸爸退休的時候房子漏水啊，想申請不可能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爸爸工作壓力大嗎？](#)爸爸是統計主任，我們不覺得爸爸有壓力，因為那種工作性質我們小孩搞不清楚，爸爸按時上下班，因為這麼近。[他會很重視你們的教育嗎？](#)不是讀書的料，重視也沒有用啊，我弟弟、妹妹念書都比我好，我父親在這方面不會要求我們要做什麼，還算民主。反正我媽媽在做生意，變成我們要幫媽媽做一些事情，像到豆腐店，有時候豆腐剛煮出來要幫忙去撿豆腐乾，煮好的要先把它打開冷了，煮好了之後再把它擺在篩子擺整齊，然後推到市場去賣。因為我是老大所以我做得最多，像以前我媽媽除了做部隊，還有做農民醫院榮

民之家，人家如果打電話來我就要幫忙送豆腐，騎著腳踏車我現在想一想我還蠻佩服我自己的，我騎著腳踏車，腳踏車的架子擺了差不多十幾板的豆腐，豆腐板這麼高耶，我要從這邊送到鹿滿，騎腳踏車幫忙送到那邊的榮民之家，很遠都是爬坡。以前我們念林森國小，我們做老大會比較體諒媽媽做生意的辛苦，尤其到過年的時候要趕年貨，等到年 30 的時候才開始整理家裡、蒸年糕，常常我和媽媽去讓人家洗個頭，美髮師是抓著我們的頭髮，因為我們太晒了抓著這樣洗，我們過年的時候是最忙的，我是老大做的事比較多啦！我們記得小時候做衣服、剪頭髮，就會到監獄裡面去，那是我們小孩的記憶，還有就是喜歡到裡面去摘桑椹，桑椹很肥都沒有人摘，我們進去剪頭髮的時候就順便摘桑椹，我們小時候的零食就是偷吃白甘蔗、摘桑椹，我們前面有一棵查某李仔(南美假櫻桃)紅紅的，走過去摘兩個解解饞，或是等颱風天的芒果掉下來，我們對犯人不會排斥和害怕，可能也是因為爸爸的關係，我們覺得互相尊重，他們對我們也是都很客氣、很好。

時間：2017.8.21

做老大都有一個天命，會覺得做老大就多做一些，我妹妹就比較沒有涉入這個，我跟我小弟做得比較多。**小時候你們幫媽媽哪些忙？**就幫忙做豆腐店的工作，幫忙雜事然後幫忙推推車，有時候一個架子很高，差不多有十幾層豆腐乾就這樣推推推，推到東門市場去。有時候人家臨時要訂東西走不開，我們就幫忙送。在市場忙完之後買個早餐，我就到小學上課，這些都是在上學之前做的事情，要很早就起床了。我那時候念嘉義家職好像沒有升學壓力，因為她們都是念嘉女，她們比較有壓力，我是比較輕鬆一點沒有壓力。家裡的老大一定要幫父母做一些事情，我們就沒有什麼好抱怨的，不會覺得說我比較累，你們比較不累，還好不會這樣。覺得如果看到父母太累、太忙不幫著做，好像過意不去。**媽媽剛來這裡就開始做豆腐了嗎？**剛搬來環境還搞不清楚，總是孩子多薪水就那一份，以前小學四、五年級就要補習了要補習費，我記得以前我們只要一註冊就開始要去標會了，每次註冊就要拿一疊 10 元去繳錢，我有時候在電視看政治人物，我小時候吃什麼苦怎麼樣怎麼樣，這個苦我們都這樣走過來的啊，這有什麼好抱怨的！我們小時候也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哪一家生活真的很好啊，除非他家的環境本來就是很好，一到註冊父母的頭就抱著燒開始標會，跟人家說這一次你不要標讓我標，我幾個孩子要交註冊費，就是這樣子。標會是這個宿舍區的互助會，董媽媽原本在宜蘭就在做生意，在這個地方也就開始想辦法找一些工作，看可以做一些小生意，就是這樣一點一滴把人脈都找好了。有這種環境，那時候旁邊有一個空地，我爸爸就跟監獄借那一塊空地，就弄那個小豆腐店，就自己磨豆腐從泡黃豆、磨豆腐開始這樣做，整個工具都在那個地方，新生海產店的旁邊，以前就是我們家的豆腐店還蠻大的，那個地方後來監獄說不可以這樣利用，那時候我已經嫁到台北，細節我就搞不清楚了，豆腐店也是做 10 幾 20 年有喔，以前在宜蘭主要是批貨，自己在當小賣，賣給人家，來這邊是自己做。那時候在宜蘭就有一點底子，因為看人家就知道怎麼做了。一大早我們不會去幫忙是我媽媽在做，我們也有請人在幫忙，也有請一、兩個做豆腐的師父，師父鬧彆扭的時候我爸爸、媽媽就要下去幫忙，難免請的工人有時候會有一些情緒，鬧彆扭就罷工走了，爸爸、媽媽就要下去幫忙，等他們情緒好了回來，才是爸媽的休息時間。我們就是協助，需要我們的時候才會去做，**如果做好了，再載到東門市場去賣嗎？**我們東門市場有一個雜貨店，雜貨店前面賣豆腐，雜貨店也是我們家的，我們跟部隊有連結，他們開了菜單我們幫他們採買，需要的雜貨剛好我們家有就可以跟他們搭配，我們的店叫申新商號，我爸爸叫申年新舊的新，現在已經頂讓給人家了，做豆腐的工作很累，除非有小孩要接，我弟弟接的意願不高，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不要那麼累了，就讓給人家去做吧。其實我們也都大了，這個地方幾乎所有的太太都會想盡辦法找一些小手工補貼家用，只是我媽媽做的比較偉大一點、比較累，因為要經營一個豆腐店和雜貨店，但雜貨店就是部隊走了我們就休息，我們主要是做部隊生意，不是像人家開小店一斤白糖、一罐醬油，我們不是做那一種的，是做部隊生意的算是中盤，他們需要什麼東西，我們就把它買好送到採買車上，如果臨時要什麼，我爸爸和弟弟會開車送過去，不然就是我騎腳踏車，我最遠送到鹿滿那是最遠的，其他就需要開車了。**在三八九這邊賣豆腐有零賣的嗎？**有，不過我們主要是做市場生意的，如果鄰居要買我們也是會賣，只有這樣子。**有聽過那個豆腐店先前的幼稚園嗎？**不是耶，是個監獄的宿舍，這個我比較不清楚要問我妹妹，在我們斜對面我真的是沒有這個印象。**會跟鄰居的孩子一起去後山玩嗎？**我們玩具都要自己做，不像現在的小孩子，以前我們找竹筒、撿冰棒棍、編橡皮筋、做手槍什麼的，現在小孩子哪有做這樣子的，我們以前玩起阿標、打彈珠，我比較會玩男生的遊戲，我比較粗魯。**以前的宿舍區是長什麼樣子？**就是現在這個樣子，只是現在鋪成柏油路，以前就是泥巴的地，中間有間隔種鳳凰木，印像中家裡面是種榕樹，外面是鳳凰木。後來就全部砍掉了，我們以前不是在這邊玩，就是到後山玩。**董媽媽以前有沒有到河道那邊洗衣服？**沒有，因為我們以前衣服是請人家洗的，我們請宿舍一個媽媽洗的，我們小孩子是會到那邊去玩水啦，那邊的水算乾淨，有一些媽媽為了省自來水就到那邊去洗，我不知道洗到幾年？我民國 57 年就嫁出去了，後來的事情真的是比較搞不清楚，我在這邊的印象沒有很多的記憶，我妹妹和小弟比較清楚，我小弟始終住在這裡都沒有離開過。我妹妹以前在台北的救國團，後來因為我爸爸過世就調回來照顧我媽媽。

以前監獄前面都是，整個圍繞著自成一區，可能早期就是這樣設計的。以前會跟同學講到住的地方或者是爸爸的工作嗎？會呀，同學會來找我們，以前我是唸初中，幾個好朋友放假的時候就會騎腳踏車到天長地久觸口，以前都不會覺得遠，放假自然就是會到那邊去玩，現在會想當初怎麼會騎腳踏車。以前玩的不多、吃的也不多，會覺得這個東西好好吃，現在覺得怎麼這個東西會好吃？不覺得好吃，以前真的是太單純了。現在要我騎腳踏車跑到那邊沒這個勁了，以前只有到這裡，這邊都是加蓋的，以前的廁所現在是儲藏室，空間不夠用。空間幾乎是一倍出去了，五個小孩兩個大人，衣櫥都可以當床鋪睡了。那時候也不覺得小好奇怪。以前這個都是日式的紙門，我們小時候都會去戳洞，過年的時候媽媽就拿報紙去黏，你看拉紙門的軌道都還在，這邊有突出一小塊是廚房，後面院子很大。日式的房子就是這樣，可以一直往後拉。前面有一顆很大的榕樹，我們很會爬樹常常在樹上玩遊戲，那一棵樹長得橫橫的。沒有加蓋就不夠住，以前也沒有電視，電視也要一個空間，光是一個小收音機就很享受了，以前的需求不多，覺得夠了。現在要電視、電腦什麼的。這樣的小空間家人之間的生活是很緊密的，也很會打架，他們會被我欺負。以前小學六年級常常跟老師拼，遲到了就要挨打，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好玩，以前常常跪在教室的後面椅子舉起來，這樣被罰也不覺得怎麼樣，我常常被罰初中的時候常常被罰，拿著一個掃把站在操場大家都圍著看也沒有覺得傷什麼自尊啊，現在的小孩比較嬌貴，以前做錯了爸媽把我們抓到老師前面說盡量打，她做錯了，老師打！這樣現在哪有可能？老師要打小孩子還得了啊！上次我們女青年會有辦活動要來南部旅遊參觀嘉義監獄，我第一個舉手說我不去，我小時候在這裡長大，在那邊進進出出，我還參觀！嘉義監獄變成博物館，我說哪有什麼好看的？那是我們啦，他們照相給我看看關在監獄裡面，嘴巴還啊~問我以前是不是這樣？我說犯人哪有這樣子！已經愁眉苦臉的啦，哪有這樣子！小時候會進去監獄找爸爸嗎？有事情還是會進去找，有時候受傷了會進去擦藥。是陳醫師擦的嗎？不是，裡面有護士啊，看門的人知道我們是誰家的孩子，我們就說要進去找爸爸就會讓我們進去，還好沒有那麼嚴格，以前監獄前面有一條河連到嘉大那邊，後來沒什麼作用就蓋起來了，監獄前面有一座橋，拍童年往事的時候大概還在，最近也有人來拍戲，楊祐寧演老兵照顧一個孩子的故事，幾乎拍監獄的景都會來這裡，還有我們宿舍區這些矮房子因為現在眷村大都沒有了，我們這裡拍起來也很像眷村，有時候在台北看到眷村的電影看起來好像我們監獄的宿舍。以前過年過節會有放電影這樣的事情嗎？會，在中間那邊放，陳醫師的家保持的滿完整的，比較像原來的，不過也有往後加蓋，其實只有一個人住所以很簡單，他是不肯搬小孩子一直跟他講。以前衣櫥的門也是紙門，不過是比較厚的紙，這邊是比較薄的紙戳一下就一個洞，因為很容易破洞補那個紙也很麻煩，我媽媽就改成木頭門，好幾家都是這樣蓋一起改，慢慢的這樣改都已經失真了，跟以前都不太像，以前是塌塌米到了過年就要扛出去，還要用打的，打那個灰塵怕有蟲，過年打塌塌米也是一個工程，打一打拿進來擦一擦就會有塌塌米的香味。其實都睡地上是沒什麼問題，以前我們都擠在這邊的房間，後來大了想要有自己的空間，現在媽媽睡的地方以前是我的，以前是平的和紙門，後來有加高當成媽媽的床，以前我們都叫哪裡小房間，現在變成像和式，以前那裡是平的有一個小窗台。監獄的同事會來串門子嗎？打牌的時候就會來串門子，以前的小娛樂就是打牌，以前就已經很累、很忙了，但是打一個小牌就是她的小確幸，因為又不會抽菸、不會喝酒，打個小牌就是小娛樂，互相找搭子。有時候來我們家，有時候去別人家，也有的父母為了打牌小孩都不管，像小老虎的家後來孩子都變壞也是只顧打牌。目前忙著做生意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將，也不是消遣，後來我們都很生氣了，她的牌技不是很好常常都輸錢，所以我們都常常很火，妳把那個錢給我們花嘛，拿錢給我還會說謝謝，把錢拿給人家人家還說妳是傻瓜，早上賺的錢那麼辛苦，結果又輸掉只是氣在這裡啦！這樣的房子應該有很多抓迷藏的記憶吧？我們小孩也搞不清楚爸爸的工作性質。爸爸會跟妳們講監獄犯人的事情嗎？不會。小時候住在這個宿舍區有什麼感覺？沒有什麼感覺，就是必須住在這裡是一個住家，生長就是在這個地方，就是這樣過來。還有跟鄰居聯絡嗎？同年齡的都會，以前都在外面玩，現在差不多都分開了，只有我弟弟啦，剛好他幾個同學都在這邊，會約著去爬山、旅遊，後來陸續有的不在了，突然的身體有狀況，所以現在就更珍惜了，每年誰生日的時候就會約一個地方去玩，平常有的沒有離開嘉義的，也會聚在一起。以前這裡有沒有育樂中心？我們這裡沒有，要練劍道嗎？沒有，前典獄長的房子確實很大，小孩子認識也都會進去玩，以前我記得籃球場再過去那邊有兩、三桶在泡酸菜的木桶，非常大，差不多在法院宿舍那邊，那裡也有很多芒果樹，那邊原本也是一個空間，後來被法院拿去蓋宿舍了，最後就一直蓋，這裡本來正統的話只有幾排房子，很多後來都加蓋，後面也都加蓋的，前面有兩間莊媽媽那邊本來那邊也是一個籃球場，也是後來加蓋的，籃球場旁邊那一塊就是現在講的法院宿舍，也是個空地啊，就是河溝旁邊也是一個空地啊。反正只要有空地，宿舍不夠住就這樣蓋，隨便蓋一蓋，以前有需要。現在也大部分都搬走了，房子也都舊了，這裡以前應該是很漂亮，我在想那麼簡單的房子，想想看真的是沒有很多建築，只有這種是正式的，然後典獄長的宿舍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房子，那邊那個籃球場也是後來才蓋的，後面的房子本來也是感覺有點類似像澡堂的設計，後來就弄弄弄，弄成這樣的房子。董姐對澡堂有記憶嗎？我也是依稀覺

得像澡堂，典獄長的宿舍也是後來加蓋的，原來它應該非常簡單非常漂亮的，監獄現在在鹿草，住在這裡也不方便。

以前要收鹹菜的時候放那個水，那個味道很不好，也算是增加監獄收入的像種白甘蔗。也是鹹水要放掉的時候才有味道，因為要拿那個酸菜，平常走過去的時候味道不會很重，因為有拿東西蓋著，只有要放鹹水的時候味道就很重，就是那種發酵的味道。這個原先就是衣櫥可以放棉被的，後來小孩子大了又可以當床鋪，下面就可以收棉被，以前都是皮箱都往下面放。以前這裡是客廳，旁邊是睡覺的房間，這邊是門，上廁所是到那邊，這邊是一個走廊。

訪談：莫嘉林 (監獄教誨師 莫 鳴子)

時間：2017.10.8

這邊算是我土生土長的一個生活的環境，我本身是姓莫，當然我這個姓在台灣也比較少見，就是莫須有、莫名其妙那一個莫，我們從小就生長在這個區域，那父親的話是在嘉義監獄擔任公職人員，本身我們對監獄也不是很清楚，是到了我們慢慢長大之後才知道，原來監獄就是關了一些犯罪的人，我們從小就生活在這個區域，監獄我們也經常去，是因為小時候我們的生活除了家庭，週遭這個環境除了讀書，我們遊玩、玩樂都在這個附近，週遭以前這個環境跟你們現在看到的是有截然不同的地方，我們這邊目前你們所看到的就是大馬路外面車水馬龍，可是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像我是五年級生五年級的後半段，當我比較有記憶的時候大概是讀國小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這一條新生路。大馬路看到的都是田野一片，因為過去監獄是有自主的犯人，除了關在監獄之外他們也會讓一些表現良好的受刑人可以到外面工作，所以舊監獄在外面有一個農場。農場有種稻田、番薯，再上去有一片甘蔗田，以前的甘蔗園也是提供給糖廠，那一整片區域到達新法院跟地檢署大樓那一整片都是監獄的農場，旁邊還有一個很大的池塘，現在整條馬路開通了之後，已經沒有辦法看到以前的景象，再加上新的司法大樓整個地檢署蓋上去之後，小時候的生活環境已經不復存在了，也無法去想像，一切只能憑靠我們的記憶去回想。過去的生活環境是怎麼樣？小時候我們的生活圈就在這個地方，我們雖然是在都市當中，這個地方也算是市中心的一部分，那時候我們的生活步調也不一定會到市區的其他地方，因為光是這個舊監獄週遭的生活環境，就已經足夠度過我們整個童年。因為剛剛講過，整個等於是稻田、農場、甘蔗田，這些就好比在鄉下的環境是一樣的，在都市有這樣的環境其實是非常稀少的，在整個台灣來講我覺得應該也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是都市中的一個鄉村！正常來講住在都市怎麼會了解鄉下的生活？可是我們卻在這個環境成長我們的童年，我們所經歷的跟在鄉下幾乎是沒有兩樣的，從小我們就跟農田在一起，從小我們就跟稻田在一起，比如說控土窯、釣青蛙、挖番薯、騎馬打仗，甚至於會在稻田收割之後控土窯也是在稻田收割之後會玩的遊戲，我們都會把那些稻草他們都是堆整堆的，躺在上面就好像躺在床的上面，因為躺在土上全身都是泥土，可是躺在曬乾的稻草上就好像以大地為床的感覺。都市小孩不知道鄉下玩樂的性質是什麼？但是我們可以了解，我們也可以知道都市人面對的生活環境是怎麼樣？所以我們這邊也是得天獨厚，兼具兩種的生活環境。在新生路還沒開闢的時候，我們這裡也算是比較封閉型的，比較封閉的原因是因為沒有這個道路的連結，包含現在看到的嘉義監獄的正門口，維新路現在看到的是一條馬路，其實以前是一個大排，以前監獄對外面的連結是小橋，比較不會有一些車輛進出。監獄的生活環境真的是比較封閉，外來的人也比較不會說來你這邊，畢竟這裡不是交通的要道必經之路。印象更深刻的是以前我們是讀林森國小，我們要去學校是走田間小路，從這邊沿路上去就是嘉義國中，林森國小上去的路就是田間小路，有機會你們可以去看看那一條小路，現在還在。除了前半段變成新生路，後半段其實是一樣的，那一條小路還存在。以前我們讀書就是走那一條路，因為外面的人比較不會來我們這邊，所以我們就自成一個生活圈，像我們第二代大概是屬於四年級升五年級生，我們這邊也還蠻特別的，我們整個宿舍群他包含了司法新村的宿舍，也包含了看守所的宿舍，比較有直接來往的是監獄的部分和看守所的部分，因為監獄和看守所剛好在一起，所以父字輩的跟母親這一輩的當然就會比較熟識。父親都是在監獄和看守所工作，媽媽就是帶小孩把小孩子管好，然後把家裡照顧好，幾乎就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結構。小時候監獄裡面也是我們會去的一個地方，父親回來其實很少談論到裡面工作的事情，因為最主要他們的工作內容就是跟受刑人在一起，據我們了解父親比較少跟我們談這一部分，畢竟他們是犯了錯的。可是我們從小就會被灌輸一個觀念，不能犯錯，犯錯了就是像他們一樣被關。在教育上面他們的要求時會比較嚴格，我們會進去監獄第一個是看看父親，因為也好奇監獄到底長什麼樣子？再加上以前也比較沒有什麼遊樂設施，可是監獄裡面就是一個小社會，裡面就會有一些遊樂設施像桌球，裡面有一個桌球桌我們都會進去裡面，還有理髮部我們以前剪頭髮就是進去給犯人剪，犯人在還沒有進監獄之前在社會上也是各行各業都有，所以他們其實也是看你在外面的專長是什麼？比如說煮飯那你就是在餐廳，你會剪頭髮就在理髮部，所以小時候我們剪頭髮其實都到裡面去剪。我們印象非常深刻，我們也不用到市區只要裡面有，就直接到裡面直接處理。另外也可能是好奇的關係，也會想要進去裡面看看監獄

長什麼樣子？父執輩的其實不會告訴我們裡面的生活環境是怎麼樣，因為他也不想影響到我們的成長，但是我們整個教育的過程他們會非常的嚴格，其實對我們來講就是不乖就是打，我們也是從小被打到大，這個我們印象也都很深刻，而且是毫不留情的，父親打起人來什麼皮帶啦，我印象還蠻深刻因為他們上班就是穿制服一定會有皮帶，所以那時候只要一犯錯皮帶就抽出來，隨手一抽就是皮帶，最主要我們有深刻的體認就是不能犯錯、不能犯罪，父親希望我們做人要誠實、誠懇、不要犯錯。我父親原本是管理員後來慢慢經過努力擔任主任管理員，最後也經過考試擔任教誨師，專門在教化受刑人的。既然在教化受刑人對我們小孩子也會特別要求做人要正直，就是不要去做違反規定的事情，這是對他們帶給我們生活上以及以後做人處事上面特別要遵守的。我們會覺得這裡就是一個小型社會的成型，跟外面的人比較沒有往來，外面很少人會來到這裡，那時候我們家家戶戶家庭成員還蠻多的，以前都比較會生不像現在少子化。以前每家大概都三、四個或五、六個孩子，以前政府也鼓勵生育，其實以第二代的成員我們這邊就非常多人了，我們監獄宿舍區就是一個區域，其實在我們旁邊也有一個眷村，像民國路那邊以前就是所謂的金門新村，他們是屬於眷村的性質，那我們比較好玩的是大家有點水火不容，因為畢竟我們是不同的組成，他們是眷村屬於軍人的，我們是公務人員的性質，可是我們玩不會玩在一起，就像有點水火不容。就像我們講的不同的眷村也會有自己的地盤，就好像是地盤的性質。所以以前有一些中秋節、元宵節、過節日的時候，我們都會放鞭炮，都會以自己的區域為地盤，甚至於還有開戰的情形，這是我的地盤，那是你的地盤，大家就會有這樣的互動。我們還曾經發生比較有趣的事情是中秋節冲天炮真的是開戰，我們這邊的哥哥們大家打起來四處躲，躲來躲去甚至還有人躲到樹上去，因為有的落單了，躲家裡四處躲。在過去的生活環境不像現在，很多樹都砍掉了，這也是我們想，在一個歷史的保存上其實還蠻可惜的，以前這邊很多樹像芭樂樹、桑椹樹都是以前我們可以看得到，但像現在大家看到的都是芒果樹而已，以前的樹是非常多的是自己栽種的。因為這個從日本時代就有了，還是更早之前因為那個樹，你看就是幾10年就存在的樹了，更特別的是以前有一種樹叫橘麗(南美假櫻桃)，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那一種吃起來就是甜甜的，但是它都會自己掉下來，黏到身上就會黏答答的，但是吃起來是非常甜味的，我現在好像在外面很少看到這種東西，但是以前非常的多，幾乎我們宿舍區就非常的多那種植物。桑椹樹也非常多，因為在我們國小那時候政府鼓勵學生養蠶，我們那個年代就是學校剛好有這個東西養蠶，我們剛好也有這個蠶樹，所以桑椹葉就直接摘來，那時候每個人都會養這些東西，甚至別的區域的住戶也會來我們這邊摘，因為市區哪有這些東西可以去摘？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們兒時玩樂的東西，像新生路還沒有開闢之前是一片稻田，再上去是甘蔗園，我們以前就是在那邊度過我們的童年時光，像釣青蛙、控土窯、拔甘蔗，更有趣的是那一個池塘，那個池塘說大不大，不過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有規模的池塘，那它是不是人工的其實我也不太清楚，我們小時候就有那個東西了。

因為它其實有一部分是在幫忙灌溉監獄的稻田，等於也是灌溉用水，小時候我們會在那邊玩水當游泳池在使用就對了，所以我說我們不用到外面去，因為那邊就是一個天然的游泳池，然後我們會在那邊釣魚、玩水，因為它旁邊有一個非常大的榕樹，我想應該有幾百年以上了，那一棵榕樹就是會往水面這邊生長下來，然後我們就會爬上樹玩跳水，那種感覺就是非常好玩，現在也很難看到那麼天然、那麼自然的環境了，非常特別。那個地方就是我們一個水上遊樂的一個環境，更特別的是它有時候會把整個把水放掉，因為是灌溉用水，有時候整個水放掉之後水池都乾了，我們就會去撿蚌殼，曾經還撿過這麼大的蚌殼，大概有這麼大的蚌殼在裡面喔！所以那個水池也都是陪伴我們成長過來的，那個水池現在還在，不過因為有人在管理了就看到很少人在使用那個部分了。因為可能多了新生路之後車水馬龍也比較少人去使用那個部分了，但是我們的兒時記憶都停留在那裡。[住在這個宿舍區的孩子爬樹和游泳都很強嗎？](#)游泳不一定，但是爬樹一定是很強，沒有一棵樹難得倒我們的，芒果樹、蓮霧樹、龍眼樹，我們這裡幾乎很多水果都有，我們要吃水果不用花錢去那邊摘就有了，爬樹很強但游泳就不一定了，因為我們不是正統的游泳，但是我們不怕水，這個是確實的，但是游泳技術不一定會很好，但是玩水的技術是很強的，跳水經驗也很豐富，因為我們都會爬到樹上直接往水面跳下去，那個就是我們兒時玩水的部分。比較好玩的就是控土窯的部分了，稻田收割了慢慢要等到下一次耕種的時候，稻草擺在那個地方我們就會先去控土窯、騎馬打仗，一群人就在那邊其實更粗殘的土丸拿起來就丟了，就像人家在雪地玩雪球一樣，我們玩的是泥土那個打到是更慘的。所以我說在這邊的話真的就是一種都市裡面的鄉村生活，我們宿舍區的小孩所經歷的不只是都市生活還有鄉村生活，所以我說監獄的宿舍區是一個非常有歷史價值的東西，非常珍貴。我們這邊成長起來的小孩懂得都市生活和鄉村生活的差異性是什麼，結合在一起又是什麼樣的生活，而且真的是可以值得回味的，現在的小朋友要經歷這樣的生活其實也蠻難的，現在的小朋友要過這樣的鄉村生活可能是一些團體舉辦的體驗營，但是在我們那個年代的話我們真的是親身經歷這一些，不用到別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像監獄這樣子幾10年下來，當然隨著社會的進步改變很多，可是那種記憶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在我們的腦海裡面都讓我們感受非常的深。[對於受刑人有沒有什麼印象？](#)基本上受刑人都要在裡面的，因為嘉義監獄這邊有一個外部的農場，所以才會有外役讓他們能

夠到外面，但是也必須要他是表現比較優異的才可以讓他到外面，那像我們小時候的記憶是看到這些人第一個我們還蠻好奇的，可是隨著我們的年齡慢慢增長其實我們都還會跟他們打招呼，我們看到他們其實跟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唯一最大的不同就是綁著鍊子，他們就是兩個人綁在一起然後腰部這邊圍著鍊子，當然他們沒有腳鍊因為要工作，可是他們就是腰部圍著鏈子，兩個人鍊在一起。我們沒有刻意對他們有什麼對待，我們也是生活在這邊的，感覺到他們很像也是生活在這邊的住戶一樣，看到他們也是會跟他們打招呼，看他們每天出來工作我們感受到是他們非常喜歡出來外面，感覺是輕鬆的，因為跟關在裡面非常的不同，在外面管理員也不會管的那麼嚴謹，意思是在外面只要把該做的工作做完，時間到了帶你們回去，在外面受刑人最喜歡的就是抽菸，不抽菸真的撐不住，在外面會比較輕鬆的原因也是這樣，而且看到他們在外面會比較開心，從他們臉部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很喜歡到外面來。**經過的時候聲音會很大嗎？**卡拉卡拉的，他們有時候會用手拿著鏈子，因為他們是綁在腰，當然鐵鍊的聲音還是會聽到，不過還是能夠感受他們比較喜歡到外面來。像裡面我們也去看過啊，我知道裡面也有女監，只是女監我們比較不方便進去，因為畢竟是關女的受刑人，男的我們是比較了解，可是我們也沒有進到很裡面，因為畢竟那邊是管制區域，我們是比較在外層的房舍。我們就不會進去，因為他中間有一個中央台，我們會在中央台旁邊走來走去，監獄我們也不能把他當作自己家裡的廚房走來走去，雖然父親在裡面工作但是我們去的地方是一些比較開放的場所，主要還是以宿舍區的範圍來活動為主。**住在這邊的宿舍的感覺是怎麼樣？**這個建築物我們當時是覺得小而美，因為它是屬於日式的建築，裡面的話沒有刻意的隔間，有一點通舖的那種感覺，以那時候來講就是小而美，感受比較大的是家庭溫馨的感覺，因為如果以透天厝來講的話它是一層一層的，可是我們這種日式建築物的話，它是一層樓平房式的，就會更感受到家庭的溫馨，因為大家都面對面沒有刻意的隔間，就有一點像通舖的感覺，當然有時候會覺得都沒有什麼隱私，那時候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溫馨沒有刻意去想隱私的部分，大家生活很緊密都直接面對面的，這種房子要跟透天厝比當然是很難，以當時來講的話我覺得算是不錯了，因為在民國五、六十年那時候有這樣的宿舍我覺得已經算是很不錯了，對於那個年代來講在這邊工作，監獄能夠提供給員工這樣的環境我覺得算是不錯。談到這邊的住戶越來越少也是蠻感慨的，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那些父執輩的到現在來講的話 80 幾歲 90 幾歲都有了，我們這邊唯一的就人口逐漸減少，因為年齡都大了很多人都已經過世了。包含我父親也在民國 84 年也就過世了，那現在就是我跟我母親住在這個地方，那我們整個過去的話，這邊每一間都有住戶住的滿滿的，但是現在剩沒有幾戶，因為大家都過世了。畢竟這個宿舍是借著暫住的，他們也有規定如果父母親過世，你必須要把這個宿舍歸還，所以這邊的住戶很多人都是因為過世了，剩下他們的子女就沒有辦法繼續借住在這個地方，這個宿舍就逐一的騰空出來歸還給監獄，所以才會說到了這個階段剩沒有幾戶，唯一剩下的像董媽媽她今年應該也差不多 90 歲了，陳醫師也大概 93 歲左右了吧，那邊還有一個朱媽媽的子女，這裡剩我們家，如果以這樣來看這邊就剩三四戶而已，真的剩沒有幾戶其他幾乎都空了。那另外那邊還有幾戶有人住是屬於後來的，他們不是我們當初第一批來的宿舍的人員，他們是屬於後期來這邊上班的，後來因為舊監獄改到新監獄，所以幾乎很多人也搬到那邊去了，沒有搬到那邊去的有一些人也還住在這邊，我記得這邊有一個趙老師教悔師他還有住在這邊，還有一個沈媽媽的兒子他目前也是在監獄上班，也都還住在這邊。唯一比較讓我感慨的也是真的是沒有幾戶，讓人家感受到蠻淒涼的感覺。**對文化局老屋修復的看法？**其實我非常肯定，當初他們來的時候非常肯定文化局做這樣子的規劃，因為我們原本聽說的是市政府政府單位有要把這邊整個都要拆掉這塊土地，他們當初是想要整個作發展，不是保留是重新發展，後來是有一些歷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先保留這個監獄，因為畢竟是歷史古蹟，成為古蹟之後再努力把周遭的宿舍群，也是它的一部分。經過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之後才把這些保存下來，但是保存下來我們住在這邊的人就會覺得很孤單，放眼望去幾十戶就只剩下三、四戶，真的感到很淒涼，文化局工作室進來之前我們感受到的就只有車來車往而已，但是都不是我們這邊的住戶，整個都底定之後確定會保存下來文化局介入，藉由一些文化工作者來進駐，這個部分除了歷史建物和文化的保存之外，他們再去做發展。所以當初文化局規劃整建這些東西的時候，其實我是很肯定的，因為我們住在這邊的住戶就可以感受到增加很多生氣，讓這邊有一點活絡的感覺出來，進駐之後假日的人就會比較多，平常大家都在上班會感受到有一些人來拍照、來參觀，來看住在這邊的住戶，覺得至少有一些人氣，不要好像都是廢墟的感覺。百年的建築物如果沒有維修看起來就像個廢墟，這些建築物跟旁邊文化局已經整修好的你對比一個是廢墟，一個是整建過後非常漂亮的住宅。活化這些東西讓我們感受到越來越有生氣了，我是這邊的住戶還蠻肯定政府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舊社區、舊住宅有一個活化的機會，帶給這邊有一個另外的一面，我們很肯定也很希望把更多的東西給帶進來。

這一間是以前我們監獄自辦的幼稚園，看它現在像一個廢墟一樣，其實它是一個自辦的幼稚園，我以前就是讀這個幼稚園，你看多久了！我是這個幼稚園畢業的，我不記得叫什麼幼稚園？而且這個幼稚園還有對外開放喔，它不是只有這邊的子女而已，外面的也有來這邊讀，而且很重要的你看它這個樣子，以前這一條新生路是整個沒有通的，所以這一間你看到的只是局部遺留下來的痕跡，

它這裡整個都是以以前的範圍活動，範圍可以到馬路這裡，它是這麼大。以前這裡是沒有通的，它是後來整個計畫道路開放出來的，以前整個是封死的，所以我們這一條小路就是沿著這裡，以前那一條鄉間小路沒有鋪柏油，以前都是石頭、泥土而且，也沒有那麼大，以前再更小，而且沒有消防隊整個都是稻田。

福安宮以前只是一塊小石碑在地上而已，看它是什麼時候蓋的？後來才蓋這間小廟出來，以前只是一個小石碑。這邊以前也都是種稻子，前面就可以看到我跟你們介紹的水塘，它還在但他現在就是把它圍起來，水塘實際的大小跟現在是一樣的，只是沒有把它圍起來，這些都是後來才規劃的。以前水塘旁邊都是路，水比現在還多，現在這個水塘縮小了。我講的就是那一棵老榕樹，但是他都有把它修剪過了，你看左側的樹枝是生長到水面，可以從樹枝上面就直接跳下來，玩水的地方就是在這裡。夏天那麼熱我們就跑來這邊玩水，現在看到整個圍牆以外都是稻田，我印象還蠻深刻的就是這邊種稻子，靠近林森東路那邊種一些類似蕃薯之類的一些農作物在那邊，然後當初連接到林森東路是一條非常小的鄉間道路，以前林森東路也沒有那麼大、也沒那麼寬，其實都是因為後來整個計畫道路拓寬，過去的原貌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再看到了。

這裡是新法院新大樓的後側，但整個範圍在過去的年代全部是種植甘蔗，以前這裡還有幾戶一樣是宿舍，但是都拆掉了，這邊以前還有幾戶宿舍。這裡就是讀書小學必經之路，就是走這一條路，唯一現在還存在的就是這一片竹林，以前小時候這一片竹林也是我們會非常害怕走的一條路，因為那時候這裡完全是沒有燈的，然後一到晚上這片竹林就會喀喀喀的那種聲音，風吹然後竹子的聲音就是非常恐怖，所以小時候走這一條路都要壯膽，都要拉幾個人一起走，不然沿路走就是要唱歌，不然自己一個人一定不敢走這一條路。你看這片竹林存在幾 10 年了，現在整個景象已經跟過去都截然不同了，現在都是政府整個規劃辦公室在這邊。以前一定是排路隊然後從我們幼稚園那個區域一戶、一戶的進來，然後排隊走這一條路，帶路隊去上學。幼稚園葉老師以前分配的宿舍在這邊，是那一間白色的，她的兒子跟我是同學。以前也會做為受刑人休息、製放工具的地方，底下原本的宿舍都滿了沒有多餘的，我後來會去女監就是去找這個老師，其實她們都在這裡待非常久的時間，只是後來她們自己買房子就搬離開這個地方，畢竟這邊居住的範圍太小，不敷使用。種植甘蔗有一些土我們有時候會刻意去挖，灌蟋蟀、獨角仙那種，鄉下童年的活動我們這邊都有，以前我們挖那些土有時候會發現一些骨頭之類的東西，就好像考古那樣，我們會很好奇那是什麼骨頭啊？搞不好讓我們挖到歷史古蹟也說不一定啊！以前這一片甘蔗田反而跟台糖的那一些不太一樣，這邊是一個丘陵地的感覺，跟一般甘蔗田的平地是不一樣的，我們這邊是會有層次的，有層次這樣上來，所以感受是會不太一樣的，會有一點爬山那樣感覺。這邊以前的稱呼是後山，我們也會跑來跑去，以前最常玩的就是探險，我們都是在這邊玩躲迷藏之類的，因為這裡非常恐怖就看妳敢不敢走而已。印象中以前有大概比一個人高左右小棵的榕樹，因為後來都砍掉了，影響道路所以後來都砍掉了，就是住在旁邊，所以前的路沒有那麼寬就是這樣。陳伯伯的四個兒子、董哥哥還有黎伯伯家的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哥、二哥是四年級的，兩個小的是我們五年級生，四年級的一掛，我們一掛。所以我們第二代還有分，因為年紀上還是有一點點差距，他們也不會跟我們玩在一起，我們可能相差十歲，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一開始就住在這裡，就變成他們不是在這邊出生是移居過來的。

訪談：朱美靜 (監獄職員 朱自新女)

時間：2018.1.3

它上面有一個通風口，在下面它整個都是空的，我們那個地板的下面都是空的，它也是通風口很乾淨，裡面所以還不錯。這個房子的保存是還好啦，它那一根樑是真的支撐四家，一根樑就是 4 家的大樑，有一些太久沒有人就塌了，那邊有一些房子還倒掉了，房子還是要有人住，有人氣房子才有在保持。房子也是這樣，有人氣就是好的，沒人都變得爛爛的，很可惜啊！你們做的紀錄我們是很高興的，我們非常歡迎你們來做紀錄，他們有的來我們都說你們盡量照相，這將來都是古蹟，這個以前是澡堂，後來把它填平了，填平了裡面就變成有兩家人在住，兩家人後來沒有住了，就變成一個幼稚園。日據時代的日本人來的時候有在講，日本回來的朋友有在講，這邊以前是在洗澡的，日本人是我們這一間，他跟我們拍照，然後到上面開心，因為拉門還是拉門，他就在那邊拉一拉拉門，很開心。他們都住 50 多年了啊，你看我們又來住 50 多年，真的是 100 多年。這真的是歷史，你們有空的話可以多做這些研究，這真的很好。我都叫他們趕快來照相，不照可惜，確定是有澡堂。再上去後面那邊，法院那邊啊以前它是有一個池塘，但是他把它規畫起來了，以前是沒有啊，就是那個受刑人他們會出來種種一些白甘蔗、鳳梨還有菜啊什麼，他就種了就是把它賣給我們，我們這些眷屬有的時候一把菜才一塊錢，他們都會把菜摘出來，我爸爸下班就買回來，一把一塊錢那個時候。

挖地基的時候挖到非常多，很多、很多大概有一堆，都把他們請去別的地方，這樣子你們要了解的，我們的生活其實我們小的時候非常好玩，但是我們的生活過得並不好，因為我爸爸一個人賺錢養6個小孩，再加上我媽媽，所以變成我們真的吃的不好，但是樂趣很多。也沒有什麼好玩的玩具，就是土堆一堆，就是在那邊玩土。玩土很好玩啦，那個時候我爸爸最喜歡看棒球，我們晚上都不睡覺的，因為以前打棒球都半夜啊，我爸爸都不睡覺，我們也不睡覺，就去拿刀子砍甘蔗回來吃啊，邊啃甘蔗邊看棒球很有意思。我小時候的生活比他們現在小時候的生活都不一樣了，現在的小孩都拿平板，我們以前哪有這些東西啊！以前看電視要爬到人家的牆上伸頭這樣子去看，以前的日子過得不好，但是很快樂，的很快樂！不像現在啦，現在太發達了，我覺得太發達了。以前都是出了家門就是遊樂場了，反正人家的香蕉樹在那，就跑到人家香蕉樹下面去坐著，然後去哪邊玩土啊，玩什麼的。那邊以前都是我們的秘密基地，那時候還沒有圍起來，我覺得他圍起來真的多此一舉，浪費錢。你把這個開關大家還可以進去走一、走看一看，現在都沒有了。他把他圍起來，那個房子沒有人進去，它自然就爛掉了，很可惜！所以文化局這一次有說要這些房子，我們真的很支持他們，最起碼我們以後懷舊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走。房子住了好多年，我們從小就在這邊住，還是很習慣這個房子，高樓我們住不慣，我們房子前面就用一個鐵絲勾起來，我們沒有在鎖門。但是也是有一些會來我們這邊偷東西，偷電線、偷檜木，有一次就有一個來偷，我說你不要這樣子，這個房子都是檜木，你如果把它鋸掉了，房子就塌掉了。我說你們不要鋸，這個房子是公家的啊！他拿一把美工刀好大一把，我說這邊的木頭都是公家的東西，我說不要來動啦！他還跑過來跟我聊天，我說你拿那麼大的一把刀要做什麼？他說我來看看這裡有沒有我可以用的木頭！這個木頭你把它拆掉了多可惜啊，這個都是真正的檜木呢！

我們是非常開心，因為這邊真的沒有什麼事，到現在才有。所以你們看這邊住的人很少，我們以前這裡人很多的時候好的熱鬧，你知道我們那個時候每天如果有碰到禮拜日或是碰到什麼節慶，都一定要掛國旗。這一條街全部都是國旗，你只要想得到的節日，連禮拜天他們都要掛，碰到紅字他就掛了，這裡就一片旗海這樣子。他每一家都會有一個，那時候是插國旗的，每一家都發好大的國旗，讓你可以掛，只要是眷村其實也都會有。

她在這邊住住了半年多，每天都很開心，一邊念佛就過去了。李媽媽在這邊住習慣了，自己坐輪椅這樣子，有一天早上——邊在念佛然後就過去了，我們這邊是長壽村，我們這邊最起碼最起碼的都90歲，我媽90，董媽媽90，他們兩個同年的，我們這邊都很長壽，住過的都90以上。

以前那邊是一條橋，以前也是水泥橋，我們這邊的男孩子就會堵在那個橋那邊，有一個現在的復國新城，他們那個時候叫復國新村，房子也是矮房子的，也是眷村的，打架也是打得…。那時候我姐姐年紀比較大，他們都要來追她，我們這邊的就不准他們過來，那個時候好好笑喔！還是小的時候最好玩，現在年紀有了，我們覺得這些都失落得太快了，我們看著它什麼又看著它沒落下去，每天看著這些房子都覺得好可惜喔，真的很可惜！我們那個時候一直在跟監獄爭取，講說這個房子一定要修，因為這個房子不簡單，因為蓋法就不簡單了，一定要修。所以監獄才會跟文化局合作，不過停太久了，不然一些房子不會壞的那麼厲害。那個查人口的小姐來的時候，我跟她說這些房子都可以修，不要讓它爛掉了爛掉就可惜了。他們都不聽啊！尤其是木頭的房子有住人真的差，沒人住的很快就塌了，那個瓦很快就塌掉了，沒有人氣啊！以前我們這邊好多小朋友，好多人喔！尤其我在想著這種房子的，因為它是檜木，比較長壽，李媽媽能夠回來再住半年，她很滿足，非常的滿足！雖然人走了，但是走得很滿足，一邊念這樣就走了多好！每天早上都聽到她在家裡念佛，她唸的滿大聲的，結果有一天，一大清早我還在睡覺，我想說她女兒怎麼在哭啊？然後我再出來看，原來李媽媽回去了。我說不要哭了，她那麼大年紀回去就讓她歡歡喜喜的走。這邊如果不要沒落的那麼快的話，人還滿多的，他因為那個不成文的規定，不讓子女在這邊住，媽媽還在的話子女還可以住，媽媽不在了他規定我們三個月都要通通搬家。他都帶他們去法院公證，我大兒子注重這個房子的，他從小就住在這邊，生出來13天就我媽媽在帶，他對這個房子也非常有感情。所以如果房子有什麼，他就會拿板子來補一補、釘一釘，其實這種房子要修真的不簡單，有稜有角如果要釘他就要想辦法，所以我大兒子想說如果奶奶不在了，他不知道要搬去哪裡？很煩惱！因為都已經住習慣這種房子，你叫我去住公寓我也不習慣，我住台北的女兒每次回來就講，妳到台北住嘛！我說我不習慣到外面去，我們都習慣在這裡出出入入的，這裡生活機能也很好。[妳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嗎？](#)監獄很強硬，他就是講一給你們10萬塊你們搬走，另一個就是住到妳父母都死了就不能住了，問題是這些房子都圍起來了，你圍起來幹什麼？！怎麼不讓人家偶爾想家的時候就回去看看嘛，不要用鐵皮圍起來。我都說他們很無聊啊，他們在釘的時候我就說你們有錢沒有地方花，你看它這邊如果不要釘起來，它後面還有一個後門，以前大門是靠這一邊，現在是靠大馬路了，所以我看到這些房子都好傷心。

日本時代的你看那個樹都很粗啊，如果他再要來鋸的話我會跟他講，那個要保護它們不能鋸了。鄰長一天要掃很多次葉子，老年人當運動啊。我們以前這邊都很乾淨的，現在有人走過去就丟一包垃圾在那邊，又不能講什麼，就給它提去丟了。以前路沒有通的時候我們自成一國，種香蕉

啊，甘蔗啊，家裡面有的都搭棚子種絲瓜什麼的，家裡都要種一點補充一下，要不然那時候大家都窮啊，不是只有我們窮，是大家都一樣。我媽也是到工廠去上班啊，養豬是這一家和那一家，現在因為他死在屋子裡面，她是很拼的一個女人，賣菜啊什麼的，什麼都做她兒女都很有成就，去年吧，她沒有出來大家都沒有看到他她，死在屋子裡面啦，這邊 1234 第四家。我是覺得我們小時候的生活真的很好玩啊，每次那個水一抽都乾了，那個池塘水抽乾了，我們穿著衣服就跳到裡面去了去抓魚，因為裡面的魚都好大一隻，去抓魚回來我媽媽還會拿掃把去打我們，因為搞得滿身都是泥巴，那時候很好玩啦，還是比較想念我們小時候的生活，真的、真的很幸福、很幸福！你們沒有辦法感受到，我們以前還會提袋子啊，因為後山有種芭樂、還有種鳳梨，我們都去偷，都會去偷拔那些東西，爬到樹上把籃子掛著，然後在那邊摘芭樂，摘了一籃子再提回來。我們那邊種好多東西，監獄真的種好多東西，其實他們都看得到啦，就想說反正是小孩子，他們也不管啦！那個崗哨上面都有人啊，種地瓜什麼的，我們都去挖。如果有鏟地瓜起來，我們就在那邊烤番薯，我們那時候放學，因為後山有一條小路那個竹子非常多，晚上不太敢上去，晚上那螢火蟲非常多，那邊螢火蟲你手這樣過去就可以摸到，非常多了。而且這邊的蜻蜓也很多，我們都拿竹掃把去抓蜻蜓，然後把牠關在錶盒裡面，我爸說等一下就死光了。螢火蟲好多，因為以前這邊沒有汙染，到現在只要看到一隻螢火蟲我們大家都很驚喜，以前我們只要用手這樣摸，就可以摸到螢火蟲了，妳看有多少？！現在都開始就那些肥料都沒有了，如果能夠保持的話，這邊還真是一個很好的觀光區，可是現在都沒有了，真的好可惜喔！

這都這麼高以前這個鐵門是換過啦，以前那個門是木頭門，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就換了，這些都是日本人在的時候的那些磚頭。希望說撥一筆錢把房子都翻修一下，要不然房子很舊、很舊了。所以它那個房子才不會潮濕，要不然很潮濕，它裡面的磚頭一塊都沒有換過，通通是原來日本時代的。後面我們剛來的時候還有兩盞石燈，我們就是從後面把它搬來前面而已，我們來的時候就是兩邊有那個石燈。

時間：2018.2.13

它這個門已經沒有很好拉了，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啦，裡面我們是放東西人不睡裡面了啦，小時候我們都睡在裡面，因為家裡面小孩很多就這樣子睡，這樣子睡。那邊跟這邊是一樣的，我們的房子很破舊，但是很堅固啦，我小時候睡那一格，下舖。我們小時候因為又要擺客廳啊，所以我媽媽就讓我們舖在那裡面睡啊，我們有六個兄弟姊妹，可是有一個哥哥 30 幾歲的時候就已經走了，哥哥車禍走了，我們的房子都沒有改，都沒有給它變動過，這裡以前是一個單純的客廳，是因為我爸爸走了以後，我媽媽身體又不好，我們就搬回來這邊住，搬回來照顧她，因為下面的空間有限，我孫子比較大了，他睡那邊我就睡這邊，現在是我和孫子還有兩個兒子住在這邊，那邊以前是我爸爸在住的。這裡都還是以前的樣子，我們沒有改變過，我們這一間比較大間一點。因為我們住邊間所以比較大間一點，院子也很大像這些木頭真的都是 hinoki 檜木，所以它很牢，這個房子在建的時候很牢。我大概 5 歲多就搬來這邊了，我沒有上到旁邊的幼兒園，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那個是後面才改建出來的，監獄也是好意，用一個幼兒園出來，可是那時候我已經國中了，所以我就沒有讀到那個幼兒園，時間不長，因為後來可能法務部認為可能不合法，就把它停掉了，而且人數也不多，最後做不起來，後來就有人搬來住了。原本是澡堂，後來改成幼兒園又變成宿舍。那個幼兒園大概民國 60 年左右，不到兩三年大概兩年就沒有了，那時候還有蓋溜滑梯，到最後就通通打掉了，如果現在來辦的話應該也蠻好的。這塊木頭是不行了，為什麼它會變成這樣子？因為我爸爸的牌位原本擺在這邊，因為我弟弟把牌位請到台北去了，這邊就空下來了。這邊的木頭跟其他的木頭就不太一樣，但還是很結實，用膠帶黏起來的很多，都是 921 地震的時候裂開，妳看這邊也都是裂開的啊，這房子能撐這麼久也真是不簡單啊！沒有人氣的房子，妳看就像隔壁一樣都塌掉了，其實那時候我有打電話到監獄去，我有建議他看看你想不想把這邊都改成像是古蹟那樣子給人家看？看需要收一點費用也沒關係啊，結果他們不願意。妳看那些房子一間一間都塌掉了，我們小時候都是在這邊玩啊，我媽媽都不准我們出去，我媽不太喜歡我們出去外面跑，要不然就是去我爸爸那邊，但是有時候我們出去玩我媽媽也不會講什麼啦，時間到了你知道回來就好了啦，以前的父母都是這樣子，晚上你知道回來睡覺就好了，吃飯知道回來就好了啦。在這裡同年齡的很多，他們是大部分都來我們家玩比較多，我們那時候流行紙娃娃穿衣服，那個反正就是亂玩。那時候海產店是一間豆腐店，我們那時候還會跑去幫她媽媽包豆腐，筱蘭姊姊那時候住台北，我也住台北，我們兩個就有聯絡，我在台北生活 8 年我就搬回來嘉義了，那時候我還是小姐就搬回來嘉義在嘉義工作，一工作就不想再跑那麼遠了，我高中畢業典禮還沒參加完就到台北工作了。筱蘭姊姊退休以後有回來啊，我又搬回來這邊所以比較有互相照顧，筱蘭姊姊有什麼餅乾也會送來給我孫子吃，有時候我們看她曬衣服下雨了就會叫她一聲，好幾年的鄰居。他們住這邊我們就住這邊多久，她爸爸死跟我爸爸死都是放在圓福寺，我們這一排和那一排死的都放在圓福寺，他們還是在做鄰居。我們的童年其實很簡單，就這家跑跑那家跑跑，大人看到就給妳一點餅乾、糖果吃。跟日本人拍照的照片找不到了，因為我都收成一盒，我們好多小時候的照片都不見了，像我們在幼稚園裡面拍的照片也都不見了，我們很多

照片在這邊拍的，因為那時候我爸爸很喜歡種花，我們前面院子全部通通都是花，我爸爸走了以後，媽媽心情不是很好就沒有再照顧那些花了。他喜歡種蘭花，玫瑰花開得很，大比我還大。因為他施肥施的很好，我們這一塊的很肥，那個草永遠都長得比人家快。這是我先生，這是還沒有改建前。這個是我爸爸搭的，那時候他搭得很好，這是我媽媽，這我先生，就是站在馬路這是新生路，那時候沒有路這都是農田，因為我先生過世了，所以有一些照片我們就把它翻拍出來。這個池塘就是他們現在把他圍起來的那個池塘，整個大榕樹那一塊，那時候都沒有路，還沒有開路只有小路，那棟是給監獄的犯人如果他表現好的話，會給他們出來跟家屬在這邊住一個晚上，所以大部分就是這些，路改了而已其他都沒有什麼改。這邊可以放東西大概這麼高吧，因為我爸爸想說方便的話就從這邊出入，我爸就把這個壁櫥打掉了，這邊是不通的。

這也是一間房間，我爸爸就把那間房間的地板打掉了，所以變成下面的房間，跟我們現在的房間不一樣，下面的房間是水泥的，我們的這個是地板，我們的廁所也都像以前那樣子沒什麼變。以前我在廁所跟我們隔壁的在聊天，因為他隔的很近就隔了一道土牆而已，有時候說現在怎麼樣、怎麼樣，我們等一下就出去玩了，真的只有一牆之隔。我們的房子沒有做很大的改變，還是一樣用這些木頭門，以前是時間到了監獄會來幫我們換門，那時候是用紙表的，我們小時候都會去戳它，我爸都會罵我們，所以到了過年了監獄就會出來全部換。我們這個以前是塌塌米，現在才改成木板，以前曬塌塌米的時候，爸爸說我們不好好曬還被追著打呢，因為那個要拿棍子打灰塵，才會起來不可能打得很乾淨，都是我媽媽後面接著打。過年或逢年過節的時候，老人家比較重視有時候就會叫我們拿塌塌米出去打，用藤條打把灰塵曬出來之後，才有草的香味。我們那時候還看他們直接來我們這邊縫塌塌米，外面請來的師父是整面換掉，針都很大支這麼大一支針在縫，換是監獄這邊會處理。最後一次翻修就是在席典獄長的時候，大概我 24 歲左右，因為我們在翻修的時候我幫我爸爸找鐵工啊什麼的，還有釘天花板的，都是我找的。離現在有二、三十年了，很久了。我們打電話去監獄跟他們說你們不能把這些老的員工的家屬都丟著不管了，他完全不管你，看他們現在都不管了，我們打電話跟他們說房子總是要修一修才不會壞掉，他們都不修，妳看房子都壞掉了，我們是做過反應的。你們會和其他的居民討論這個嗎？說起來這邊的人也不算很團結，照理說大家要團結一點，不過監獄也是欺負他們都是老人了，他在民國 80 年左右吧，他就來公文說住在這邊的眷屬都要到法院公證，不公證就是給你 100000 塊讓你搬家，如果你不住了你就領 100000 搬家，要住的他叫你到法院去寫那個公證書，去公證。請說假如將來媽媽不在的話，這房子一定要還。我是覺得蠻不合理的啦，而且他這個事情都沒有透過年輕人，我那時候如果在的話我們就...。因為我們小時候就一直住在這邊都沒有搬過，就是我結婚以後有搬出去這樣子，但是我們每天都會回來看我媽媽一下，可是我媽媽就傻傻的人家叫她去公證她就跑到法院去公證了，就沒有辦法了。你就拿他沒辦法了，因為他有公證書啊！所以那時候這邊的長輩們都去做了這件事，那時候大部分的年輕人都不是在這裡，大部分的年輕人有的都在外地做事或住在外地，等他們都公證完了我們才瞭解怎麼有這種東西啊！那時候媽媽也沒有跟我們提到這件事情，到後面我們有看到東西才問她，我們問她的時候她也不是講得很清楚，我媽大概也六、七十歲有了，講的也不是很清楚，變成這間房子就這樣子啊！我弟弟的意思是如果他可以原地蓋房子，那我們也可以買這樣子，監獄不願意啊！就沒辦法完全沒有可能！這樣的想法有提過嗎？有！我弟弟都寫信到法務部去啊，法務部沒有給他回答，所以這個房子就等我媽一走就要還出去了，房子沒有人住其實真的壞的很快，有人住的話房子多多少少也會維護。像我們都市哪裡有裂了這種又不能補啊？他不能補我們就拿膠帶給它貼起來，免得它越裂越嚴重。像這些門都不能開了，為什麼不能開？因為地震卡死啊！它這個卡樁都走樣了，所以有的門都打不開了。爸爸的頭腦很靈活他做一些移動，空間就變得比較大了，像下面就是兩間房間，那因為我大的兒子在下面住，他有時候會抽菸我們就沒有跟他一起住了，所以我們都睡這邊，玩也是大致都在這邊玩。小時候也沒有玩什麼東西，我姐姐那時候有買一個小的洋娃娃給我，在那時候買大概也要七八十塊。

我叫朱美靜，民國 48 年出生，我是最小的女生，下面還有一個弟弟，我們是民國五十幾年搬來這邊的。剛來的時候全部都長滿草，門也都關著，前後院都是大概長這麼高的草，爸爸是開不開門把我抱進來的，叫我從裡面開，從一個小玻璃窗那裡抱進來，然後叫我開門，我很小啊那時候。我們剛搬來的時候是住在長榮公園那邊，那邊有 3 戶，莫媽媽沒有在長榮公園那邊住過，但是他先生有來我們家打牌，我們住的是司法保護會的房子，後來這邊申請到房子我們就搬來這邊了。我們最早的童年是在司法保護會那邊的房子，我們的院子裡有一顆很大的榕樹，爸爸還幫我們做一個鞦韆，從我們廚房又冒出這麼粗的桂圓樹，我爸爸說不要鋸掉，他說這樣太可惜。我爸爸叫人家來釘屋頂的時候就叫人家把它圍起來，所以我們家的廚房有一棵桂圓樹，它就生長在那裡，我們沒有砍它，就讓它繼續生長，我爸爸說他能長這麼粗也是值得，不要把它砍掉。我們沒有爬上去過，我爸爸也沒有。以前司法保護會是在法院那邊，那三間房子是屬於他們的，可是他可以先借住，因為我們剛從基隆搬來的時候，我是兩歲我都還記得，我們是睡監獄的會客室，因為剛搬來的時候沒有房子，我們在那裡住了好幾晚，等到他們的房子空下來，我們就搬進去住了，大概也住了五六年(可能

是三四年)，才搬到這邊來，後面那一間小房間以前我爸爸是把它當廚房，小房間是他自己釘的，他整座又把它搬過來，叫犯人搬過來的。後來我姐姐都大了，他就把它打掉了，然後我們這邊又重新蓋一次。這道牆的後面通通是改的，我們的房子算是這裡最大的一間吧，因為我們小孩也多就六個小孩啊，再加上我爸爸、我媽媽八個，我爸爸原來是要調到彰化去當課長的，但是那時候我姐姐在讀書，他們都是從基隆轉來嘉義，如果又要搬的話要再變動一次，我爸就說那他不要當課長了，就在這邊就好了，他說小孩一直跟著搬也不是辦法。我們剛搬來沒多久他就叫我爸爸到彰化去當課長，我爸爸沒有去我爸爸平常是個滿有威嚴的人，講話也很有影響力，有什麼提議的話就比較受重用一點，我來嘉義是兩歲在那邊住到差不多 5 歲，我們就到這邊來，後來就沒有再搬動了。我高中畢業之後就到台北工作了，結婚也是在台北，我是後來離婚就回來嘉義跟我爸爸、媽媽一起住，那時候我爸爸還沒有過世，我爸爸就把後面那一間小房間給我住，再來就沒有移動過了。在我認識我現在過世的老公，我們就住在外面，但是我們天天都有回來家裡面，因為我們就住在嘉義啊，我們家的兒子、女兒大概隔個幾天就會回來看他們一次，我是天天回來，還有我二姊這個孫子是在台北出生的，他 13 天就回來了，他才真正在這裡長大的，後面我這兩個小孩就是我女兒和小兒子，他們小的時候也是在這邊我媽媽幫忙帶的，因為我要做事所以這個房子已經住四代了，如果我媽媽活長一點就第五代了，因為我最大的外孫女已經高中快畢業了，如果大學畢業有好對象結婚了就抱孫子了。這個房子孕育了四代，我小兒子今天在整理這些，大部分都是他在整理啊，我大兒子就看看這個房子哪裡有壞掉他就處理，他們都滿維護這個房子的。

這裡都按照他們原來的樣子貼，通通沒有改變過，所以剛進來的時候洗手檯是紅磚的，瓷磚是我爸爸後來找人來貼的，他本來的房子是房間延伸出來到這一間，那還有一間房間我爸爸就是嫌說這個桌子沒有地方放，然後他就把它打掉，把這個桌子放那邊，後來那邊又改成房子，因為我弟弟結婚沒地方住，又把桌子打到這邊來。以前那間是空間而已，後面才是房間。以前吃飯的地方是那邊，後來我弟弟要結婚了，我爸爸找人來蓋，然後這個桌子就把它搬出來放在這邊，就一直沒動了。這是我二姊那時候他們做大理石，他們帶回來的好久了，已經很久了。妳看都有裂痕了，都很久了。我們在這邊用餐，在這邊談事情，我女兒的終身大事也是在這邊談起來的，這裡像我們的客廳。妳要找我們在前面找不到，我們大部分都在後面這邊活動。像我們教會有教友來聚會，也都是在這邊，買一個瓜子什麼的就在這邊聊聊天很好，我爸爸很會動腦筋，我爸爸頭腦比較好，妳看我們家就這樣把它一氣呵成，這一間本來是一個空間而已啊，因為過年我弟弟要回來了，所以我們就先把它弄好讓他們睡覺。

比起他們那邊的房間，我們這邊的房子是比較大，莫媽媽都說我們是全宿舍裡面最大的一間，可是我那些小姪子、小孫子回來都說這個房間好小喔，因為他們都住慣了大房子，所以就嫌這個房間太小了，他們不是生活在這裡，可是要我們生活在這裡，我們覺得空間已經很大了，都很習慣了。但是因為房子高高、低低，所以我們才把媽媽送到安養院，不然我們是不送的，大家輪流照顧她，可是她要上廁所什麼的就不行了，要洗澡也不方便，它有一個門檻怕摔倒，這個浴室是我們來才蓋出來的，以前我們大概都在洗手台旁邊洗澡，我爸爸有做一個 hinoki 的木桶，後來也都不見了。後來我爸爸想說這麼不方便，以後都大了不方便，我爸爸就又蓋了一間浴室起來。他都慢慢弄就把它弄起來了，以前這邊到那邊是一個天井沒有屋頂的，那個時候沒有門這裡就是廚房，那時候我爸爸有用木板圍起來，想說有個內外，有人去告，說是違建所以就拆掉了，現在才留這一點點而已，不然那裡都是蓋起來的。這個就是剛才那個小孫子，他爸爸有壞掉的就釘啊，流理台這些也都是後面加蓋的，以前這邊還沒有蓋出來，我媽媽都坐在那邊燒煤球、燒飯、燒水，所以我媽媽氣管不好，她燒了太久的煤球。我們小時候都去買煤球，就在長榮公園再過去一點，都用草繩穿兩個提回來，那時候還好小喔，我最怕我媽媽叫我去買雞蛋，那時候我都把雞蛋打破，我媽都叫我們去買雞蛋、買豆腐，我最怕這兩樣，一邊玩掉下去就碎掉了。我們那時候的小孩都很能幹，不可能像現在 4.5 歲都還關在家裡，不知道什麼時候自然變得這麼差又生的少，都變成寶了。以前放學玩到一、兩點才回家，媽媽也不會問妳吃飯了沒？父母沒有在問這些，也不會問妳功課寫了沒？有問啦，但是妳只要跟他說寫完了，他就相信了，其實都沒寫。那個時候的父母也比較放心小孩在外面，這邊也沒有什麼複雜的人，都是監獄的人，我們時常在笑什麼別的地方選舉有在買票，我們這邊都沒有，都沒有人來買票。以前有一個小老虎住在現在已經維修好的籃球場的對面，他是死在阿拉伯，他是農民有專長，那時候就跟著到阿拉伯去，結果就死在阿拉伯了，小時候也蠻調皮的，如果有人被欺負，都是他出面。還有董媽媽他們家兩個，董宜中、董宜升還有以前好像住後面的叫做董家亮的，他們幾個都是湊在一起的，陳弘賢和董宜中很好，那小老虎是和我哥哥玩在一起的，我哥哥死的時候他哭得多傷心啊，不久之後就到阿拉伯去了，他們家就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因為我跟女兒那個妹妹很好，我聽說她坐牢、吸毒，她以前會回來看看現在都沒有了，她媽媽打牌完全不顧小孩，而且都喝米酒打幾天幾夜不用下來都沒關係，所以他老公都會揍他她，夫妻打架有時候會打到水溝裡面去。前面小水溝啊打到哪裡面去，大家都要去勸，因為我們小時候都在她家玩，所以多少會知道一些。她小女兒還抱在手上，她就開始帶出去打牌，所以她女兒也變成很愛賭，小老虎的媽媽從這

裡幫完豆腐之後出去打牌就看不到人了。她都在這邊洗豆腐布、包豆腐，我們有時候沒有買就去拿豆腐露出來的，豆腐乾很好吃，都去偷她的豆腐乾吃。因為這一塊以前通通是豆腐店，新生海產店是私人的土地，那邊隔起來的通通是監獄的土地都不能用，海產店要跟他租都說不要就擋起來。監獄現在對這邊都完全不管了，反正你們這幾個老的都死了。他現在也沒幾個人啊，但這幾個老的都死了以後你們都搬走了，他們要怎麼規劃再規劃。所以聽起來也是蠻無奈的，這個地方被遺忘了，之前他們還會帶犯人出來打打草，照理說你看到這邊草很長，就順便打一下他們都不打喔，那個他都打那個鐵網裡面的，那個是他們的他們才打。他現在都交給文化局管，他們都不管了。我們這一間是還好屋頂沒有漏，莫媽媽的屋頂會漏水有跟監獄申請，說你這樣我們怎麼住？最後監獄有來好像只是修她前面後面他就不管了，我是有聽莫媽媽講啦，只是到最後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申請？董媽媽他們家也漏水啊，你看他們屋頂上面鋪一個綠色的帆布，他就是漏水啊，花了 50000 多塊做的。監獄不管啦，你漏就漏啊，監獄不管。你日式的房子屋裡上上下下的比較會有困擾，像我懷我女兒的時候就從樓梯那邊滑下來，後來我爸爸就有釘了一個把手，讓我們比較不容易摔倒，我會摔倒是因為小孩拖鞋在那邊亂脫，一踩到就摔倒了。董媽媽跌倒幾次之後身體不好了，她現在都在家裡面，年紀大了不經摔，摔了就要好久才會好。這裡的生活算起來陳醫師他們算是稍微好過一點，我們搬過來這邊我爸爸好像也才賺兩三百塊吧，反正家裡有什麼就吃什麼，外面有很多果樹我們都會去偷摘，偷摘的真的比較好吃。有時候我們也會去那邊抓魚，尤其是把水抽乾的時候那裡的魚都好大一條喔，看了真的忍不住就跳下去了，回來就被我媽打，我媽說我們搞得太髒了，滿頭都是泥巴。現在的小孩沒有這種地方玩了，現在的小孩你看到大部分都是哪個平板。收稻子的時候我們都會去堆土買地瓜回來，他是等通通收割了以後就把地瓜種下去了，甘蔗是我們放學回來看到了就踩斷一支，頭拔掉射進去就給它拖回來，我媽媽會削給我們吃啊，我們都是有的鄰居有種木瓜，看差不多熟了就把它用下來趕快放書包，他會告訴我爸爸：「你女兒又把我的木瓜拔了！」他們都知道只是不講而已，想說只是小孩子。我們家後面還沒有用水泥的時候也是種了很多菜啊，是爸爸種的。我爸爸養了 150 隻的雞，因為他要貼補家用，他下班把衣服換下來就抓幾隻雞，綁在腳踏車上就騎去東市場賣啊，我爸爸在司法保護會的宿舍那邊有釘一個雞舍，那邊有三間房子，沒有隔院子所以院子很大。

這家跑到那一家那家跑到這一家，這家媽媽在做包子、饅頭就跑去啊，我家在做包子、饅頭他們就跑來吃啊，後來我們家的雞全部被偷光光了，就剩一隻跛腳的雞，大概是有下迷藥的樣子，因為我爸爸都沒有聽到聲音，那時候連我們的油票、米票爸爸的鞋子都偷光光了，那個都注意很久了，那天是有人看到，因為半夜有下雨，你說睡的那麼死不可能啊，那麼多雞至少也會有聲音，完全我們都沒有聽到 150 隻雞就都沒了，只留了一隻跛腳的雞，其他的都沒有了。而且還把雞舍的鎖撬開，我爸說可能被吹迷藥進來大家都睡得很死，那時候沒有報警。因為我爸爸是一個很機警的人，他比較有危機感，所以有一點聲音他就會起來看看，可是那一天我爸爸完全都沒有起來，像我們住這邊的時候因為我們靠近馬路，我爸爸如果晚上有上班的話他就會出來巡邏，巡邏一圈看家裡好好的他就會再回監獄裡面再巡。我爸爸穿監獄衣服的照片，以前他都有照，都不知道拿到哪裡去了？他在後面那邊蓋了一棟兩層樓的，受刑人如果表現得很好家屬可以來會面，他們就在這邊也是一種獎勵，這也是一個人道。自從開了這條大馬路之後景像都變了，完全都不像。以前那條小路上去就是我們所謂的後山，以前都不覺得怕，晚上都跑上去抓螢火蟲，晚上那螢火蟲有多少啊，真的是妳都不用點燈你要隨手撲一下就好幾隻，那個時候沒有環境汙染所以很多。以前蜻蜓飛的滿街都是密密麻麻的，你看你現在看到一隻蜻蜓會覺得很稀奇，我那小孫子看到一隻螢火蟲說：「螢火蟲呢！」我們剛搬來嘉義的時候還沒有住這邊，這邊有一個趙伯伯請我們吃飯我們就來吃飯，他兒子就帶著我們在抓蜻蜓，拿大掃把這樣抓蜻蜓這樣子抓，放進一個監獄做的鐘錶的盒子，滿滿的那時候小不懂事，想說把它關起來可以養，結果沒多久都死光光了，我們這裡什麼都多水果多、昆蟲多，以前蚱蜢那麼大一隻，現在看到一隻蚱蜢太稀奇了，都趕快把它放到樹上不要被壓死了。以前這裡也有很多芒果樹，等它熟了都用竹竿把它打下來，我們都是看它差不多黃了就回來抽竹竿，媽媽就說：「你們抽竹竿做什麼？」我們去打芒果啊，那個時候哪個伯伯有種香蕉啊，我們都偷爬那個後門進去看他們香蕉熟了沒？摸一摸。以前他們都用電土用那個香蕉，我們都去摸一摸，摸到有熟了就通通給它拿回家，他也不會講什麼，因為大家都是好朋友。他有三個兒子，那三個也都是在這邊長大的，最後他爸爸調到台南那邊去了，就在那邊的宿舍了。男的玩男的，女的玩女的，但是偷東西都會去偷，因為監獄種的鳳梨很甜，真的很甜。我們把鳳梨轉一下拔起來，看哪裡有樹就給它砸下去，開了就在那邊吃，在那邊吃完了再帶兩個回來家裡。我媽都會給我們一個小籃子叫我們去拔芭樂，那邊那時候有很多芭樂、甘蔗、鳳梨，那時候還會牽兩條牛，只要監獄出來做事就會牽兩條黃牛出來耕田，我們那時候只要看到那兩隻牛就很高興。但是我爸都不讓我們跟受刑人走的太近，因為走得太近也不行，像我們這邊有一個伯伯，他女兒就是那個時候和一個受刑人出來的時候在通信，在交換信結果被查到，馬上他爸爸就記過了。那時那個受刑人還沒有出獄，我爸爸帶他們在修屋子的時候我爸都不讓我們在上面，都讓我們出去，但是那個時候受刑人對我爸爸也蠻好的，想說

主管也很累，家裡有六個孩子要養，他們都撿那個牛奶桶、鳳梨桶，他們都會撿一袋，出來的時候拿給我們叫我們拿去賣，賣了就去買東西吃。因為他們知道我爸爸家裡小孩很多，我爸爸是個蠻嚴肅的人，只要你不要超過他的那個界線就好了。那時候受刑人出獄了來我們家送了 1 盒蘋果，還有下面有很多錢，我們都有看到。結果我爸爸第二天全部就拎到監獄去了，上司說蘋果你可以帶回去給小孩吃，結果我們都沒有吃硬放到爛。我爸爸不是他的東西他不會要人家的，大概五十幾年吧，那時候好多錢一大疊一大疊都舖在蘋果下面，我們那時候看到那麼多錢，好多錢喔！根本不可能看過那麼多錢，我爸爸就是一個薪水袋裡面兩三百塊，那時候生活環境很差。以前我們都趴在人家的圍牆上看電視，人家拿水潑我們，我爸爸就跟我媽媽商量要不要也分期買一個電視給我們看，結果爸爸分期買了一個日立的，那個拉門的那種，都是黑白的，那時候沒有彩色的，為了看一個布袋戲，我唸民族國小從那裡跑回來家裡，我叫我媽不要給我送飯，我說我要回來吃一邊看布袋戲一邊吃飯，吃完了就咻又跑回去，那時候多精彩啊，都想說這樣子殺是不是真的殺出血來，那時候小不懂事就想說真的殺出血來了，然後董媽媽家的兒子也會騙我們，他說電視裡面有房子那個都是迷你的房子，他們故意把他縮小成在裡面演，那時候都還相信，原來房子是迷你的，然後人也都縮小在裡面演，小時候好快樂，現在老了孩子也大了、煩惱多了。我們最喜歡我爸爸看棒球，那時候打威廉波特他半夜把我們每個人都叫醒起來看棒球，就會出去外面準備東西回來吃，拿甘蔗回來吃，如果全壘打我爸爸就跳起來一直拍手、一直拍手！那時候的景像都還很清楚，不管幾點 3 點多我爸爸就把我們叫我起來了看，像我姐姐生她老二的時候是個男孩子，那時候我們家都生女孩子，我爸爸一邊看棒球，剛好又打了一個全壘打，聽到這個消息說：「好啊！」。我爸爸也很疼這些孫子，其實我爸爸表面看起來蠻威嚴，可是很疼我們。我們小時候沒有東西吃，他們半夜有宵夜吃不完的我爸都帶回來給我們吃，半夜都叫我們起來吃啊，都過去了，我們都聽我爸爸棍子的聲音，因為那是一個鐵棍子走路就會鏗鏗鏗，我們大概有聽到就知道是爸爸回來了，我爸爸就繞一圈，看一看沒有什麼事就繞回監獄去了。因為以前這邊是露天的，我們那個玻璃門本來是可以拉起來、鎖起來，然後這裡有一隻小狗在看家，那一隻小狗很乖就是人家所謂的 CoCa，牠那個耳朵好大一隻，很可愛那隻狗。我們家最多最多養了 7 隻狗，我爸爸帶回來的，因為他說那些小狗在監獄很可憐，因為母狗的奶不夠，而且有一些人沒有愛心一腳就把那些小狗踢得很高，我爸看了不捨得全部都把牠們帶回來。那時候我們家前面、後面都是狗，都是大耳朵的狗，人家都說我們的狗好漂亮，時常有人來要，我爸爸都不給。我爸爸蠻喜歡小動物的，你如果把狗弄得乾乾淨淨的他都讓他們在上面，不讓他們下來。我爸滿有愛心，我媽也是。我媽媽不會好了，只要不要惡化就好了，她就是完全的植物人啊，完全靠灌食。我們沒事就去看看她，她也不認識我們。妳去她眼睛就會跟著妳看，但是我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不會好了啦，我媽媽前一陣子也是生病不會動、不能走路了，最後去開刀有比較好了，要人家扶著她走，所以董姐姐她們都蠻累的 24 小時 stand by，鍾阿公在加護病房我跟阿嬤說不要做氣切了，都這麼大年紀了，我說如果要走就讓他好好地走。妳也不要難過，都活這麼大年紀了，像我媽媽我們都已經達成共識不急救了，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們都不急救就讓她安安靜靜地走就好了，這是對她最好的地方，比較有尊嚴。你看有的為了撕那些東西皮都撕破了，覺得太可憐了，我跟鍾媽媽說妳要照顧好妳自己，妳看臉都摔破了。鍾阿公如果不是摔一跤不會這樣子，他都還能到處走，摔一跤以後就不行了，老了就是老了，趁年輕可以做一些事就做一些事，多做點事不要像我們老了就沒用了。

訪談：王百聖 (地檢署書記官王招典子)

時間：2018.1.29

那個涼亭後來拆掉了，就剩下現在這個涼亭，現在把它弄成停車場，以前是公眾通行的道路，然後我們那個時候，還在念書那時候是念專科四年級，我表弟念嘉中那時候，這裡也有幾個小女生，我們第一間有一個演藝人員張富美，她媽媽現在還住在這裡，那時候跟我們同年紀的就是張富美，還有一個在轉角他們家在賣桶仔雞的標哥，標哥他老婆也住在這裡，然後這邊轉角有一棵九重葛，那一棵應該是有旁邊宿舍的時候就有了，那邊的宿舍比較舊，那一棵如果挖起來應該值不少錢，整個樹頭都滿大的，九重葛那間也有個小姐，最近她媽媽過世了，過世了宿舍就要遷給人家，我念書那時候這裡有住 3 個小姐，那我們隔壁林叔叔他們有 2 個女兒 1 個兒子，後來我爸爸退休之後林叔叔接我爸爸的位置，後來就生病了，林媽媽大概也五六年生病就走了，對面小張媽媽應該是住最久的，她現在還在，這個蔡奶奶也走了，這個對面有一個張奶奶，對面這個張奶奶偶爾會過來，她 90 幾歲了，最後一間是謝奶奶也差不多 90 幾歲了現在還在，她外面的花園整理得很漂亮，都她整理的，比較老的住戶就張富美的媽媽、然後蔡奶奶、對面張奶奶、然後小張奶奶還有謝奶奶，還有我們這個算是比較以前的住戶，其他都是陸陸續續會有人搬走、有人搬進來，大部分都有維持就是不會空很久，馬上就會有人進來，好像最近旁邊這個檢士官大概搬進來 2 年吧，旁邊這個法警的學弟也大概兩三年，地檢署的宿舍有繼續開放監獄宿舍就沒有了，那邊的空屋率比較高，久了房子就壞的很快，地檢署的宿舍大概就

是馬上會有人申請進來住，中間如果有空隔的話，大概沒有多久。像蔡奶奶去年走了，最近也有人進來在整修了，那間也會有人進來。**住這邊的格局有改變過嗎？**都沒有改變過，我 60 幾年住進來的時候它就這麼舊，上面天花板有啦，是後來加上去的，這邊都快要變成貓村了你知道嗎？貓就是很多人在餵養流浪貓，然後你跟她講她比你還要兇，她餵養貓之後貓會從我們天花板，從謝奶奶那邊進來，開始走走走有時牠還會從天花板掉下來，從浴室那邊掉下來，浴室早期的天花板就塌下來、掉下來就一直衝不曉得要衝去哪裡？所以它上面全部都是打通的，那時後貓掉下來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很緊張，裡面會不會也有長長的東西會不會跟著掉下來，那時候聽說舊監要搬去鹿草的時後，他們要整修裡面我那天才去看他們的經費，他說花了 3 億，然後聽說在整修的時候裡面長長的東西有算千條的，不是算百條喔！在舊監工廠房舍裡面，因為法院跟地檢署原先在中山路，所以他們的司法新村第一個不是蓋在這裡，它蓋在法院的後面，那這個叫司法二村，我剛搬來這裡的時候，那個司法第二新村的招牌都還在，現在那個還在，應該可以約略看得出來，可是真的是 60 幾年來住的時候就很舊了、非常舊。這個房子有一個特色就是冬天的時候很冷，夏天的時候很熱，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它不太會漏水，沒有聽說哪一戶會漏水，這個也很奇怪。這個牆壁就很爛，這個裡面應該不是磚，也不清楚它是什麼材質？可是就是會有很多白蟻，超多的白蟻。就這個牆面來講它真的是沒有做好啦，每一間都是一樣，都有很多白蟻。不過屋頂是很好，我們沒有請人家來處理白蟻，牠生寶寶的季節才會飛出來，大概三個禮拜吧，晚上只要一開燈牠們就飛進來，你就只能不要開燈就三個禮拜，大概清明節前後很困擾。那個大概是大自然的現象吧！你說要除蟻其他沒有除的照樣飛過來，不過檜木的宿舍區好像比較沒有這個問題，原先我們來住的時候，後面這個應該是監獄看守所管理員的宿舍，都有人住啊！後來陸陸續續年紀大搬走以後，新的就沒有進來，現在應該只剩下第一間那個王媽媽了，現在就剩下籃球場後面那個沈媽媽的兒子還有人在那邊上班，另外莊媽媽他們家不曉得有沒有人監獄上班我就不曉得了，第一個印象從我們屏東的宿舍搬過來的時候，因為我們屏東的宿舍是一、二樓的，所以 67 年剛搬過來的時後就覺得，哇！怎麼這麼小，就生活機能覺得不好又很舊，67 年就很舊了，你看現在 107 年了。那時候我爸爸當科長，過來這邊也是當科長，因為我們老家在水林，所以就調過來這邊，那時候我奶奶還在，要回去看我奶奶比較近，所以才會從屏東地檢署調回來嘉義，剛剛有說爸爸原本在文正國小，那一年有 6 個同事要考書記官。**是因為很缺嗎？**沒有，那時候書記官也不好考，還有限定國文一定要 60 分才會錄取，那時候國家考試有兩個職位有限定國文一定要 60 分，就是書記官跟司法官。不管你專業科目考的多好，只要國文被殺就完了，後來我有一個堂弟，因為我爸爸當書記官，我們陸續當書記官，我和我弟弟也同一年考上書記官，我堂弟也要考，結果每一年都死在國文這一科上面，他大概考了五、六年吧！他考到最後只要想到下一節是考國文馬上就肚子痛，他也一直都沒有考上書記官，可是他後來我去讀中正法研所，他也是跟著我去念中正法研所，不死心就對了。其實他是中正數學的博士，他還回過頭來要去念法研所。**是受你爸爸的影響嗎？**有！他們都叫做法律人的不歸路，我後來在課堂上有寫一篇報告，記述我爸爸他們開始考書記官，還有我們小孩子在考的整個過程的那個情形，你如果念法律的話就是一定要考上司法官，如果沒有考上讀法律要幹什麼？是那個時候很僵化的想法，現在也是啊，如果念法律系只有考上律師你要幹嘛？律師現在那麼多，路上招牌掉下來就壓死 3 個人，其中有兩個是律師。可是司法官就不一樣，司法官很難考，去當兵的時候遇到一個現在是大法官叫詹森林，我預官 29 期我睡上舖他睡下舖，他去當兵的時候就是軍法官，可是預官的軍法官就是部隊的書記官，他們的軍法官是正統職業軍人體系下來的，那是司法官，預官就是大學畢業去考的軍法官，那個職系都是去當書記官，可是詹森林進去我們那個師當軍法官的時候，那時候他司法官考試已經考過了，那時候司法官和律師的考試都很難考，所以如果去念法律系就是走這一條不歸路，你沒有考上就什麼都不是。像我二弟跟我同一年考上書記官以後，他就實習期滿就把書記官辭掉專心考司法官，到 81 年的時候他跟我弟弟同時考上律師，我二弟又考上司法官，小弟沒有。現在在當律師在嘉義執業，如果念法律系連書記官都沒有考上就很奇怪，書記官跟司法官還是有一個階級，就好像你是檢查官跟警察，然後你是醫生跟護理師，你是官或者是兵，雖然都是官就是有一個差距差很多，所以才叫不歸路。爸爸是從文正國小考上之後，第一站就分發去屏東，在屏東大概待了五、六年，因為文正那邊很鄉下，他也是為了要把我們這些小孩帶到都市念書，所以就把教職辭掉去屏東。我們這些小孩子就跟著去，那時候是國中畢業，二弟是國小畢業，小弟還在念國小一、二年級，然後大姐那時候念護理學校就珂葳的媽媽，為了要就近照顧奶奶，我爸就請調回來嘉義，我們那時候家人口數很多，那時候我姐姐念護理學校，有時候也會回來，我那時候在高雄念書，我也會回來，二弟念嘉中小弟念民族國小，還有我有一個表弟也是念嘉中都住在這裡，還有爸爸、媽媽，奶奶有時候也會來，你看這麼多人擠在兩個房間。那時候還跟當兵一樣睡上下舖，我們四個男生都睡這一間睡上下舖，那個很窄那時候都很克難，現在是還好就剩我爸爸和我小兒子，這邊生活機能是有一個好處，就是老人家到外面去抽菸幹什麼都很方便，外面也不會有車子來來往往比較安全。我後來沒有當書記官，到行政機關去沒有在法院上班，所以我沒有宿舍，早期司法人員的待遇很低，如果沒有配給宿舍的話他們可能連生活都會有問題。他那時候待遇是比老師好一點點，可是後來老師的待遇調整到比書記官還要好，我那些舅舅比我爸爸晚幾年去念師範學校，他們都當校長，退休之後待遇都比我爸爸還要好啊！教育人員的職等

和公務人員的職等是不一樣的，現在應該差不多，很早期的時候教育和司法人員待遇都很低，後來司法人員有一個司法加給比較高，所以他們才會去考法院書記官，考完書記官之後，開始司法和法務部著重法官和檢察官那一塊，所以如果專業加給有提高的話，都是著重在那一個類別，所以書記官跟司法官的待遇差很多，所以他們陸陸續續都還有去考，只是考到最後我弟弟考完法律系之後，我爸說叫他不要再考了，他考試的成績單我都還有看過，他那時候很認真考，就是一年兩次考試司法官考一次律師考一次。那時候律師錄取名額比司法官還要少，一年大概錄取 6~10 個，司法官都還錄取大概 50 個，後來到差不多 77 年 78 年的時候，就整個做一個大變革，後來律師錄取最多到 500 個，後來律師就比較不值錢，司法官就固定從 50 幾個到 60 幾個到 90 幾個，最多只會錄取到 120 個，還是有限制，律師就沒有。他打算用市場機制去淘汰，所以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律師是考上之後，他沒有辦法執業啊！我爸爸有一個朋友是參加高考的時候認識的，那個朋友是醫學院的學生，二年級的時候有一次上課的時候被教官查出來說書包裡面有帶刀，所以就被學校退學，退學之後他就跟同學說再見，說：「等到你們當醫生的時候，我就是當會計師或者是律師！」然後就去當兵了，當兵之後開始讀法律的書籍，當兵回來以後就考上司法官和律師，兩個都有考上。有一次我碰到他，他說別人衛兵都不要站，他都要站衛兵念書，可是司法官那時候會做身家調查，口試的時候會把你的資料都調出來，所以就被刷掉。那時候我不知道他口試被刷掉，那時候我們還住在鄉下，有一次他去找我爸爸他姓余，就覺得他有點悶悶不樂，後來我弟弟考上法官之後，有一次他在台北那時候余律師已經在台北執業很久，是一個很有名的律師，就去余律師請客的時候才講那時候會去鄉下找我爸爸，就是司法官考試的時候口試被刷掉，司法官沒有當成心情不好，所以我把他的故事也寫成一篇文章，他有出一本書是關於商標法的書，我也有問他你為什麼出商標法的書？他說他在台北執業覺得他只要一張桌子一支電話就可以接到生意，結果他半年都接不到半件，那邊人生地不熟沒有人脈，所以他是第一個把司法院所有的判決用電腦建製的第一個律師就是他，他心裡想說這樣不是辦法，人家來問你我這個官司會贏？還是會輸？他沒有把握，他那時候那麼年輕，也不是科班出生的，他不敢打包票會輸還是會贏？他覺得自己的學識不夠，才會把所有司法院判決的資料調出來到電腦裡建檔，那時候司法院還沒有法學資料的檢索系統，現在已經有了，你只要有案號案由都可以調到資料，早期沒有。他想說反正我當律師也接不到案子，想說寫本書商標法來賣一賣，結果也沒有多少人買，可是後來他變成台北很有名的律師，司法界有很多故事像以前高心如和吳天惠，也有一篇很長的故事。高心如檢察官去拿搜索票去搜索司法院第四廳的廳長，然後把他和當律師的老婆兩個人都押起來帶回去新竹問，問了之後就造成軒然大波，彭紹瑾也是其中一個，那時候跟高心如是同一個時期的，造成軒然大波後，他們就把檢察官辭掉不幹了，後來彭紹瑾有從政，高心如一直沒有從政，高心如現在已經走了大概已經走 10 幾年有了，彭紹瑾後來有當到立委，還要出來選桃園縣長那一類的。大哥說民國 67 年住到這裡這裡外圍的環境比屏東好房子是很簡陋，那時候有受刑人然後法院和地檢署那邊是甘蔗園，所以受刑人會從裡面牽牛出來，然後從我們這邊走過去到後面的甘蔗園工作，也曾經有受刑人脫逃。會聽到鐵鍊的聲音，他們好幾個人綁在一起，每個都綁在腰這裡不是綁腳，然後會有管理員戒護。我們那時候還是學生看到剃光頭綁鍊子的就趕快閃旁邊一點，那時候會害怕啊，怎麼不會！好幾個都剃光頭綁鍊子，我們都在涼亭那邊玩，看到他們出來就先閃旁邊一點。**受刑人會來協助房子的修繕嗎？**不會，他們不會找受刑人出來我們這邊沒有，其實監獄和看守所都是屬於法務部的，但是地檢署跟監所還是不太一樣都是派工，現在也沒有維修啦，我們那時候只有看到他們去做工，沒有什麼接觸，所以也不會進監獄去打球做什麼的經驗，不可能啦！我是一直到後來我去當法警會戒護人犯過來，我有在雲林當過法警長，在嘉義地院當過副警長，後來才考上書記官。我第一個公職就是在雲林地方法院當法警長，戒護的時候心裡會比較有壓力，因為比較晚期的時候法官會說手銬打開或是腳鐐打開，我們剛進去當法警的時候不會，那時候人犯不講求人權，是銬著手銬應訊，可是後來司法院要求只要到庭上手銬、腳鐐就要打開，讓他很自由的來應訊，我那時候想說你把手銬、腳鐐打開的時候，他會不會攻擊法官或者是脫逃？你精神就會繃的很緊，就想說你是站在被告的後面，如果他要脫逃就是一個箭步就要把他撈倒，你讓他跑掉他沒有被關就要變成我們被關呢！我在虎尾當警長當一年多而已，後來吳天惠剛剛說的第四廳廳長，那時候在虎尾當院長，後來有一天吳天惠要來嘉義當院長，我就跟吳天惠講說我也要回來，有一個人要跟我對調，後來吳天惠答應這邊的法警學弟跟我對調，我就回來這邊。也曾經有人犯脫逃，那時候水溝還在，我那個學弟就警備車進來到現在外面有椰子樹那裡，然後在這邊是監獄裡面是看守所，先把監獄的人放下來，看守所的還沒有放，然後就跑掉 3 個，應該是 3 個其中一個被判無期徒刑，那個先跑一個跟著跑，第三個是當場就被我們學弟撈倒先抓起來，他們就往調查站，那個地方以前好像是林務局的一片廣場，那兩個人犯就往那邊衝過去，我學弟就衝過去心裡就想說你要是沒有追到就換成你要被關，可是人犯被判無期他怎麼脫逃，他根本不在乎。林森路車子那麼多會不會被撞到？逃過去就他的，學弟追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學弟跟民眾借摩托車追，那時候我那個學弟應該是當副警長，他帶班的嘛就是戒護人犯到看守所，是他帶班的他就跟那個無期的扭打起來，無期的就拿了一塊磚頭要扎了，結果來了一個民眾那個民眾就過來，馬上一按一壓那個是擒拿的高手是嘉北國小的蕭老師，一按一壓就把他押起來了，後來蕭老師有提報好人好事，蕭老師我大概有半年沒有看到他了，他身體變得很不好會有一

個外勞陪著他走路，會從這邊走過去。他時候除了當老師還有在駕訓班當教筆試的老師，他應該是住在台林街，碰到他他還會認得我，雖然那一次戒護人犯我沒有戒護，可是聽他們在講他們怎麼認識蕭老師，怎麼一按一壓逮住人犯，後來全部都逮回來如果沒有逮回來，全部都有責任。如果當法警會想說現在 20 幾歲 30 幾歲，如果要跑受刑人大概也不會跑贏我，可是後來想說我如果到 40 幾歲怎麼辦？所以才會去考書記官，不然我們也不是念法律系的啊！就家裡有書、爸爸有書、弟弟有書，就拿來看一看就考上了。**書記官的工作內容？**其實書記官就是法官的助手，司法官考試錄取的人員叫司法官，然後他會進到司法官訓練所去受訓，受訓一年半之後會按照你的成績來分發，他會分 1/3 的人去當檢察官，2/3 的人去當法官。早期他會排名次，只要你的名次是 3 的倍數就是檢察官，就會分到法務部這個系統。他會 3 個人一組，一、二名是法官，第三名是檢察官，四、五是法官，第六名是檢察官。所以法官也有成績比較好的檢察官，也有成績比較差的，這三個人相互之間可以互相協調，比如說你是第三名，你可以跟這兩個協調，我來當法官你來當檢察官要不要？456 可以互相協調，789 可以互相協調，我弟弟那時候考上司法官的時候，他們那一組是分配在法官，我就跟他講說那時候法官很忙非常忙，那時候我在法院當書記官我知道，我說你跟你們那一組的檢察官換好了，所以他就跟他換去當檢察官，然後這個是法院的系統，司法官的系統就是法官是這樣，檢查官是這樣著分，那法院書記官是統一法院書記官考試，考試之後比如說現在法院裡面書記官有 20 個名額，然後地檢署的書記官有 20 個名額，你就按照成績上去填，比如說台北、高雄、嘉義地院有幾個？嘉義地檢署有幾個？你就按照你的成績上去填，所以你就不一定會在院方或者是檢方，那時候院檢分立的時候，以前院跟檢是合在一起的，後來院跟檢就分立了，所以現在地檢署都還叫做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為什麼不要把法院那兩個字拿掉，因為他們以前是同一個系統的，就像以前監獄和看守所也是合在一起的。以前監獄裡面會有看守所的一小部分，還沒有判刑確定的就是在看守所，判刑確定的再到監獄裡面去執刑，早期法院跟地檢署也是同一個系統，後來才分成法院給司法院，然後地檢署給法務部，就變成不同系統。法務部就變成行政院的系統，法院就變成司法院的系統，兩個就不同院了。很早期的時候法院沒有法警，只有地檢署才有法警，我們那一期是法院自己招考法警的，第一期招考完之後送到警察學校受訓半年，早期法警是不用受訓，只要他要你進去你就可以進去，不用考試你就去地檢署當法警，然後法院要開庭的時候他就會去法院支援開庭，可以所有的法警都是地檢署的法警，法院要法警就是找地檢署去支援，後來法院才覺得這樣子不行，它分成兩期就是第一期全省有一半的法院招考，第二期有另外一半法院招考，所以我們第一期嘉義沒有招考，雲林虎尾地院是第一期的，我就去虎尾考後來嘉義這邊有學弟考上，我才跟他對調，後來陸陸續續有第三、四、五期後來全部納到司法特考裡面，原先他是統一命題但是單獨招考，你在嘉義地院報就只能在這邊錄取，你不能去虎尾服務，那是民國 73 年受訓 74 年出來服務，所以現在在行政機關所有的職系我都符合，都可以除了建設的職系我不符合，現在行政機關就是有民政、有社會、有財政，我是念商的有農業、經建、行政我可以，政風我也可以，然後人事、主計通通都可以，就只有建設不行，建築土木那一塊就不行，那個要計算很專業。這個新法二村也算是比較封閉一點的宿舍，所以那時候我們還不認識莊媽媽他們都不認識。他們那邊好像一個體系，我們這邊一個，其實我們這邊也沒有大家都很熟，只有對面這樣熟，監獄那邊的小孩我們都不認識，像沈媽媽的小孩後來他們不知道第幾個女兒？沈秀玲嫁給我一個學弟，她也是到法院去當打字小姐，我學弟在法警室他們才認識結婚的，後來兩個都當書記官，像沈媽媽在監獄工作的兒子我就不認識了，後面像王媽媽有一個小朋友當教官，小時候我們也沒有跟他玩，我們就是跟小張媽媽兩個兒子，現在都在當教授，就認識蔡媽媽的兒子蔡乃章，還有他姐姐林叔叔這邊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我們就很認識。其他妳說張富美也很少跟她講話，學生時期男生和女生還是有一點隔閡，只是說這個就是念華商的、念嘉商的、念嘉女的，就這樣子鄰居們都在地檢署，爸爸們都是同事，像小張媽媽過年的時候都還會煮什錦菜挨家挨戶去分，我們都有分到每一年都有分到。外省菜還滿好吃的，那時候還是有一點點省籍上的隔閡，像隔壁林叔叔也是本省籍就比較有講話，他們是外省小孩子就比較少講話，只是後來慢慢省籍隔閡就不見了，像林媽媽、蔡媽媽平常就會互通有無，要借什麼借醬油、借鹽這個平常就會。

你們小時後會到後山去玩嗎？不會，都會覺得說那邊應該是比較陰暗的地方，我們都是在前面這邊混，這一帶才是我們的地盤那邊不是。**你們小時候都玩什麼？**我們那時候已經是高中生了，大部分就是在涼亭那邊聊天、打屁啊！就是我兩個弟弟還有我表弟啊，那時候就是會幫女生取綽號，張富美回來的時候、標哥他老婆回來的時候、還有九重葛小姐。那個九重葛小姐年輕的時候好漂亮，張富美還比不上她，後來她一直都沒有結婚，去年我還有看到她，她有回來修剪九重葛，我有看到她沒什麼改變還是很漂亮，大概五、六十歲了吧！之前後面那一排是有住戶的吧，現在都沒有了吧，九重葛那一間是最後搬走的，以前我還有一個阿姨是住第二間？還是第三間？後來他們也是搬走了，我那個姨丈是在地檢署當法警，後來也搬走了。那邊那時候都有人住啊，現在都沒有人住了，那一區是住監獄人員嗎？可是我姨丈是地檢署的法警，後面也是，那一排應該比我們早蓋。**以前這裡是球場曬穀場喔！**這個我就知道了，會覺得破舊大概是跟屏東的宿舍比，因為那邊是二樓的樓房，這邊就覺得怎麼那麼爛的宿舍，其實六十幾年到現在我覺得沒有什麼改變耶，那個紅磚都還在啊，那個紅色的鐵門也都

還在都沒有變，就是奶奶都走了這樣子而已。我媽媽也走了、林奶奶也走了、然後蔡奶奶也走了、張叔叔、蔡伯伯人都走了，但東西沒有什麼改變，宿舍都還是一樣，我覺得很奇怪都不會漏水覺得滿奇怪的。**旁邊有無受刑人感覺會不一樣嗎？**不一樣、不一樣，因為他們曾經有人犯脫逃，就在水溝裡面跑先跳到水溝，然後管理員就跟著追，然後媽媽就會告誡如果有人犯出來就要閃邊一點，她就怕說挾持小朋友，對啦！有差別、有差別，可是後來他們搬走了，我們也長大了。我那時候自己都當戒護人員當法警了，也不會怕啊！那時候當學生的時候年紀比較小，不過那邊很早期我在這邊的時候我覺得這邊的風景還不錯，就是有楊柳樹，然後那個大王椰子都還在，還有兩個涼亭而且那時候的涼亭都很乾淨，不像現在有養貓的人在那邊亂弄，整個涼亭我不太敢去那邊坐，以前我常在那邊坐，就學生回來的時候常去那邊坐。**涼亭的造型有變嗎？沒變！兩個造型一樣嗎？**不一樣！另外一個像碉堡一樣，然後好像是開了兩個門，前後各一個門它是一個圓拱型的碉堡，那個造型很特別可是比較陰暗，那個涼亭比較不會有人去啊，這個從以前就是開放這樣子，它旁邊有椅子大家會在那邊坐，中間有一個桌子我們也會坐在桌子那邊，在那邊誰回來了喔？馬子回來了，那個九重葛小姐我們都叫她馬子啦！標哥的老婆我們都叫她ㄚ丫丫囡回來了，她當學生時很ㄚ丫丫，張富美我們沒有給她取外號，張富美那時候靜靜的、呆呆的沒有給她取外號，她沒有演過幾齣戲，只要找圖片應該都還有沒有很紅啦！那時候就童年往事侯孝賢導演來這邊拍，風中家族去年、前年才來這邊拍，在後面這邊拍風中家族的時候，我們對這個已經沒有好奇心了，侯孝賢的時候我們會有好奇心，會想跑去看風中家族。把燈光架起來對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很多人會來這邊照相，其實它的磚照起來的感覺還不錯。**怎麼看宿舍區的修復？**我不曉得他要做什麼利用？租嗎？你如果把它放任成破舊，那當然要重新整修，你不可以把它放到像我們後面這邊，我都害怕會有長長的跑進來超怕的。原先這裡還有兩棵鳳凰木我的舊照片都還可以看到鳳凰木好漂亮，後來不曉得為什麼就被砍了，要不然它如果還維持有人住，你不可以把它放任成這樣子一直垮下去一直垮下去。**有一些日本人會回來看看以前住過的房子喔！真的喔！**現在就是小時候成長的地方長大後都會想回去看看，像我都想回屏東看一下，像我是一直住在這邊啦，林珂葳是從小就出生住在這邊對這邊更有感情，他的畫畫裡面就會融入那個元素，它會影響到他。那時候我們已經比較大了，已經專科了唯一比較有印象是說啊，這個小姐不曉得變成歐巴桑以後會是什麼樣子？也會好奇張富美現在變成什麼樣子？那個九重葛小姐會變成什麼樣子？她們會回來，張富美還曾經看過她，標哥的老婆是每天都看到她，以前住在後面哪一間，我是比較沒有印象，不過我知道她以前都會騎腳踏車騎到涼亭那邊去玩，涼亭那邊有他的親戚，我們會在涼亭那邊坐。以前維新路是一條排水溝，師專那邊還沒有蓋，以前整條都沒有蓋起來，以前水都還會滿出來會淹水，北排超級會淹水的。還有一次淹到裡面來，沒有上到這裡而已。大概兩三年前整條維新路都淹啊，水溝都滿起來，我早上七點要載我兒子去上學的時候，七點的時候我走路出去啊！怎麼變成一條河流，維新路變成一條河流到監獄，全部都是河流看不到路，看不到中間那個安全島超可怕。那一次我的車子差這樣子就進水了，我原先是開進來這裡，後來想想不可以如果繼續淹進來跑都跑不了，就開到法院那邊去，排水溝淹起來啊！**有玩水的經驗嗎？**沒有玩水的經驗，我不曉得其他的小朋友有還是沒有？我們水林那個老家前面就兩個池塘，奶奶、媽媽就一直告誡絕對不能玩水，所以就造成我們4個小孩子都是旱鴨子，以前池塘就是誰家的小孩子掉下去就走了，被告誡大家就不敢玩水、不敢游泳，所以來這邊就一定沒有玩水的經驗，那時候排水溝裡面也沒有魚啊，應該是沒有魚北排應該有，前面這一條沒有，我住在這邊40年了，如果不是因為爸爸住這邊生活機能比較好，我是不太喜歡住在這個地方，就覺得很窄。我媽那時候買一棟房子在新生路，找他過去住他說不要，窗戶沒變有改變的應該是門，百玄和百志是我二弟和小弟，他們81年考上的時候送的。**對復甦計畫的想法？**以修代租木業小聚落，我那在虎尾的時候那個有一個涌翠閣，那是在我手上整修的，我當社會課長的時候整修的，涌翠閣還沒有整修的時候我進去好幾次，它的建築很特殊。以前也曾經有一段時間也租給法院當宿舍，所以它牆壁都還有判決書黏很多判決書。它大概牆壁也會掉木屑，書記官把判決書糊在上面，那個也花不少錢喔，好幾千萬！你這個再不整修就是都會垮掉，最後就是廢墟什麼都沒有，現在我比較害怕的是如果有一戶發生火警就完了，我那天就找這幾個媽媽把她們找出來，我說妳們會不會使用滅火器？沒有一個人會用，我說拉拉壓蔡媽媽回去還把拉拉壓寫上來，後來蔡媽媽也走了，如果這邊發生火警雖然消防隊那麼近，我是覺得第一時間完全沒有辦法撲滅，因為都是老弱婦孺，雖然每一戶都有分一個滅火器。我爸應該也不會用，現在變成二村裡面好像我是最年輕的那個，樹沒辦法鋸掉都要找我，我就害怕火災，我自己開店的時候火災過一次，大概一年前吧，我們後面這邊住了兩個女法警，晚上小偷還跑進去，那個女生法警還追出來，後來才裝了兩個監視器，這邊裝一個那邊裝一個。原先地檢署的總務科還沒有來裝監視器的時候，他還跑進去，法警那麼瘦小小偷怎麼會怕她！後來地檢署有來裝，只要門一打開我們會有警報器，地檢署有照顧到這裡的需求，只是你房子越住越破，它沒有辦法整修這樣子而已，我們只有修過天花板和地板。

這裡過年會插國旗嗎？不會，後面好像會，我們這邊那時候剛搬進來的時候應該有人插，然後小張媽媽他們應該會插，蔡奶奶他們應該也會插他們是外省籍，本省籍的比較不會插，所以我對插國旗就比較沒有印象，因為我們家沒有不會插。**有什麼年節記憶嗎？**沒有，後來小朋友就讀書工作了，工

作以後就是禮拜六、禮拜天會回來，小張媽媽他兩個孩子，教授、媳婦也是週末回來，她應該有很多故事，應該去訪談她，以前我們這一間誰住的她都還知道，現在還有跟她來往而且她也很健談。

訪談：林珂蕨（地檢署書記官王招典外孫）

時間：2018.3.27

我是林珂蕨，從一出生到國小五年級都是住在司法新村的宿舍裡面，跟我的阿公、阿嬤還有爸爸、媽媽一起住，我這一件作品就是在畫小時候在司法新村附近生活的一些情景，因為我們以前在那邊有好多戶人家有小孩子，所以我們就會一起玩遊戲，然後舊監旁邊的停車場有一個很矮的圍牆紅磚牆，我們就會在那邊玩捉迷藏，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在紅磚牆那邊玩的一些狀況，這是我這就代表我的一些老朋友玩伴，我們就在那邊翻牆遊玩，但是這個圍牆大概好像是在 921 那個時候就有點塌掉，後來就被拆掉了，所以這個地方就再也找不到了。

這一件作品其實跟剛剛那件紅色的作品是同一個系列的，這件是從司法新村走進去正對面的那一面牆，小時候都會覺得說不知道這道牆最上面的氣窗裡面到底有什麼？都會很好奇。因為我們小時候比較少跑到後面去，那邊離家比較遠，然後不知道這邊是什麼，就會覺得上面好像一個閣樓的氣窗裡面很神祕，不知道有沒有藏什麼東西？然後也是一個我們玩遊戲的地方，像 123 木頭人就是在上面牆上擱著轉頭這樣子，在那一整條走廊上面玩。其實我那時候會畫這兩件作品是思念小時候以外，因為那時候我外婆過世就是很想念那一段時光，其實心裡面有一點不開心的，所以想要畫一些比較開心的事情，畫了捉迷藏然後想說畫盪鞦韆，其實是在排解一些比較不開心的情緒，然後除了盪鞦韆之外，其實我們小時候會用石頭在上面刻一些東西，就是畫一些東西，所以我在這裡畫一些塗鴉的感覺，這件作品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鹿草的新監獄還沒蓋好的時候，舊監的員工和受刑人還在那邊的時候，好像兩、三個人會帶一群受刑人出來，然後在腰間好像是用鏈子綁著，就串成一串出來以後就是兩兩一組，然後在那邊掃地，所以以前那附近環境周圍整理都是受刑人在負責的，然後我們會在旁邊看。那時候我們還小其實不敢靠近，司法新村就像一個更小的社區的感覺，然後感覺他們不太會走進來，他們掃地的時候其實也很少進來掃，都是掃後面跟其他宿舍群交界的那邊。受刑人有沒有在這裡沒有什麼不一樣，因為其實可能那些受刑人真的不太會跟我們互動，所以並不會覺得多了他們或少了他們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沒聽說過逃獄的事情。

我在那邊 71 年然後我 11 歲 82 年我就搬走了，83 年移動監獄那一段時間就算有比較大的變動，我也剛好都不在那裏。這些跟環境有一點點關係，可是最主要還是住在那裏的人跟回憶比較有關係，因為時光的變遷一些東西已經沒了，其實對那邊的環境記憶的點越來越少，最主要還是靠人的關係去維持。因為當那邊比較老一輩的爺爺、奶奶走了以後，可能就不再會回去了。所以這幾年比較熟悉的爺爺、奶奶就走了大概五六個吧，更多人是因為工作上的改變然後就搬走了，在那邊如果認識的人沒有了，就不會再回去了。那時候比較熟悉的爺爺、奶奶是隔壁家的林爺爺和林奶奶，我會跟他們最熟悉是因為我跟他們的孫女是國小同學，我們是一起玩一起長大。還有斜對面的蔡奶奶和小張奶奶，其實這三家是我最熟悉的，因為過年過節什麼的會互相串門子送東西，所以會比較熟。還有對面一個張奶奶，但是我們比較熟的是奶奶的女兒阿姨，這四間我們比較熟其他的人就是來來去去，都是比較年輕的，因為工作上的改變就會來來去去。然後這幾間都是退休了，所以就會長久的住在那裏。單獨的事件其實我都已經不記得了，就很熟悉回去就打個招呼，遠遠看到小張奶奶打招呼，她就很大聲說：「珂蕨！」，現在回去只剩小張奶奶可以叫，謝奶奶比較不熟，而且其實她聽不太到，大概就這樣子。

蔡奶奶我們兩三個月沒看到，也不知道她身體不舒服，有一次回去突然發現蔡哥哥帶蔡奶奶回來，然後人就走了。謝奶奶從我有印象就是獨居了，我的玩伴的爸爸、媽媽都是在司法界工作，那邊宿舍的組成是像我外公是地檢署，有些可能是在法院，有些是警察，所以像如果警察或是書記官調職，他們就走了。跟我是玩伴的就是他們的爸爸，是正在工作的人，他們升遷或是調動的機率比較大，他們就走掉了。我是因為外公在那裏，我當然就會一直留在那裏，因為我外公留在那裏。我小的時候我外公另外在林森路就有買另外一棟房子，可是我外公已經住習慣宿舍了，雖然我們曾經討論因為宿舍那邊人越來越少，所以有考慮搬去那邊或直接搬來和我媽媽他們住，但是我外公不要，因為這個環境是他熟悉一輩子的地方，他不要離開，他想要住在那裏小張奶奶和蔡奶奶也都有房子可是就是一直住在宿舍裡面他們不想離開，那個環境對他們來說住了半輩子，然後他們的另外一半比如說蔡爺爺因為走得比較早一些，差不多二十年前走了，可能就只剩下蔡奶奶在那裏，他們就不想走因為那邊是他們熟悉的環境，曾經很多的回憶在那裏。像我只在那邊住了 10 年，我對那邊的情感其實沒有到那麼的深，我現在會回去是因為我外公還在那裏，如果萬一哪一天我外公不在的時候，我就不會再回去了，像我們現在就是每天回去陪外公，外公就是有一點重聽和一點點退化，不是失智他是退化，因為年紀

大了會有一些反應不過來，但他的邏輯、判斷都是很好的。他可能昨天前天或是剛剛的事情不記得，但以前的事情都是很清楚的，外公比較少跟我們講到以前工作的事情，我外公 65 歲退休現在都已經 85、6 歲了，也是 20 年了。他還在工作的時候我有不會去問這個，太小了我才 10 歲左右而已，我那時候很好玩，因為如果有去過我阿公那邊，會發現那邊有匾額司法世家，當初我阿公是書記官長，我大舅舅也曾經在法院工作，二舅舅是監察官，我小舅舅是律師，他們都是學法律的。因為我後來是學畫畫的，走畫畫這一條路，那時候很好笑，那時候考上嘉中我阿公希望我去念普通班，他們不希望我去念美術班，希望我去念法律，我說我考不上美術系再去念法律，他們就覺得你如果考不上美術系，你法律系也考不上，法律系比較難考。我那時候沒有那個概念，就覺得全家都是念法律的啊，很難嗎？我那時候就想畫畫，現在還是想畫就一路走過來。對法律我還是有一些興趣啦，但不是我想要走的。大舅好像對美術也有興趣，其實三個舅舅裡面最厲害的是二舅舅，學術素養最好的是二舅舅，他自己有畫也有寫書法，他就是把它當興趣。我們家很開放，他們沒有一定要我怎麼樣，我們家其實沒有很在意這個，他們只是想舅舅都念法律，要不要你也念法律？可是後來我去念美術班以後就不會有這種聲音出來了，他們那個年代都有寫書法啦，其實我阿公的字也很漂亮啊，因為畢竟他們以前是沒有電腦只能手寫。書記官一定要寫啊，不寫怎麼記錄！早期可能都是書記官，小時候的玩伴搬走了就沒有聯絡了。可以講一下小張奶奶的什錦菜嗎？哈哈，那個我沒有辦法講，她就拿了兩盤說這個給你們啊，已經吃得很習慣了，所以不知道怎麼講？你們去訪問小張奶奶的時候沒有叫她露一手？不好意思叫她煮可是有問她什錦菜是怎麼煮的？什錦菜會拉近你們之間的距離，小張奶奶說剛來的時候很不習慣因為都不認識，可是慢慢的鄰里之間的關係就會讓她心裡比較安定，可是現在又落寞了，因為熟悉的人都不在了，有時候要找個聊天的伴也沒有。因為以前小張奶奶比較常跟蔡奶奶聊天，現在就沒有了，謝奶奶的花種的很漂亮，之前舊監那邊有那個能量市集有在賣植栽培養土，謝奶奶還會跑去買，她對種花是很厲害，但我們比較少聊天，她好像除了重聽以外其他身體狀況都還不錯。謝奶奶的女兒有借畫冊的書給她現在有在素描喔！是喔！我阿公就看電視、看武俠小說，我阿公跟舅舅都很喜歡看武俠小說，所以我從小也是跟著他們看，只要是武俠小說都看，我好像小學三、四年級就把金庸全部看完了，我外公一套、我二舅舅一套、我小舅舅又買一套，我小時候跟舅舅聊天的話題就是武俠小說，漫畫是我自己喜歡的。你也投資不少耶！這是秘密，我也有武俠小說，但是我阿公太多了我不需要再買，我會近視就是那一段時間小說看得很兇，就是把金庸、古龍、樑羽生、獨孤鴻，還有一些精裝紅本的歷史小說風神演義那些全看。那時候的興趣是看書，他們說你那麼喜歡看書怎麼不去看一些比較正經的法條啊！那個不有趣，漫畫是後來有辦法之後就慢慢買、慢慢買，因為小時候不能買漫畫、不太能看，那時候我還住在宿舍，朋友送給我一箱大概二、三十本，我去一趟夏令營回來就沒了，那些漫畫據我媽媽的說法是，那時候對面是大張奶奶家有親戚來玩就把漫畫送給人家，那時候就送走了。宿舍那邊沒辦法養狗，不然我小時候也很想在家裡養一隻狗，而且房子距離又太近了，怕會吵到別人，那邊其實很安靜。有聽說曾經要他們搬離的事嗎？沒有！只有聽說買下或住到離世。我覺得那邊如果要活絡的話人很重要，只有建築物是沒有用的，所以才會想要保留以前生活的點滴，134 巷那邊對失落更深刻，因為那邊的人少的更多。而且我記得舊監和司法新村中間其實還有一排，但是被拆掉了，那邊以前也是住滿，那時候應該是住法警，那邊也有我們認識的人，也是跑到那邊的巷子去玩，現在都沒了。聽說是誤拆這種東西哪有什麼誤拆！以前我們有一個親戚是在那邊，我們都叫她姨婆啊，小時候比較少去後面，像新生路那時候還沒有拓寬後面還有一條小巷子，消防局再上去我們都叫它後山，那邊我們都不敢去因為那邊有墳墓什麼的，我們以前有偷偷騎腳踏車上去然後又趕快跑下來，而且我們在更早之前維新路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是圳溝，有時候我們在那邊打球都會下去撿球，因為球就滾下去了。所以環境真的變很多，以前上學的時候走那個橋，那時候可能人太矮了都覺得好遠喔，橋好像是水泥的沒什麼印象，從司法新村出來過一個橋。現在下面應該還是水溝啦，前瞻計畫打開是沒有關係，但是一定要做整治，不然還是不要開。好像宿舍區再過去一點點那邊也是一條溝，以前的玉峰街其實是我們阿公那邊叫玉峰街，後來維新路改成這個樣子之後把玉峰街移出去，那邊也沒什麼在整理，那邊如果有整理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景點，先把那個鐵皮屋拆掉再說，就是很不好看，重點是那邊人都不在了。小時候我們就已經不敢過去了，小時候那邊的人就沒有那麼多了，不是這 20 年的事情，是我有印象的時候那邊就已經沒人了。小時候那一區如果沒人住就開始壞了，他就把瓦片拆開裡面就爛掉了，所以那邊沒有人其實很久了，我有印象的時候圳溝就已經是髒髒的。現在我們這樣看出去還是有人會丟垃圾，那是公德心的問題那也沒有辦法，像我會去整理我們正前方那一塊草皮，那九重葛也是我種的，但是還是會有人去丟垃圾破壞，有時候人站在那裏他還是照丟，如果那時候我在那裏我會講。桃花心木好像跟維新路蓋起來的時候同時種的，這裡環境還不錯在這裡也快 9 年了，09 年過來的，畫室收小一生到大人(一個大學生)，大人外務多，樓上是素描、水彩，樓下是季節變化玩各種媒材。

訪談：邱如惠（監獄教誨師-退休）

時間：2022.4.10

95年曾經監獄希望大家搬出這個社區，為什麼後來沒有了呢？不是沒有，因為那時候住的也不多，搬出去就是不大符合資格的才讓你搬出去，他通知到的就是沒有符合資格的，那一種既然他要實施這個政策，所以他必須說可以出去，就是你走了以後他就不會再讓其他新進人員來進住，因為有這些規定，所以事實上符合規定的繼續住，不符合規定的就搬走，可是住在這裡的基本上年紀都比較大了，所以也很快就走了，所以也沒有這個困擾了。事實上他真的有實行這個問題，還有他需要做整理所以要搬遷是應該的。那時候您們有去公證嗎？公證是沒有，但是我們宿舍區都有簽一個住宿的合約，社區是誰住的？然後要遵守一些宿舍的規矩，我們有簽約。宿舍管理本來就有專人在管，所以OK的。如果是跟別的宿舍區比起來，您們還可以住在這裡。其他的也是啊，其他公家宿舍也都有這種情形啊，一樣啊每一個宿舍都這樣。除非說那個機關在變動，或者是那個機關在裁併，或者是那個機關整個要撤掉，不需要讓人家住在那個房子，要搬到別的地方去。舊監不一樣啊，舊監事實上它搬走的時候裡面還有留人，受刑人還在啊，必須要維護、整理，總不能請人家吧，受刑人維護、整理的時候相關的人員也需要配備，所以他事實上是還在運作，一直到後來幾年，春天的時候(2002)春天的時候還有人，只是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把人撤走，事實上還是有人，後段的時候他每天會運受刑人過來，然後做處理、整理或者是維修，讓舊監的狀況不會破壞那麼嚴重，因為後期的時候我們還做了防蟻措施，那也需要人來查看。所以不管是受刑人或職員，多多少少都有進到裡面去觀察啦，或者是做相關必要的配置，或者是做一些因應的措施。另外就是舊監春天之後，很多的機關或是很多的學校他都有參觀的情況，所以這一些也需要人力去處理，所以他事實上是半開放的狀態，就是有人來然後我們受刑人就會讓他躲起來或是撤走了。事實上一直以來在我的感知上受刑人都一直在這個地方，到後期我們有那個安保人員進駐，是請外面的配合處理舊監安全問題的時候，那是已經到了後期、末期，接近現在的時候，所以那個時候就比較放鬆受刑人不需要，但是真的有需要維修或做些什麼事情的時候，還是會把那些受刑人撤過來處理。但是維護是指舊監宿舍區就沒有了？宿舍區就多多少少啦，沒有那麼頻繁啦，以前每天都有人經過這個地方，所以其他的用戶有需求的時候就會講，多多少少會幫襯一下。這幾年空屋率比較高，比較有髒亂和竊盜的問題，南華大學進來之後有和一些團隊進來，這邊開始有一些變化，教誨師對這些變化有什麼觀察？這些變化對社區的媽媽們的反應比較大，因為事實上我也早出晚歸，我還在擔任志工還有公教退休協會的總幹事，所以每天一大早就出去了，然後下午還是晚上才回到家，所以那個感覺沒有那麼多，而且上一次他們說接水、接電的問題，都是這些媽媽們在處理，所以我就參與的比較少，不然以修代租開始的時候事實上也耽擱了好久，他慢慢一戶一戶在做的時候也沒有什麼感覺，因為進駐嘛，比較多的反而是那個田野學校那一家，那個小葉他們接觸比較多，因為他們在邊間所以我們出出進進都會經過他們家，但是他們的門也沒開，所以都是在後門做接觸的。每一戶、每一戶都關起門來自己做，感覺也沒那麼多，除非你每天在這裡出出進進就會感覺比較明顯。我每天回來都比較晚了，工程都停止了。到了後面就是說景觀工程開始的時候，就看得見，所有的房子都往後縮，然後道路變大了，然後其他相關設備也都出來了，所以是比較方便，出出進進比較方便。而且因為晚上的時候真的比較安全，至於之前因為沒有人進駐，大家都在忙也沒有去管這件事情，所以真的有那個小偷的問題，或是怎樣。舊監那個時候有在的時候，職員也會來這裡巡邏，因為典獄長以前的宿舍還在，所以小偷的問題實在是很難說，小偷要來你也沒有辦法防啊，但是之前人家進來偷檜木的狀況就會比較多，因為那檜木也不多，房子都破破爛爛的，最多就是那幾根樑柱，但是我這一次有聽一個木工的老師講說，我們的監獄宿舍區是一個方塊一個方塊疊出來的，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那些樑柱怎麼辦？因為你也鋸不掉啊，而且它也會有危險性，它自己都會塌下來，自己也會受傷，這裡辦的講座我有空都會來聽，很精彩。

監獄的宿舍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社區，我是覺得監獄的社區，比不上人家外面的社區營造還要好，我的感覺是這樣，大家很多人都認識嘛，認識以後就好像沒有什麼話可講，然後居民互相之間好像就點個頭而已，我覺得最遺憾的是這樣，因為我們最大、而且最完整，而且所有的建設、所有的設備都是最好的一個區塊，但是我沒有著力，因為我一直都忙，忙到現在已經太累了，所以動都不想動了，哈哈。所以這個希望必須要所有的社區居民，現在的進駐戶，事實上大家都冷冷，聯絡也很少，活動也不多。教誨師的期待是什麼呢？整個宿舍區要活絡起來啦，我的感覺是這樣，大家要投入心力，怎麼樣有一個代表來帶動。

訪談：莫繼祖（監獄教誨師 莫 鳴子）

時間：2022.4.18

初期我們是屬於監獄在管這個區塊，對我們來說其實不會感覺它會有什麼發展，反正這些老人家

走了，政府就把房子收回去了，從來沒想過說會有這樣的變化。再來就是監獄政博博物館成立了，對這邊要活化，其實初期、早期的溝通啊，雖然是有在溝通，可是你跟誰在溝通？跟這些老人家溝通他們不懂，因為他們都年紀大了。所以初期老人家是反對的，反對他們改變，為什麼？因為你想嘛，什麼通通要打掉，什麼通通要重弄，所以在生活上面難免會造成一些不便，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像我媽來說，那個時候隔壁陳先生，他們要做時候可能會影響我媽媽的生活，那時候他們做法是要我媽媽去他們辦公室一陣子，可是我們想為什麼要這樣子？為什麼我媽媽的生活要被改變？你懂我意思嗎？老人家最怕改變了，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是有一些反彈，後來發現其實是溝通的問題，沒有那麼大的變動，其實也還好，可能就是隔壁在施工聲音比較大聲，其實沒什麼，其實還不錯，順便處理一些老舊問題，譬如說那邊會漏水順便幫我們把屋頂翻修，當然我們自己花錢啦，請他用他們的技術，然後這邊有白蟻順便就清白蟻，把白蟻清掉。其實要找外面的工人來做這些很難叫得到，更何況陳先生他們在這邊是屬於專業人士，透過他們的協助就把我們家用的很好，我們發現其實也不錯，再加上人與人之間相處慢慢熟悉了，那種感覺就不一樣了，就好像多了一個鄰居一樣，所以一開始的反對就是有一些衝突就慢慢不見了，所以我覺得這過程中有時候是溝通的問題。再加上有時候老人家難免有一些外地人來這邊工作，有時候比較冷，所以我媽媽就覺得為什麼問他們也不會回答，我們心情很不好。像在用外面這一條馬路對我媽媽的生活的確造成不便，如果說好好去做溝通的話，當然不可能會消失，但至少會降低。不過還好我們其實也站在理性的地方去看待這個問題，因為這改變是你沒有辦法去阻撓的，而且我們看的是它改變之後對原住的居民來說是有好處，為什麼？環境變乾淨了，以前像廢墟一樣，我們講有破壞才有建設，建設之前一定會先破壞嘛。所以一開始雖然很髒、很難看，用好用之後那種感覺不一樣，我媽現在也會講啊，像她那些朋友啊，寺裡面的師父來呀，都會說：「妳們這邊用的好漂亮喔！」然後我們去倒垃圾的地方有一些一起倒垃圾的這些長輩，他們也會來這邊散步他們也會說：「妳們那邊用的好舒適！」所以老人家那種優越感，能夠住在這裡那種優越感就出來了，因為開始覺得這樣的環境讓她覺得不錯啊。當然有一些東西已經這樣不可能去改變，比如說到了下午的時候人家是打烊，可能還是回歸到原來的狀況，至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子。鄰居都很友善，隔壁陳先生那個燈打到天亮啊，對面福樟也特別為我媽媽弄到 10 點才熄燈，你想他們幹嘛要浪費電？這些都是在促成這個友善環境，我想大家都願意在這個方面去思考到，我也覺得不錯。就是說有這些人來當鄰居，算是也是來陪伴我媽媽，我感覺不錯。所以有時候我媽媽會去哪邊串門子，我都跟她說妳有空就過去走一走，妳把他們看當成小朋友看待，我覺得這樣不錯，這樣很好啊，這是我的感覺。就是從開始會去抗拒，慢慢就變成接納，然後接受，然後也融入，現在就是我們講慢慢在融入新環境，這一部分我媽還在進行式，因為畢竟還有一些地方還在弄，當然弄到什麼程度其實我們也不太清楚，只能說未來如果文化局繼續再作規劃的時候，可能就我們來說已經習慣了，然後我們也站在一個樂觀其成。畢竟環境已經慢慢改變不一樣了，所以我們樂觀其成去看待這個問題，如果以後繼續發展的話。莫大哥對未來有什麼期待？我覺得他現在這個方向是 OK 的，因為保留了原來建築的外貌，至少不會像檜意森活村那樣子，檜意森活村是整個打掉重練的，而且他們有盈利，這邊就是完全類似有教學，它們方向是不一樣，至少它不會像檜意森活村那樣的狀況，至少它保留原來建築，保留原始的風貌。讓我們覺得說因為他是有目的的，嘉義早期是木業的城市，想要用這個點來做，我們也很樂觀其成去看待，覺得很榮幸。他們把日式的建築當作過去的歷史能夠呈現出來，我覺得蠻不錯的，至少選擇這個點，我們覺得與有榮焉。上次他們辦台灣設計展，高雄市有人來參觀，他們覺得嘉義市這邊辦得不錯，文化局以這個點所做的，讓別的縣市也看到了，算是也達到了他想做的事情的目標。為什麼保留外觀很重要？因為你講的是木都，這些都是木造的，你不保留它這個外觀的話，你怎麼去呈現它？這邊的房子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既然你要強調是木都的話，算是要發揚讓別人看到的一個點，保留它總比你不去創新，呈現木都的美感文化，保留它就不用另外再去想怎麼創造。[保留外觀會讓你跟自己懷舊的心情更連結嗎？](#)當然會，因為畢竟我們從小就在這邊長大，你如果能夠保留一些外觀，我們回來會感到很親近、很親切，類似女孩子回娘家的那種感覺，我又回到這個地方了，培育我長大的一個點，我覺得就歷史的角度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尤其是我，那我的下一代可能沒有在這邊生活，但至少他們在這段時間也有經常回來也參與了，未來能不能繼續延伸下去的話，就看他們怎麼去思考，當然我們會告訴他，這邊是你的爺爺、奶奶、爸爸在這邊成長的點，讓他們知道，就我們中國人講的慎終追遠，也很符合我們傳統的價值觀念，能夠藉由這樣的方式繼續傳承下去。

[什麼因緣到監所作輔導的工作？](#)像我們老師講的，我們是資源回收再利用，因為我們已經退休了，我們希望退休之後至少能夠再利用，把我們學得一些東西能夠再幫助一些人。我們選擇幫助一些在社會上相對比較弱勢的，他們可能曾經是被邊緣的，或是被貼標籤的那一群人，透過協助這一些人然後回歸到社會，他們也可能被社會上視為亂源之一，我們主要就針對這些更生人。這個工作其實都有人在做，像更生保護協會，在各縣市都有分會，我們是借用他們的經費、資源，進去監獄裡面執行。我們老師的想法是不要等他出來，等他出來要從建立關係、了解他，要花很多時間，而且他不見得等你，出來他可能有他的事情要忙，如果還在監獄裡面他哪裡都不能去，你可以及早的去接觸他，然後利用他在監獄那一段時間，我們透過協助他，讓他去思考一些問題，剛好就是教育部在推的學習型家庭，

把教育部在推的，在監獄裡面的教化關注剛好在做，我們是從事家庭教育工作，剛好把這個理念帶進去了，讓我們的收容人在監獄裡面，學習透過一些活動能夠跟家人做接觸，因為這個學習不是自己一個人學習，希望家人也能夠參與，因為過去都是只有會面而已，其實要跟家人互動很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計劃在監所辦一些活動，讓家屬進來在裡面一起學習，在這之前我們會先辦一些團體工作，教這些同學怎麼去改，改變你的家人關係，因為我們強調的是你終究會離開這邊回家，對更生人來說順利的話，重新適應社會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再犯率會比較降低，透過跟家人的關係去 HOLD 住你、來協助你，生活慢慢做調整，沒有家人的幫助可能會因為外在的因素，重新又走回那一條路，走回頭路，這種狀況可能會持續存在，你就在那邊輪迴而已，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家庭支持這個理念來幫忙他們，教他們去覺察你的問題有哪些？有一些可能是跟家人有關的，譬如吸毒，如果家庭成員裡面有吸毒，通常下一代會再接觸毒品的機會會很高，因為模仿效應，我們希望透過關係的修補來協助。我的學長是職業軍人，他是嘉義大學的教官軍訓室主任，學校的教授教務長從民國 80 多年就一直在從事這一塊，我的角色在這個工作上就是社工，我要負責個案管理，派案給老師、做討論。

